

走进清涧

邓世荣

巍峨黄土塬，在代代传承的积淀里，八面来风。

浩荡黄河水，在生生不息的奔流中，一脉相传。

走进清涧，你就走进了神奇造化，天成自然的山水奇观。晋陕峡谷，虬龙奔突，行云旋转。神奇太极湾，演绎龙马河图，伏羲著例；慈祥母亲峰，把禹分九州，涂山女娇千古故事流传；灵动无定河，张扬百折不屈，千回百转；莽莽北国塬，曾令一代伟人毛泽东发出“江山如此多娇”的赞叹。

走进清涧，你就走进了华夏数千年灿烂画卷。民族融合、征战，不屈命运，搏击自然的悲喜剧在古老土地上演。鬼方都城、辛庄遗址，揭开了殷商文明的神秘，唐王寨、清涧寨、招安寨叙说唐宋王朝战事，闯王寨、永宁寨诠释“民为本，社稷次之，官逼民反”。

这里是中国民主革命根据地。1927年，“清涧起义”在西北打响了武装革命第一枪；1935年，陕北根据地迎来了党中央毛主席，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本营驻扎在千沟万壑间。毛泽东著名词章《沁园春·雪》在这里诞生，东征战役吹响了民族抗战号角；枣林沟窑洞，挥洒了毛泽东等影响世纪进程的伟人们的睿智与果敢，崩梁沟壑间的蘑菇战，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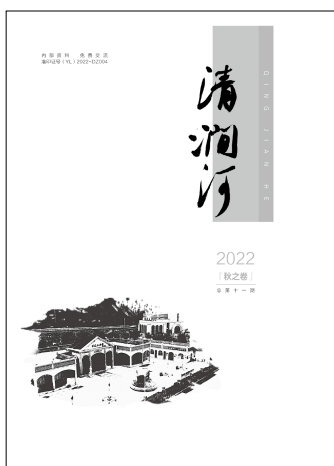
走进清涧，便走进了特色产业的家園。漫山遍野红枣林、红苹果，张扬着陕北汉子的铮铮铁骨，映照着山姑娘的甜美笑颜。平展展的青砂岩，展现了陕北汉子的旷达、坦荡、豪爽、剽悍。一架架飞瀑般悬挂的粉条，似一条条银丝编织梦想，编织山民新生活的锦缎。湖羊、黑毛猪、特色养殖，设施蔬菜，成就着乡村振兴的期盼。蓄势待发的石油、天然气、光伏发电等新型能源，成为快速发展的助推火箭！

走进清涧，你就走进了特色文化的大观园。秧歌舞演绎纵横捭阖，列国征战；《翻身道情》唱出了人民站起来喜悦，《大美清涧》敞亮了群众富起来的豪迈；“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引领着清涧人民立足平凡的世界，创造世界的不平凡。

走进清涧，你就踏上了激越奋进的时代航船。“生态立县、产业富县、文旅兴县”，挟黄河怒涛，带呼啸山风，破浪扬帆。

黄河水，惊涛拍岸；黄土塬，地覆天翻！

目录



主 管：中共清涧县委宣传部
主 办：清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准印证号：（YL）2022-DZ004
地 址：清涧县委大院3号楼二楼
电 话：0912-5261028
投稿邮箱：qjhbjb@126.com
印刷日期：2022年9月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发送对象：清涧县各机关单位、中小学校、文艺爱好者及榆林各县区文联、作协

小说走廊

- | | |
|------------|-----|
| 004 破 钱 | 什 海 |
| 015 祖宗的宝物 | 钟丰富 |
| 023 “扫码”时代 | 邱俊霖 |
| 026 团 圆 | 虞 燕 |

散文空间

- | | |
|---------------|-----|
| 034 相约鲁迅 | 周燕芬 |
| 037 鹰击长空映彩虹 | 岳 静 |
| 043 风吹紫荆树 | 祁云枝 |
| 047 一盏不会熄灭的灯 | 丁彩玲 |
| 050 黄河岸边是故乡 | 白东芹 |
| 053 郝家上山村的感恩碑 | 陈永强 |
| 056 教育路上的追梦人 | 白小伟 |
| 059 重返大学校园 | 任 佳 |

诗歌手册

- | | |
|---------------------|-----|
| 061 风吹故乡（外二首） | 常宏涛 |
| 063 十 年 | 白建平 |
| 065 不朽的路遥，永远的丰碑（组诗） | 惠源祥 |
| 067 关于夏天（组诗） | 鲁秦儿 |
| 070 倾城恋歌（组诗） | 郑 曼 |
| 073 不堪重负的人生（组诗） | 李晓光 |

目录

- 076 陕北味道（组诗） 贺永军
078 如果可以这样爱（组诗） 杨娟
081 夏雨 张庚元

多娇清涧

- 082 笔架山赋 师艳斌
083 清涧游赋 常诚

剧作工场

- 085 守陵人（无场次话剧） 许艳

写作课堂

- 107 关于散文的几个问题 朱鸿
110 不能想的父亲 朱鸿

校园星座

- 115 爷爷的脚印 白若雪
117 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贺莞尔
119 心愿 郭籽遥
120 “淘气包”妹妹 徐垠

封面：路遥书苑景区 黄如强 摄

清涧河

总顾问：孙利斌 贺敬

顾问：刘志龙 刘建华

曹晨 曹利

慕为森 韩波兰

陈旭晔

封面题字：张红春

主编：张瑜

副主编：贺志勤

执行主编：袁亚飞

特邀编辑：曹洁

编辑：呼琰栋 王文涛

许艳 秦小平

惠潇 白林鹭

惠超笑 辛杰峰

破 钱

◇ 什 海

润叶切好菜，正要炒，眼见酱油瓶空了。润叶朝隔间喊，胖丫，胖丫。隔间没人应。润叶这才想起，胖丫还没放学。

胖丫不在，润叶得自己想办法。

润叶算手上的零钱，差三毛。为三毛钱破开一百元，有点划不来。润叶身上很少有一百元钱的。前几天，在城里打工的二儿子回来看她，背过媳妇，偷偷塞给她一百元。润叶知道这钱来得不易，而且，她最怕破钱，百元大钞一破开，就没了，不知不觉地没了。人身上不装钱，人就没胆。润叶想把这一百元攒下，啥也不买，攒下，心里有个盼想。没这一百元，她心慌。

她喊胖丫，是喊习惯了。喂猪、喂鸡，做饭打个下手，她就喊胖丫。胖丫十岁了。胖丫上小学二年级。胖丫是润叶的孙女。她喊胖丫，是想让胖丫到

田里，问她爹要几块钱。胖丫不在，润叶才定了心想，胖丫要在，去问她爹要钱，肯定白搭。胖丫爹是润叶的大儿，他三十二岁那年，媳妇没了。他媳妇生下胖丫后，就瘫了，一直住在隔间。住了一年，就傻了，大小便失禁，头发乱如草，两眼呆痴，只会冲人傻笑。傻了两年，没了。媳妇一没，他就失劲了，整天喝酒，不务农活。可以说，他不问润叶要钱，润叶头轻了。润叶六十三了。润叶男人没的那年，润叶四十一岁。润叶媳妇没了后，她就没指望上她大儿。

润叶没酱油，做饭会失水准，又难吃。润叶不想将就着做饭。她想从屋里拾翻出几毛钱，但是，她心里清楚，自己平时不攒零钱。买东西时，见人找来零钱，她会给胖丫掂个棒棒糖什么的，把零钱花了。她的日子，几乎不用大钱

支撑，平时油盐酱醋，鸡毛蒜皮，都用零钱打发掉了。她住的屋是旧屋，有四十多年了，炕连灶，屋子经年烟熏火燎，已是黑屋了。刮风下雨，看上去有点撑不住的架式。两间屋里只摆台面柜，两只箱子，是她结婚时，男人请匠人打的，面柜上画着牡丹，箱上画鸳鸯戏水，漆光锃亮，画物像是活物。面柜存粮不霉，不起虫，却没藏钱。箱子里放着全家人的衣物，还有她的一副银手镯，媳妇没了，她准备给胖丫当嫁妆。隔间的床、电视、沙发，早旧了。腌菜缸、腌肉缸，锅台上的用具，她都门清，是不会藏钱的。她老了，不能做针线活，全家人穿人造革鞋，旧鞋舍不得扔，让屋里有股臭鞋味，还有烧柴禾味、饭味、抹布味，就是闻不到钱味。润叶从屋里转出来，站在院里。

大门对着大路，前年铺了油，有十几棵榆树荫着。大路上来了个骑电动车的女人，是润叶的大侄媳妇。农村人见了长辈，都尊。她大侄媳妇见了她，就打招呼。

“二妈，吃了没？”

“没呢，正做。”

“吃啥呢？”

“没呢，嗯……啊……”她还在想三毛钱的事。

“那你忙哈……”

大侄媳妇没停车，边走边问，走了。润叶知道，大侄媳妇是村里第一个涂口红的女人，这几年，她时兴给脸上擦粉，远看，脸像染了霜，近看，一脸蛮肉，又一层粉，几近于横肉了。大侄媳妇开个小卖铺，还支两台麻将机，天天收扣子，收二百多呢。小卖铺卖雪糕，胖丫嘴馋，常缠润叶，要吃雪糕啥的，真愁人。小卖铺也是村里人喝酒的地方。只要有酒场，村里人准喊她大儿。她知道，他大儿一喝高，就会说，再来一箱啤酒，记在我账上。她大侄媳妇时不时会来找她要酒钱。润叶见到大侄媳妇，更愁。

她大侄媳妇刚走，她松了一口气。一群麻雀从大榆树上旋下来，斜入猪圈，跟两只喜鹊抢食猪食槽里的残渣，闹喳喳的。麻雀刚岔开她的眼神，她见大侄媳妇调转电动车，又骑了回来，她的心晃了几下，想躲回屋，已经来不及了。大侄媳妇眼神直愣愣的，却用商量事的口气说，二妈，你这两天有钱吗？润叶还用老话说，好娃呢，二妈老了，没个来钱路，咋能有钱呢？大侄媳妇脸色变了，像是嫌她推托了，说，有钱没钱，账得还吧。我大哥欠我八九十块钱，拖了几个月。二妈，我是小本生意，欠下钱不还，我咋做生意呢？润叶说，他

有本事欠，就有本事还，你找他要去。大侄媳妇脸色不但蛮了，还有耍横的迹象，说，我问我大哥要，我大哥说，你是家里掌柜的，家里的钱在你手上，让我问你要。他推你也推，我找谁要去？再说，我大哥不是你家里人咋的？润叶心里好冤，什么掌柜的，她掌的什么柜？她想说说自己的冤，可是，有什么用呢？侄媳妇要的是钱，而且话音高，明显想让四邻听见，她哪有时间诉苦呢，恨不得求侄媳妇低点声说话，差点想捂侄媳妇的嘴。她侄媳妇接着说，你说你没钱，谁信？我小哥从城里回来，在我那儿打麻将，他给村里人说，他经常给你三百五百的，你花也花不完，你咋能没钱呢？润叶觉得侄媳妇面目可憎，她说的那个人也可憎。那崽娃子咋敢说出口呢？他想把老娘架在火上烤吧。她怀疑侄媳妇知道她有一百元，而且，侄媳妇就冲这一百元来的。瞎种子呀，她心里骂，但是，儿是她养的，家丑不可外扬，她没法揭二儿的底，心里又实打实不想拿出一百元。她得硬扛，又不知咋回话，只能嘴里啾啾地赶鸡。她养的那几只鸡，正在她脚边绕呢。她说，鸡，你真是鸡，咋喂不饱你呢？她大侄媳妇说，我这么长时间不找你要钱，仁至义尽了。你今天就是借，也得把钱还了。她两耳嗡嗡

响，脸发烧，头也晕，觉得自己快垮了，真想拿出一百元了事，好让自己头轻一点。

这时，一只秃尾巴公鸡斜扇一边的翅膀扑过来，要给母鸡踏蛋。公鸡太老了，还凶，啄住母鸡不放，啄得母鸡嗓子都破叉了。若在平时，润叶不敢打公鸡，怕公鸡不踏蛋，母鸡不下蛋，或是母鸡下的蛋不红，不好卖，吃上也不香。此刻，她突然打上公鸡了，还骂，你狗日的太霸道了，小心我哪天杀了吃你。她边说边撵公鸡，公鸡扇拍双翅，跑得咚咚的，发出难听的叫声，像一只不祥的夜鸟。她侄媳妇脸色既蛮又横了，胸脯起伏，口言也硬，说，二妈给个话，这钱，你今天给还是不给？听大侄媳妇这么说话，她既悲愤，又想起火。她想，她终归是没了男人的人，孤婆子一个，谁说过人欠她的了，却是她一直欠着别人的，天下哪有这个理？她觉得这些人不讲理，心里一时冷硬了，决意不拿出钱。而且，她也知道，这会儿拿出钱，就不如一开始拿出钱。这会儿不拿出钱，反让她觉得，自己讨得了一丝公平。她很想转身回屋，不再理侄媳妇，但是，她又怕侄媳妇耍泼。这女人骂起人，祖宗八辈的，尽是裤裆里的词，还生怕庄里人听不见，跳着脚，嘴喷唾沫星子，要拆人房，要一把火烧了谁家的架式，

真让人心怯。她还得安抚好侄媳妇，咋安抚呢？她想保住一百块钱，除了不承认有一百元，剩下的，只怕要抹下老脸求小辈了。她心里说，我没脸面，我有什么脸面呢？所以，她说，好娃呢，你先容二妈几天，二妈给你想办法，行不行？她侄媳妇瞅着那只公鸡，口言依旧硬，说，我嘴也张了，得要个张嘴钱。要我挪地方，也得要个挪地方钱。润叶说，这娃，你看家里有啥你拿去，想抱鸡，你抱去。她侄媳妇瞅她，脸上的蛮和横，有如阴晴转换，眼神一会深一会浅，似乎想到了，若在老寡妇门上闹事，终是有人要骂的。侄媳妇说，缓几天？她说，三五天，我把鸡卖了，就给你还。侄媳妇说，不行，明后天，我得进货，就明后天。她见侄媳妇让了一步，又讨了一丝公平似的，顺口说，好么，好么，鸡卖了，准还。侄媳妇没看她，骑上电动车，飞一样走了。

她慌慌地送侄媳妇，直送出大门外。

接着，她按了按兜，听见纸币响，是捂严实了的响，不禁缓了一口气。但是，她还得为三毛钱的事发愁，而且，她还觉得哪里不对劲。四处瞅瞅，四面的起脊房、楼板房隐在林里。林外是田，玉米有半人高，绿得晃眼。林里鸡鸣犬吠，炊烟从林里袅袅而起，闻不到柴禾

香，多是烧碳味。她想起自己还没做饭，烟囱口不冒烟，这让她心慌，又不安，还是感到哪里不对劲。她听见一声驴叫，让林里的宁静破开一条缝，便有十足的田园情调四溢而去，这声叫，让她猛然想起了什么。她在院里转了一圈，这才想起自己喂的一头猪。这头猪，只要她在院里转，准能闻见她的味，急火火地把嘴拱出铁栅门，嚎叫得亲，也不乏矫情。今天，猪咋没声了呢？她找到了不对劲的地方，忙忙往猪圈跑。猪圈里一股猪腥味，让她心里踏实了许多。但是，她见猪卧在院里，喘着粗气，把鼻前的脏土冲出两道沟，就是不翻身跃起。就算它在睡，只要她来了，它早翻身跃起，摇着尾巴，黑眼睛闪亮，一副见了娘的样子，不住地哼叽。它咋了？病了？这一想，差点吓出她一身冷汗。她老了，喂头猪，有点力不从心，但是，她得喂。一年的庄稼下来，只够吃。卖上一扇猪肉，春耕时买肥，有时还不够。她喂的猪，年头上才杀，留一扇自己吃。正月里，大儿一家人，尤其二儿一家人，就捧着吃肉回来的。不到正月十五，黑肉排骨吃光了，只剩下腌肥肉。胖丫见肥肉，光用筷子翻，不吃，一脸不高兴。可是，她知道，没这点油腥，一家人的肠子会有多寡。这猪要有个三长两短，这一年，

她的心思全废了。她赶忙吆喝猪，猪只是哼哼，躺着不动。她想，这头猪有毛病了。她拉开猪圈门，头晕目眩，差点跌倒。她嚷嚷，黑子啊，你可不敢给我闯祸啊。她摸猪，猪还是哼哼，摸遍了，也没摸出异常，摸得她两眼发黑，心里更急，身子要塌了似的。

她硬硬站起身，往大路上张望，想找个人帮忙看看。恰好，路上来了两个人，是她小叔两口子。小叔牵只奶羊，奶羊瘦，骨头戳皮，耷拉两只长奶子，伸着嘴抢吃路边田里的玉米叶子。小叔子拉它，它不动，四只蹄在路上滑。小叔媳妇头上蒙花包巾，抱个锄。俩人一见润叶，小叔子没说话，小叔子媳妇开口了。

“二嫂，喂猪呐。”

“哎呀，猪病了，躺着不起来，你们快来瞅瞅，看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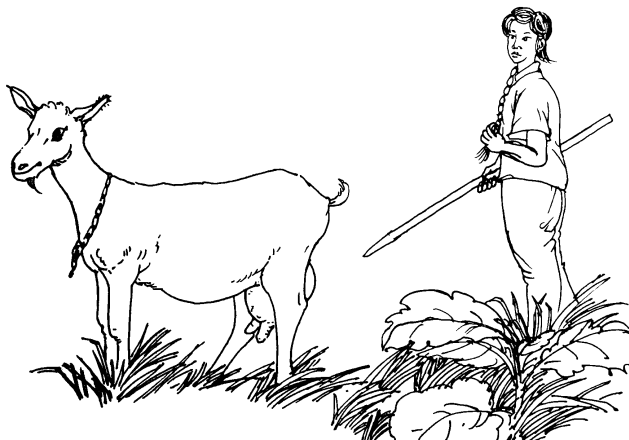
“昨儿好好的，咋病了呢。”

“你也说呢，急死我了。”

“哎呀，别是着瘟了吧？”

小叔媳妇用脚踏羊尻子，羊就走快了，摇摇短尾巴，屁股门挤出羊粪豆豆，啪啦啦掉在地上滚。润叶闻见新鲜的羊粪味，跟刚开膛的羊的气味一样。润叶想，这头猪不会开膛了吧？她愈发紧张了，不住地叫小叔俩口。小叔子看了看

媳妇，媳妇像在闪眼色，小叔走了几步，突然调回头，把羊绳扔给媳妇，往润叶家里走。小叔媳妇只得跟进来。小叔站在猪圈外瞅猪，头光秃了，脑后有稀稀的头发，脑门上的皱纹一层又一层，一只眼皮塌了，仿佛他闭住一只眼瞅猪。瞅了一会儿，小叔说，没事，灌几口药就好了。润叶松了一口气，可是，她马上想，药，可以在镇上买，但是，买药得花钱，花多少钱，她心里没底。她问小叔，小叔说，少得二三十元，多得一半百元。她听得心里一阵哆嗦。她想，她不花这一百元，老天爷要跟她过不去了。这一百元，她不花，遇到事，想别的办法，心里还有底。没这一百元，再遇到事，她咋扛？她看小叔，想起小叔刚盖了五间楼板房，也想起小叔的女儿在城里开美发铺，儿子在城里包工，前几天刚买了一辆新车，开回家，叫村里人贺车。村里人全去了，那个热闹劲。润叶想去，但是，润叶怕小叔媳妇给她夸钱。小叔媳妇身上常揣几百元。她买东西，就会掏出一卷钱，花上几块。她想问小叔子借钱，但是，小叔媳妇在，她不敢张口。润叶知道小叔的钱，全在小叔媳妇手里。她又想，一个大男人，总会有点钱吧？可是，咋开口呢？她又看小叔媳妇，小叔媳妇穿着新衣服，是



她女儿买的。前两天，小叔媳妇见村里人，像是怕人看不见她穿新衣服，专捡别人穿的衣服说事。村里人知道她想要什么，便说，你这衣裳洋气，哪买的？小叔媳妇说，女儿在城里买的。要是别人不说洋气，她便说，我不敢穿出来，怕人笑话呢。润叶见小叔媳妇红光满面，觉得自己白活了，这辈子沾不上谁的光了。现在，她想她的猪病了，不借钱，自己掏出一百元，就抠摸出这一张，还不让小叔媳妇笑话死了。更何况，万一不够，还得借。既然要借，她索性借了。她从猪圈里出来，在院里转圈。

小叔媳妇猜到了她的心思。她对男人说，猪要没事，那咱锄地去，三里屯的麻子草和了，再不锄，今年没收成了。

小叔还瞅猪，想着啥，没动。润叶说，我得守着猪，万一有事，也好叫人。小叔媳妇说，喊你大儿去，让他去买药。润叶说，我指望不上他。小叔媳妇瞅她一眼，知道她谋着什么，有点沾上甩不开的厌烦，说，他几十岁人了，啥也不管，这咋能行，该靠还得靠。润叶说，我命苦，哪天死了算了，再也不管了。话说回来，人活一天，就得动一天，我不动，这一家人完了。说到这，润叶觉得自己没了男人，还守着儿孙，守着男方，这算不算男方欠她的？该不该还？她从来没想这个理是不是理，逼急了，这似乎是个理。她挺挺腰，仿佛身子又要塌了，硬撑着，也得说话。她说，他叔，他婶，我没个来钱路，你们帮凑一下吧，这猪

要死了，我这一家人的锅就揭不开了。小叔媳妇说，哎呀，嫂子，我家刚盖了房，还欠人一屁股债呢，我俩攒一分还一分的，我们哪来的钱？润叶知道小叔媳妇要说啥，但她决意要借钱，所以，她硬下心说，你们不帮我，我这日子咋过，我找谁去？小叔媳妇像见了欠账不还又反口再要钱的人，说，哎呀呀，做人要有良心的，我盖房，村里人都凑了钱，我念老嫂子不容易，没找你，那你说，我们欠的钱，谁给我们还？小叔不看猪了，冲媳妇瞪了一眼，挪脚就走，走得让人心里有底，像个男人。

“哎，你哪去？”

“买药去。”

“你回来……”

小叔没吭声，径直走。润叶想，这才算个兄弟呀。

“三里多路呢，这地锄不锄了？”

润叶说：“她婶，等猪好了，我给你锄。”

“你就是个家活懒，外活勤……”

小叔媳妇没看润叶。

润叶还想说，等把鸡卖了，我还你钱。但是，小叔媳妇用锄把儿赶着奶羊，说，老也老了，草不吃，想吃庄稼，你越老越精了。润叶把小叔媳妇送出大门，小叔媳妇还在骂奶羊。润叶不觉得这是

胜利，而是她和她守的这一门人，共同过了一个关口。过了这一关，她以后再不会怨谁，也不抱怨自己，能扛一天算一天，能走一步算一步。她朝小叔去的方向望，四周全是田，田里三四锄禾人，恬然自乐。锄禾的多是老人，鲜有年轻夫妇，锄禾时，垄上卧狗，脚边绕鸡，一代一代这样过着。当炊烟从林里袅袅而去，顺古长城如雾连绵，她家的烟囱还不冒烟，这让她又心慌了。她想问邻里借点酱油。四邻不是侄，就是小叔辈的，借点酱油，小事一桩。但是，润叶想到平时张口借点啥，侄也好，侄媳妇也好，还有其他人，都隐隐有种怕她还不上意味。润叶不怕人说她穷，她老了，怕什么呢？再说，她儿都不怕，她怕什么。润叶最怕人隐隐约约防她的劲，这让她很不自在，仿佛她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她想，她为了胖丫，为了大儿，没去过大城市，就连小县城，也就去过一两回，要种地、锄禾、收割、打场、碾米加面、做饭洗衣、喂猪喂鸡、种菜种果，操劳到老，土都雍到脖子上了，养的鸡舍不得杀，等鸡老死，才拔毛开膛，收拾了炖，得炖好长时间，还嚼不动。鸡蛋卖了，十块八块，要给胖丫买学习用具。平时水费电费的，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她没钱，她惜钱。她觉得自己没错。

而且，她身上那一百元钱，那得用在关键的事上，什么是关键事，她不知道，但是，她知道，那件事会找她的。

她站在院里，心思不定。

天空晴朗，真是万里无云，只有一只孤鹰盘旋，那种孤独，那种没有目标的感觉在放大，直至群山。润叶见灰色的群山，在阳光照耀下，像灰黄的云堆，上面蒙着尘土。她想起男人临死前，坐在墙根晒太阳，望着群山说，山，就是人的圈墙，不让人翻出去。人在圈里，得自己想办法喂自己，慢慢等死。这会儿，男人说的话，分外清晰，仿佛是个盼想，反让她轻松了，也看开了。她甚至为前边经过的事羞愧。正想着，胖丫回来了。胖丫胖，脸圆圆的，嘴唇厚厚的，眼睛一看人就躲。她今天穿的是新校服，裤子绷在腿上，袖子也短了。她骑辆破单车，链子在链盒里响，像人捂铁茶缸咳嗽。胖丫进了院子，看见润叶发呆，就嚷开了。

“奶奶，饭熟没？”

“啊，这就做。”润叶有点慌。

“咋还没做，饿死了。”

“正做呢，没酱油了。”

“没酱油咋吃，难吃死了。”

润叶跟胖丫进屋，捞起铲子，听胖丫说饭难吃，她举着铲子，不知该咋办，

她心里还想着圈里的猪，盼着小叔买回药，猪能好利索了。她举着铲子想事，看上去像等拍一只苍蝇。

“胖丫，咱家猪病了。”

“那要给猪打针吗？”

“要灌药的……”

“给猪打针，猪疼吗？”

“唉，能给你说个啥呢。”

胖丫笑得傻乎乎的，还等她回答问题呢。润叶喜欢胖丫跟她拌嘴。这是她俩的乐趣。润叶一见胖丫，心情好了，想法也正常了，却故意逗胖丫，说“没酱油，你真不吃饭？”

“难吃死了。”

“那咋办？不行，去喊你爹，让他买。”

“我不去，我问他要钱，他老骂我。”

“不行，你去小卖部赊去？”

润叶话没说完，就知道胖丫说啥了。果然，胖丫嚷开了。

“我不去，要去你去。我一去，我小妈就说，你爸呢？他还欠我酒钱呢，让他来开钱，我想进货呢，丢人死了。”

“不去了，不去了……”

润叶不忍心了，而且，她不想让三毛钱难住胖丫。正要炒菜，胖丫又嘟嘟囔囔的，像当地的人说，调一碗黏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胖丫嘟嘟

嚷嚷的，出了个大难题。

“奶奶，学校要校服钱，今天就得交。”

润叶愣了一下，但是，她很快想到，该来的事来了。

“啊，多少钱？”

“八十二。”

“你问你爹要去。”润叶又逗胖丫。

“我要不来。”

“你要不来，我咋办，我老了，死了，你找谁去？”

润叶常对大儿和胖丫说，我死了，你们咋办？但是，谁也没回答过这个问题。父女俩听惯了。此刻，润叶随口一说，这也是习惯。

“我不管，我就要钱。”

胖丫一副耍赖相，拧着脚，要缠润叶。这时，润叶大儿回来了。

“妈，饭熟没？”

大儿一脸疲相，见了润叶，连个笑脸也没有。润叶有时想，她大儿是个冷性人，又不像，他对酒友好，只要他请人喝酒了，人都会说他是爽快人，为了这个爽快人，他掏心掏肺，可是，他从来不管家里人的死活。有一年，他随大侄收猪毛，一个多月，挣三千多。他没给她一分钱，领着哥们去了县城，几天就花光了。后来，她听人说，他把钱花在了小姐身上了。这种事太多了，她已

经习惯了。但是，胖丫要校服钱，他总得管吧？

润叶说：“胖丫要校服钱，咋办？”

“多少钱？”他的脸更疲。

“八十二。”润叶等他说话，似乎要验证自己的猜测。

果然，她大儿说：“咋那么贵？活吃人嘛。”

“人家都交了，没一个说贵……”

胖丫冲了一句。

“就贵嘛。”

大儿说着话，却看润叶。

润叶说：“咱家猪病了，我问你小叔借的钱。你的事，总不能老靠我，我死了，你活不活了？”

大儿躁了，说：“我不让念书，你硬让念。女娃娃念甚书，会做饭洗衣服就成。天天要钱，我是造钱的。”

胖丫赶忙拉住润叶的手，把脸藏在润叶身后，开始嚶嚶地哭。润叶听惯了大儿的抱怨。他醉了抱怨，清醒也抱怨，润叶快愁死了。润叶让胖丫念书，成了润叶的心病。家里遇见花钱的事，她让胖丫上学就成了过错，有了这个过错，她大儿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管了。果然，她大儿晃着脑袋走了，又找人喝酒去了。润叶喊他吃了饭再走，他没理她。她大儿刚走，小叔子回来了。她拉着胖丫，

忙忙去猪圈里帮忙。小叔子带回了中药成品，又把药倒进给牲口灌药的铁槽里，那铁槽，就像带鞘的匕首，把一面鞘截掉了，成了槽。中药往槽里一倒，一股迅猛的药香，让猪圈里的气味变得好闻多了。小叔让润叶端铁槽，准备灌，他一个人抱猪，掰猪嘴。他刚抱上猪，猪就惊了，尽全力嚎叫，挣扎。小叔子刚制服住它，它又开始嚎，甩头，蹬腿，很快让小叔头顶冒汗，有点力不从心了。润叶见小叔这个样，心想，他真的老了，当年，他一个人可以摔倒一头叫驴。岁月无情，这怕是最残酷的事。润叶说，胖丫，你给猪抠痒痒。胖丫把手伸在猪肚皮上抠，在猪脖子上抠，猪才安静下来，一副享受的样子。小叔也抠它的嘴边，抠得猪自动张开了嘴，润叶顺势把一槽药灌了进去。小叔说，再灌一回就好了。润叶连声说，好，好，这下好了。小叔也替她高兴，笑咪咪地走了。胖丫也高兴，看润叶，像看挂了果的树。润叶说，胖丫，你做饭去，奶奶出去转转。润叶知道，胖丫九岁就会做饭了，有时做的饭，比她做的饭还好吃呢。胖丫很听话，忙着抱柴、生火，准备炒菜。胖丫说，奶奶，吃了饭再转去。润叶说，你先做，饭熟了，奶奶就回来了。润叶出了门，往自家的玉米地里走。看样子，

她是找了个借口，好像有个借口，胖丫就知道，这钱来的不易。她走到田边，见自家的玉米叶子嫩绿，不像别人家的玉米，墨绿，秆比她家玉米秆也粗，还高几公分。她知道，自家的玉米缺肥了。在地的另一头，有一个土堆，长着茂密的青草，那土堆里，就埋着她的傻媳妇。她记得傻媳妇娶来时，就一会精明一会傻的。精明的时候，傻媳妇给她端茶送水，还洗过几回脚，那是她一生唯一享受过的福气。傻媳妇临死前，又变得清醒了，望着她怀里的胖丫，眼泪不住地流，流着流着，傻媳妇一动不动地盯住她，直至眼光慢慢暗淡下去。她一直记得，人死时的眼睛跟羊牲口死时没区别。她看着这座坟，心里想，傻媳妇活着，胖丫就不会找奶奶要东要西的。傻媳妇解脱了。她是奶奶，也是妈。现在，她老了，不必像村里人，啥都想要，她不要了，好像她侥幸逃脱了，剩下的事，就是给胖丫当点事，有一天，她和媳妇见面了，就不怕媳妇埋怨她。

她转完玉米地，又转到自己的果园，三五棵果树，也是老树，树上挂的毛桃、青果，还有一架碎葡萄，果上淋淋露珠，一股果园自有的香气，让她的心明亮、干净。她随手操起树下的一把老锄，把树下的草锄干净，抹平土，可防人偷，

尤其要防小孩子糟蹋。假如有人来，可以撵踪。她一边干，一边有点好笑，觉得农村人真憨，就算来了，走后再锄一下，就没踪了，可是，农村人就这么憨，树下的土一抹平，没人敢来。她估计胖丫快上学了，才缓缓往回走，边走边捡点树枝什么的。进门后，她见胖丫爬在面柜上，眼角挂着泪痕，睡着了，却睡得聊有小鼾。而饭菜摆在桌上，胖丫没吃，还等着她。她心里好暖。

“胖丫，你醒醒，奶奶给你借来钱了。”

胖丫的头忽地抬起，眼睛好亮，直直地盯着润叶，再不躲了，厚厚的嘴唇一笑，像抵住一绺阳光。润叶摸出一百元钱，用心地塞在胖丫的口袋里，又捏了捏。

“奶奶真好。”

“胖丫，你交完校服钱，在学校门口的超市买瓶酱油。剩下钱，你一分钱也不敢花，给奶奶拿回来，奶奶有用。记住，不敢去你小妈的小卖部打酱油。”

“奶奶，我能买个雪糕吗？”

“唉，你啥时候嘴不馋了，我就头轻了。”

“求奶奶啦……”

“好，好，买上一根，就一根。”

两人开始吃饭，碗响舌头响，像两个人在说悄悄话。吃完饭，胖丫亲润叶一口，一蹦一跳出了屋，跨在单车上，一高一低往小学方向去了。润叶望着胖丫，直到望不见胖丫。这时，有人从田里回迟了，正做饭，炊烟顺着胖丫去的方向飘，仿佛胖丫，还有她，以及村里人，都是大地上的一缕炊烟。

祖宗的宝物

◇钟丰富

老马起得很晚，他起床的时候，太阳已经冒花。

他推开门，抬头看了看天。天空瓦蓝瓦蓝的，像撑了一块巨大的布，布上点缀着几块浑浊的云。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狠狠地吐了一口痰，又铆足了劲擤鼻涕，把鼻子拧得通红，然后顺手把鼻涕擦在鞋帮上，腰猫猫地走向猪圈。

老马的观念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村子里腾起一股一股的尘土，尘埃像灰色的雨飘了过来。

狗起哄似的叫起来了，在狗的狂吠声中，老马一边离开猪圈，一边习惯性地用手打着眼罩，在硷畔上向村子前后瞄了瞄。一群无聊的狗，簇拥在一辆高级小轿车左右，敷衍着自己的职责。车子缓缓地停下来，老马的眼睛恍恍惚惚，慢悠悠地移向车子。

那辆车老马认得，是儿子马江的“宝马”。

儿子的派头很大，经常结交的是县里的头头脑脑，是县里有名的包工头。后来人们改名把他叫做企业家。老马对儿子不屑一顾。他经常想，不就是有几个钱嘛，有什么大不了的。“等老子……”老马没有把话说完，也只是心里默默地念叨。

天空的云互相缠绕着，扭结在一起，拧成一块疙瘩。

老马向落了一身尘土的“宝马”瞟了瞟。车上下来一个约六十来岁的老头。腰杆笔直，西装革履，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向后梳着。

老马对此人没有好感。你那是什么眼镜，和我父亲留下的石头镜相比差远了！

“孟先生您请……”马江说。被称

作孟先生的有礼貌地点点头，随了马江走进老马的院子……

那一年，老马的父亲像鱼一样呼吸的时候，老马才十四岁。

在老马的记忆中，父亲对死亡的认识，让他刻骨铭心。父亲在竭力摆脱死亡阴影，他说：我不相信人能说死就死了，只要眼睛不往住合，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父亲的眼睛在使尽吃奶的力气，像口一样大张着，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单怕稍有不慎，眼睛就会闭上。后来老马的父亲还是死了，但是他的眼睛还是那样拼命地睁着，以致一开始没有人发现他已经死了。他死的时候，背靠着被褥坐着。在他看来，躺下也是死的象征。老马的父亲就那么坐着，眼睛拼命地瞪着，大口大口地吹气，像鱼一样呼吸。老马的父亲死的时候，他的堂伯也在，老马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家中至亲只有堂伯。老马见父亲时不时地挥手，一会儿像挥给堂伯，一会儿像是给他挥。堂伯见父亲挥手就把耳朵凑过去，自己远远地站在一边，老马眼珠子紧紧地咬着父亲。在他的眼睛里，父亲的眼睛越来越大，逐渐变得没有了一点弹性，只有张开的力量没有收缩的迹象。老马被父亲吓呆了，他不敢贴近父亲。堂伯把

凑上去的耳朵从父亲身边移开，用手摇了摇父亲，只见父亲像木偶一般，膝盖和头一骨碌顶在炕头，屁股朝了天。

“死了?! ”堂伯说。

老马的父亲死了，像一只大虾弯曲着。堂伯使尽浑身的力气想把他弄展，似乎难以办到。眼睛还像先前那样鼓着。堂伯几次把他的眼皮捋下来合住，手一松，眼睛又睁开了，像死鱼一样，似乎专门同堂伯作对。堂伯有些生气，那你就睁着吧，有什么冤屈值得你死不瞑目。老马的父亲似乎很听话，眼睛就那么鼓着，灰蒙蒙的没有光泽，一直瞪着堂伯不放。

老马见证了父亲死亡的全部过程。

那是一个月光四溢的夜晚，村庄、田野到处荡漾着银色的月光。那一年老马十五岁。他亲眼见证了舅父在那一夜的一举一动。舅父健壮墩实的身子，扛着一把在月光下寒光闪闪的镢头。舅父脚底气力十足，踩在地上掷地有声，雄赳赳气昂昂，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在老马家的坡底下，他东张西望，走走停停。约摸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开始了动作，抡开双臂，撅起屁股，挥舞着镢头刨挖。在老马的印象里，舅父的两臂像生了风一样，舞动的镢头如捣蒜，镢头与泥土亲吻的嚓、嚓、嚓声，在溢满月

光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也愈显夜晚的宁静。老马一声不吭地看着，那一年在老马的身上多了一种东西，一种十五岁的人少有的镇定。在那个充满月光的夜晚，老马镇定的像一块铁。

凛冽的月光白花花地照在地上，一股夜风刮起，老马打了一个寒颤，一股凉气从脚底袭到他的额头，顿觉浑身像水一样冰凉。舅父拿着镢头在月光下舞蹈的情景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

流言和传说混杂，在十五岁的老马心里生根、发芽、壮大。

其实，对月光的贪婪没有人能比得上后来的老马。月亮出来，腾地一下跳到院子，把光亮撒向大地的时候，老马像饥饿的婴儿吮吸奶汁一样，迫不及待地跑向院子。用手打着眼罩，眼睛不停地开始晃悠。老马喜欢夜晚，总是在月光丰满的夜晚，在坡底、脑畔、厕所……不厌其烦地耄来耄去。几十年的夜晚，他的足迹印遍住地的每一寸土地。他总是静静地守候在一棵树下，或立在某个角落。眼睛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他坚信家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自己的视线之内。月光下老马的眼睛像鹞鹰闪出蓝绿色的光芒。几十年的夜晚，让老马的耳朵也出奇的敏锐。在树底下，角落里，他的耳有了特异功能，像狗一样前后

打转。

一次，老马蹲在一个角落，离家约一里地。突然他像脱了缰的驴，急匆匆地跑回家。老婆见他回来横眉竖眼，着实吓了一跳。

“谁来咱家了？”

老马老婆看见老马怪异的表情，没好气地说：“神经病。”

“我看见一个人进了咱们家的院子……还有一种瓷器碰撞和挖土的声音。”老马肯定地说。

老婆愤愤地说：“灶灰满了，里面有两块破瓷片，我掏了。怎么了？”

老马半信半疑，怪异地看着老婆，他感到老婆的脸上有些神秘莫测。

“难道她也知道？”老马想。

月光下，老马见一个人鬼鬼祟祟地扛着锄具。仔细一看是舅父。他不声不响地蹲在角落。只见舅父这刨刨那挖挖，转入一个拐角，老马仿佛猫见了老鼠一样，蹑手蹑脚紧随其后，进入拐角。人呢？老马有些诧异，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人影？再仔细看，却发现了堂伯，只见堂伯冲他笑笑。那一夜老马感到特别疲惫。老马想：堂伯是什么时候回家的？

老马的堂伯在老马记事起，就闯荡江湖，经常不在家里。据说堂伯对老婆不感兴趣，没胃口。看上了同村有胜的

新婚媳妇。有胜媳妇，腰杆直，辫子长，丰满得像开春的水。人说老马的堂伯早就同这个女人好上了，两人海誓山盟，准备离开村子，打算演绎一出千古绝唱的爱情故事的时候，被有胜知道了，有胜离开村子带着老婆远走高飞了。老马的堂伯白白在有胜老婆身上使了力气。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堂伯撇下老婆和几岁的儿子，到处游荡去了，据说还到处沾女人。后来他老婆也跟人跑了。

老马已经习惯了夜晚忙碌，白天睡觉。老婆抱怨道：“地都要荒芜了，你呢就知道在夜里瞎日鬼。”老马说：“你知道个屁。”老婆拿老马没办法。夜幕降临了，老马撂下饭碗，跑出院子……

那一年，老马的儿子马江十五岁，正在上初中，被老马从学校撵回来。老马说：“念书能咋？跟上爹干大事吧！”马江还想念书。他不愿像老马一样没文化。马江就是从那时候被父亲赶到夜晚的，赶到父亲的生活里。在马江看来，父亲简直有点发疯，昼伏夜出，没有正常人的生活。尤其让马江害怕的是，老马的那一双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眶，发出蓝绿色的光，耳朵如兽耳来回打转，说话瓮声瓮气。马江不明白父亲到底要干什么，他白天不在田间干活（田里的活由母亲包办）。夜晚神出鬼没，干起

活来又是那样拼命、卖力。每挖下去一镢头是那样的狠，贪婪得一镢头还没从土里拔出来，又想着第二镢。马江无数次问过老马，老马不但没说还把他训斥了一顿。马江没办法父亲，就偷偷地跑出去打工去了。

老马睡在阳光暴溢的一个夏日。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父亲对他说：你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挖。老马刚准备问，父亲不见了。

老马仔细咀嚼梦中父亲说的话。他想父亲说的该不是厕所吧？夜晚老马就把厕所刨了，依旧什么也没有找到。老马正在气急败坏的时候，听见灶台响了一下。老马绊了一跤，急忙跑回家，他见老婆坐在炕头，点着油灯。老马没开口，老婆说：不知怎的，灶台轰隆响了一下。老马看了看灶台，只见灶台上的石头裂了一条缝，在老马深感惊喜之际。老婆突然用手指了指说：那不是你爹吗？老马回头一看，果然是。老马奇怪，老婆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竟然能认得！疑惑中听见父亲说：你再仔细找找，你会找到的……话音刚落人就不见了。

老马老婆说：“他叫你找什么？”老马脸色发青不言语，接着瞪了老婆一眼。

老马要拆家里的灶台。老婆很是

伤心。

老马后来还是把灶台拆了。但什么也没找到。

从那以后，老马什么都拆，拆墙，拆大门。能拆的都被他拆了。坡底下有一棵一搂粗的柳树，一次他听村里人说，坡底下的那棵老柳树，是他生日那天，父亲栽的。听到这个说法，老马的心狂跳了半天，挨到天黑老马就把那棵树给刨了。结果依然没有收获。

那一年，村里来了打井队。要在老马家的破院子里打井，答应给老马一万块钱作为补偿，老马不干。村子里除了老马，都已搬到交通方便的新村。老马不愿离开故居。

老马认定，他家的老宅院里，一定

有什么！尽管他几十年没有找到。在他十五岁时，村里的人就那么说。回想一下，他父亲死时的样子。父亲是不是那时就把这事告诉了堂伯？从老马记事起，他家就是那么显赫，气派，槽头的骡马、崭新的窑洞，无不证明着什么。老马的父亲是全县第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那时的自行车，也就是现在的“宝马”。父亲一定是有东西的。东西会到哪去呢？是不是舅父？堂伯？舅父的举动可疑。堂伯也曾猜测舅父。老马感觉舅父也怀疑堂伯。

自从父亲死后，老马成了孤儿，堂伯没有太多照顾老马的生活，但是，老马娶媳妇的事堂伯比较上心，他娶媳妇堂伯前前后后忙了个欢。老马想堂伯为



什么这么做？堂伯是不是心里有愧。老马又想，堂伯无所事事，喜欢喝酒，天生喜欢女人，而且走南闯北，浪迹天涯，钱从哪里来？老马内心感到隐隐的痛。老马认定父亲留下的东西八成是落到舅父或者是堂伯的手里了。不过八成毕竟不是十拿九稳，所以老马不愿放弃寻找。

老马恨堂伯，也恨舅父，这种恨衍生到了他们的子女，老马压根没有把他们当亲戚。他们对他也有抱怨，或许也有恨。

老马看着马江把“孟先生”领到自家院子。自己先气哼哼地走进窑洞。

儿子早就说过，要找一个“能人”到家里看看，所以儿子的举动，老马是知道的。其实老马反对儿子这样做，“万一……”老马很有顾虑，但是老马也很想把东西找出来……只是儿子用的这种办法，他感觉很欠妥当。

晌午时分。在老马家院子里聚集了很多不知从谁嘴里闻讯赶来看热闹的人，把偌大的一个院子围得水泄不通。脑畔上，院子周围的树上，到处都是人。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老马心里压力很大，他很后悔儿子回来弄这样的事。

在老马家院子里，孟先生在精彩地演讲他的科学推断。

他挥了挥手中的一个“秘密武器”，

一脸得意的神情：“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遥感探测仪’，是专门给地球做B超的，B超知道吧，是专门看女人肚子的，女人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一看保准，别看这个东西不大，给地球做一下B超，就可以知道地球怀金还是怀银……”

孟先生的话刚准备结束。马江说：

“如果按您说的地球B超做了，还找不到的话，是不是说明压根就没有这些东西？要么是我爷爷把那些东西带到他的棺材里了。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就做好了棺材。”

“有这种可能，像以往考古发掘，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孟先生的话音里透露出几分博学的意味，他眼睛略略环视了一下村民，在人们深深陷入他的精彩演说的时候，戛然而止。

“精辟！”在场的人异口同声。

老马默默地坐着。屁精，老马想。

在很多人的惊叹中，孟先生拿着那个“遥感探测仪”出发了，左右浩浩荡荡跟着一群人。老马家附近的每一寸土地孟先生都没有放过。他边走边探测，很长时间过去了，人们发现这个“遥感探测仪”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神奇的魔力，逐渐有些泄气了，有人就开始掉链子，三三两两缀在孟先生的屁股后面。孟先

生则一脸的庄严：“你们以为这是在找鸡蛋？找破铜烂铁吗？”孟先生这样说，很多人又追了上来。

又过了很长时间，孟先生突然站定，只听“遥感探测仪”发出锐耳叫声，孟先生不容分说，用手指了指说：“挖”。也许是他的这一举动太过突然，现场的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只有老马的心里似什么东西给揪扯了一把，脸上的肌肉突突地跳了起来。孟先生的一个“挖”字出口，人群里的舅父就肩着工具走了过去。老马的脸色立即拉下了，他愠怒地看了看舅父，老马的舅父很知趣地放下工具。老马用眼睛盯着儿子，嘴唇向儿子努了努，马江很不情愿地拿起镢头。二十分钟过去了，三十分钟过去了……马江的脸上被汗水划出几道水沟，他打算把工具放下休息一会，老马又用眼睛瞪着他，马江只好拿起工具继续刨挖。在马江精疲力尽再也撑不住的时候，突然听到镢头与金属碰撞的声音，老马拨开人群，急火火地走了过去，只见在马江的脚底下放一根长长的铁钉。老马眼睛瞪得牛眼一样大，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孟先生。孟先生没有感觉到丝毫的不妥，他说：“当然是铁钉啊，不挖，我就知道是铁钉。”孟先生的话，让老马憋了一肚子气。

孟先生没有因为老马的“表现”影响情绪，继续自己的工作。

太阳就要落山了。人们期待着孟先生的探测，能有重大的发现。

果然，在人们无限期待中，孟先生在一片新翻的土地上，其实是老马曾经刨挖过的羊圈。孟先生的探测仪狂躁地叫起来了。这一次，孟先生表现出来的是异常决绝，他不由分说，斩钉截铁地说：“这里！就这里！”“错不了！”他用脚狠狠地在那个地方跺了一下，挥舞着手臂，指挥第二次开挖，“向左二十公分，向右二十公分”，经过他的精确定位，马江又开始挥汗如雨。其实马江对老马的这种做法很难理解，谁挖不是挖，为什么非得他动手呢？这样的劳动，他经历罢有二十年了，说实话，他很难吃消。他的身体太胖了，足足九十公斤，大腹便便显然一副大老板、大企业家的作派，让他干这样的体力活，不是成心要和他过不去吗？马江虽然这样想，但是他没有和父亲理论，在家里他是独子，虽然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宠爱，但是他对父亲的感情是真挚的，父亲这辈子很不容易，可以说充满艰辛。他是标准的孝顺儿子，为了父亲，他想干点活没什么。能把父亲心中的那个结解开，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马江一边想一边

铆了命地在那里挖着。

老马早已看出儿子的心思。儿子大了，有钱了，翅膀也硬了。不过老马想，你以为你有钱了，和祖宗比起来你那点钱算个屁！我不杀杀你的傲气怎么能行呢？

说归说，老马还是心疼儿子，见马江挖了约一米多深的坑子了，老马让马江上来。马江从坑道里爬上来。准备把工具递给其他人的时候，老马一把接过来，扑通一声跳下去。

老马狠狠地将铁锹往土里扎，在他第三次将铁锹往土里扎的时候，感觉到了异样。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劳作就在这一瞬间有了结果？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老马的动作明显慢了，他突然有种害怕挖出来的胆怯，他好像害怕给几十年的念想画上句号。老马犹豫着，他想还是暂时不要挖出来的好，再说东西出来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何是好。老马在说服自己。

坑道上面的人都探着脖子望着老马，老马蹲下身子开始用手在土里刨挖。他的动作越来越慢。上面的人劝老马上来休息一会，老马好像没听见。老马的心很乱，老马打算从口袋掏出烟锅吸两口烟，他的手触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心又狂跳了几下。老马没有抽烟，老马又蹲下身子刨挖起来，后来老马就停住了，老马沮丧地骂了句浑话，手里握着一枚铁锈斑斑的钉子。

老马的举止显得有些唐突，众人面面相觑。孟先生和马江满脸通红。人群慢慢散开了，马江的眼睛呆呆地看着离去的人群，等他想起孟先生的时候，孟先生已不见了踪影。他想安慰老马两句，老马黑着脸一个人先走了。

天还没黑透，老马扛着镡头出了院，但他走到那个深坑的时候，站在那里抽了锅烟，又离开了。老马的心里充盈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快乐。

“扫码”时代

◇邱俊霖

老王退休之后,没事就喜欢四处逛逛。

老王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一个饱满的钱包,因为手头有点儿退休金,他时不时带着老伴冬花和孙女小芳去消费。老伴和孙女喜欢的东西,他都愿意掏钱买下。不过,他最近却遇到了点儿烦心事。

老王多年来用的都是一台老年机,只有一些收发短信、接拨电话的基本功能。但现在他发现,他的消费遇到了麻烦。每次来到商店或者超市消费,掏出钱包准备付钱时,店员们都会指一指贴在桌上的二维码,让老王扫码付款。可老王的老年机无法扫码,所以他的消费能力大大受阻。

最近,老王还遇到了一件更生气的事。他带着老伴、孙女去一家饭馆吃饭。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老王朝着服务员挥了挥手,说:“姑娘,麻烦把菜单

拿过来点一下菜。”

“不好意思,大叔,咱们现在都采用了扫码点餐方式。您直接用手机扫描桌面上这个二维码就能进行点餐了,想吃啥就点啥,您看多方便。”服务员回复说。

老王掏出自己的老年机,说:“不成呀,我的手机扫不了码啊,麻烦你还是拿过菜单来让我点个菜吧。”

“不好意思,大叔,我们这是大型连锁餐饮店,现在公司规定所有顾客点餐都必须先扫描二维码关注公司的公众号,然后再进入点餐系统进行点餐,不然无法点餐。”服务员有些无奈地说道。

老王听了,气不打一处来:“我还就不到你家吃了,我就不相信还找不到一个能正常吃饭的地方。”

老王带着老伴和孙女在商场里转了

一圈，每次到了一家餐馆门口，他总是先问一问迎宾员：“有菜单吗？”结果得到的回复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对不起，大爷，如今提倡节能减排，为了节约资源，我们如今不提供纸质菜单。您只需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便能够直接在线上点餐了。”

老王气急了，带着冬花和小芳来到了商场旁边小巷子里的一家小饭馆。这次终于不用扫码点餐了，人家的菜单都是明码标价，直接贴在饭馆的侧壁上。老王说：“先来三份牛肉面垫垫肚子。”三人都饿了一上午，又找了半天饭馆，现在都中午一点半了，早就饿急了。狼吞虎咽地吃完牛肉面，还觉得不管饱，于是，又点了三份驴肉火烧。最后还喝了几瓶汽水。

等到了结账的时候，老王问店主：“老板，一共多少钱？”

店主说：“您好，一共 63 元，非常感谢您的光临。”

于是，老王掏出钱包，拿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店主。店主一看，突然愣了一下，然后才指着自已收银桌上的二维码，缓缓说道：“哎哟，大叔，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大面额的纸币了。现在消费可简单啦，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扫一扫我的收款二维码就成了。”

老王一听，脸色又突然凝重了起来，掏出自己的老人机摇了摇，说：“不是大叔我不愿意扫码，是我的手机无法扫码呐！”

听老王这么说，店主只好为难地接过钞票，用手仔细摸了摸，然后左手拿起这张百元钞票对着阳光看了看，又用右手食指弹了弹，确认是真币，才将钱放进抽屉。可店主的抽屉里也没几张纸币，全部凑齐还差 5 元钱。店主只好到隔壁的便利店通过扫码的方式兑换了 5 元钱纸币，凑齐了 37 元钱交还给老王。

自从有了这次消费经历之后，老王就天天待在家里不愿出去了。儿子小王见了，很是奇怪，担心老王憋出病来。可老王自尊心强，不说原因。女儿小芳告诉小王：“爷爷手机扫不了码，出门连吃个饭都成问题，所以就不愿出门了。”

小王听了，略带愧疚地说：“都怪我，现在是‘扫码时代’，干啥都得扫码，我却没给爸妈配上智能手机。”

过了几天，小王给老王和母亲冬花都配上了智能手机。老王拿到智能手机虽有点兴奋，但也有点犯难：自己不太会用，这也是自己一直没有换智能手机的原因。不过，一想到之前的糟糕消费经历，老王便想：别人能学会，我就就

学不会了不成？

于是，老王一天到晚都粘着自己的智能手机，冬花见了都觉得他着魔了：

“老头子，你才玩了几天智能手机，就舍不得放手了？”老王说：“我这还不是为了更好地带你们出去玩吗？”

过了个把月，老王已经将智能手机玩得非常流畅了，便带着冬花和孙女出门。在书店，老王为孙女买了几本课外书。等到结账时，他主动要求扫码付款，大家都好奇地说：“没想到大叔也会扫码了。”

“嗨！现在是‘扫码’时代，不会扫码，哪还能出门逛街呢？”老王沾沾自喜地说。到了饭店，老王也主动要求扫码点餐。这可比扫码付款要复杂，好在服务员们都会对老王进行指点，他不会的地方，稍微点拨一下就好了。

所谓一回生、二回熟，很快，老王便将智能手机玩得非常熟练了。于是，他到哪儿都手机不离身，结账时就扫码。不过，冬花对智能手机却不太感兴趣，加上智能手机块大，不好携带，所以她平日出门也不爱带在身上。

过了阵子，老王带着冬花和孙女小芳又来到饭馆吃饭。吃完饭后结账，

收银员说：“您好大叔，本次消费一共120元。”

老王掏出手机准备结账，谁知道手机居然自动关机了。原来，老王玩手机玩得上瘾，吃饭也一直盯着屏幕。手机的电量早就耗光了，所以才自动关了机。老王顿时倍感尴尬。

一旁的服务员看到了这一幕，便说：“没关系的大叔，最近经过有关部门的宣传和要求，我们如今重新提供了现金结账服务，您付现金也成。”

老王摸了摸裤兜，发现空空如也。原来，这阵子习惯了手机扫码，钱包早就被他“冷落”了，出门逛街都忘了带上。这下老王有些慌了：“我钱包也忘了带呀。”

服务员听了后，说：“没关系的，大叔，我们这儿有共享充电宝，您可以拿一个先充会儿电，然后再结账。”

老王顿时觉得如释重负，用手去拿充电宝。然而，充电宝却没有丝毫反应，仿佛被锁住了一般。老王凑近一看，只见那个共享充电宝平台上赫然印着一个二维码。

老王有些无奈地说：“你这共享充电宝，也得先扫码再充电啊！”

团 圆

◇ 虞 燕

一

对海岛而言，来台风是个多么稀松平常的事。月虹才不把这个台风放在眼里，她轻拍了下毛毛的头，每年来好幾次呢，还怕？按住扁担，对，就这样。扁担和棍子呈八字形抵住后门，门外的台风进攻着嘶吼着，像千军万马要冲进来，扁担棍子吱吱作响，颤巍巍往里挪，跟粮草辘重短缺的士兵似的，有些力不从心。

雨水从门缝不断渗进来，不，是冒进来，灶间那开裂起壳的水泥地已经湿了一大半。毛毛使出吃奶的力气死死按住扁担，小手也跟着颤一颤。她单薄的碎花裤子已经湿透了，挤在塑料凉鞋里的脚麻麻的，怪不好受。她转过脸，向着正摆弄五更鸡（煤油炉）的月虹，

妈妈，爸爸做的门差劲，缝那么大，家里都可以游泳了。忽又觉得说错话了，赶紧把头低下去。月虹蹲在地上，旋出灯芯，划亮一根火柴，点着所有灯芯，把盛了水的锅子放上去，慢悠悠答到，不是爸爸手艺差，而是板材不称心，贪便宜买的。

台风天，土灶和煤球炉不好生火，五更鸡是最合适的灶具。下了两饼面，搁两个鸡蛋，不打碎，整个儿滑进锅，食物的香味和煤油的气味混合，有一种别样的烟火气。毛毛挺开心的，台风天比平时都吃得好呢。经母亲同意，她可以暂时离开“岗位”，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还未被雨水入侵的水泥地上留下了一串鞋印。

月虹把两个鸡蛋都盛进女儿碗，三五下吃完面，刚直起身，只听咣当一

声，台风像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亟不可待地冲进来，带着怨气和怒气。屋里的物件随之发出各种声响，突兀，刺耳。毛毛惊叫一声，正吸溜的面条滑到了地上。窗框掉了，没事。月虹轻描淡写了一句，似对毛毛说，又像对自己说。她从地上捡起吹落的雨衣，男款，军绿色，是男人继平的。刚冲出门，见全副武装的小叔子继明进了院子，继明，快帮帮忙，窗框吹掉了。继明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好好，我就是来看看你这边怎么样了。

窗框落在月虹的小块菜地上，玻璃没碎，继明个子高，垫了块砖就把窗框装上了，而后，顺手拿一些砖头垒在窗沿，可以挡风。

二

月虹让继明进屋陪一会毛毛，她要去买蜡烛，一来台风就停电，得多备几根。

蜡烛包了两个塑料袋，确认严实后，放进雨衣的内袋。月虹在店门口顿了下，拐向了左边。

那里是海运公司，铁门大咧咧开着，几截树枝不知道从哪刮来的，伏于泥水里。对于台风天里的海运码头，月虹是熟悉又惊惧的，有多少次，惊惶无措的她走进有单边带收发信机的那一间，单

边带嘶嘶响，话筒不断捏紧放开，代表船号的数字一个个呼出去，等待来自泱泱大海的信息像承受凌迟，女人们的脸都失了色。

似有什么东西撕扯着心脏，她捂住胸口继续往前，黑色雨靴踩在泥水里，噗嗤噗嗤，顷刻就被风雨声淹没。船都进了港，像惊魂未定的孩子扑进了母亲的怀抱。海面完全不是平日的模样，有一双无形的巨手要把大海搅翻，浪头以吞噬一切的态势咆哮着，雨七扭八歪砸下来，海与天几乎要贴在了一起。恍惚间，月虹觉得整个岛都在打转，她想蹲下来，定定神。

一双手搭上了月虹的肩，一扭头，对方一脸惊讶，继平媳妇啊？还以为是个男人，你在这里干嘛啊，多危险！我们守船没办法。月虹摁了摁头上的雨衣帽，是阿康伯啊，我这就回，这就回。刚走出两步，阿康伯问道，孩子多大了啊？月虹答，11岁了。阿康伯重重叹了口气，声音放大，手掌直往外甩，赶紧回去吧，回去，台风天不要出来了。

三

水产公司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各种海鲜源源不断地运过来腌制、剖切、

晾晒、翻动、包装，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鲜腥气味。

月虹坐在小凳子上，弯下腰熟练地剖墨鱼，两秒就能剖一只，一只又一只，墨鱼蛋装一个桶，剖好的墨鱼又一个桶。工钱按墨鱼蛋的重量算。坐前面的阿雪边剖边问，月虹，你说组长会不会坑咱们，总觉得昨天的墨鱼蛋少称了。月虹把墨鱼“嘭”地扔进木桶，那不会的吧？坑咱们她有什么好处？

过一会，阿雪嘟囔着腰疼，月虹也想顺着说累，字到嘴边，咽了回去。

月虹和阿雪同时进的水产公司，一做就是好几年。之前，她俩做的是最辛苦的拿货、搬货，当然，工钱也可观。拿货搬货有时候在半夜，海岛冬夜的寒气侵身入骨，手在冰冻的海鲜里拨来拨去，仿佛成了没有知觉的机器，冻烂了用纱布一裹，该做什么就继续做什么。组长夸月虹，用裹了纱布的手搬海鲜，依然比一般人麻利。月虹垂下眼，继平也夸过她做事麻利的。继平那会在冰鲜船，偶尔，船经家门口，便匆匆上岸一趟，偷拿回来一些海鲜，还有换下的衣物，大多是半夜。来不及跟老婆亲热，就匆匆返回，要赶着去上海卸货。那次出门时，看着月虹已把鱼剖了，晾上竹床，继平禁不住上前，扳过那具柔软的身体

亲了一口，你辛苦了，手脚真麻利。

月虹不自觉抿了抿嘴唇，好像那个吻刚刚来过。

后来，阿雪嫌拿货搬货太累太苦，受不了了，找月虹商量是不是换一种。那就一起去剖鲞吧，月虹想，两个遭遇相似的女人总得抱团啊。

月虹爱跟阿雪粘一起，若有空闲，两人去采挖藤壶，捡各种螺类，再肩并肩去菜场卖掉。晚上织网，不是月虹把网搬过去，就是阿雪把网搬过来，边织边说话。儿女是永恒的话题，从身高说到饭量，从成绩聊到未来，当然还有东家长西家短，偶尔也说起各自的男人。若实在没话说了，就看电视，两人打小就会织网，盲织完全不在话下。电视里演遍悲欢离合，尺板与梭子的叩击声“笃笃笃”，单调却执拗。

阿雪把剖鱼的刀往地上一撂，站起来，边左右扭腰边发牢骚，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月虹抬头望了望天，眼睛被强烈的日光刺痛，立马眯起来。汗蜿蜒着淌下来，她抓起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自言自语道，日子过得也快的，毛毛都13岁了。她想起晚上得炒几个好菜，毛毛说要过个像样的生日，带两个要好的同学回家一起过。

四

那晚阿雪回得早，把网往腋下一夹，说要去给儿子做牡蛎粥当夜宵。月虹又织了会，洗完澡后顺手把换洗的衣物洗了，看看时间，将近11点，毛毛小房间的灯已经熄了。瞄了几眼电视，没什么好看的，还是躺下吧。东想西想了会，也就迷糊过去了。

那个声音起初是以口哨的形式出现的，咻咻咻嘘嘘嘘，月虹以为又有人路经院子去后面的河里捉黄鳝，但马上发觉不对劲，口哨声似乎近在咫尺，且越来越放肆，带着某种挑衅。月虹蓦地惊了一下，全身汗毛直竖，彻底清醒。与此同时，口哨声渐弱，“咚咚咚”声愈演愈烈，那应该是手指关节敲击玻璃窗的声音，敲几下，停一会，鬼祟、轻浮，在寂静的黑夜里以超强的穿透力直击耳膜。

月虹从床上弹了起来，拉了下床头的那根线，电灯亮了，敲击声与口哨声顿消。她瞪大眼睛，握紧拳头，直直盯着花布窗帘，窗后边却动静全无了。刚想关灯，一个声音传来，闷闷的含糊的，开门，开开门吧。月虹头皮发紧，问，你是谁？装神弄鬼，有种白天来。声音抖得厉害。对方回，开门不就知道了，开了门你就知道我的好处了。月虹意识

到那人是捏着鼻子在说话，那么怕被听出来，肯定是熟人。

她不知道哪来的胆量，蹑手蹑脚下了床，光着脚走到写字台，拿过手电筒，慢慢贴到窗边，而后，一把撩起窗帘，摁亮手电筒对着窗外，玻璃上迅疾闪过一个暗影，看不清，但至少可以吓吓他。月虹的目的达到了，那人果然吓着了，半晌没吭气。不过很快又卷土重来，他甚至还笑了一声，你要什么？金戒指给你一个好吗？我还会给你买衣服，买内裤，只要你开了门。说话依然怪里怪气。月虹对着窗帘啐了一口，滚！那人越发来劲了，别装了，你难道不想吗？你看你熬得都不成样了……月虹握着手电筒猛砸了几下窗框，再不滚，我喊人了！

听着那人走下台阶，走出院子……待窗外再无声息，月虹才顺着墙壁缓缓蹲了下来，而胸腔里的气流与身体的走势呈反方向，径直往上窜，最后以眼泪的形式喷了出来。她懒得去猜那个人是谁，一门心思失声痛哭，哭得五脏六腑似乎都绞在了一起。突然想起，会不会被毛毛听到，遂扑进床里蒙住被子哭，不知道哭了多久，直哭得没了力气，那么爱干净的人连脚都没洗就睡了过去。

五

梅雨季终于结束了，选个好天气晒梅是月虹多年来保持的习惯。支起竹竿，摆好大竹匾，正好礼拜天，毛毛可以帮上忙。

叠得齐齐整整的衣物从暗红色的衣橱、衬了淡绿花纹裱糊纸的樟木箱里一件一件取出来，搬到院子，一一展开，樟脑丸的香气弥散在阳光里。

毛毛拿起一件毛衣背心在身上比了比，说，这是我七八岁时穿的吧？我现在都十五了。每年搬进搬出好像就这些，好多都不要穿或穿不了了，妈，扔掉一些吧，省得白费功夫。月虹蹲在竹匾旁，身体尽量往前倾，自顾自地摊晒，干嘛要扔掉？有的只穿过一两次，像这件一次都没穿过，扔了多可惜。她摩挲着那件淡黄色棉袄罩衫，立领、盘扣，结婚时做的。结婚时做了三件新衣裳，其他两件做新娘子那会穿过，这件舍不得穿，颜色不耐脏。后来怀孕生了孩子，胖了穿不上，再后来倒是瘦了，却又没心思穿了。她接过毛毛手里的毛衣背心，指着胸前的黑色大蝴蝶说，这个蝴蝶你爸爸当时是画在纸上的，我依样绣了上去，你那会穿着好些人来问是哪买的。她捏住背心的两个角，双手往上举，头跟着扬起，神情颇为自豪。毛毛没再说话，

低头继续整理。

最后一叠是男人继平的衣物，深灰色中山装，藏青色大衣，一套米黄色海员服，月虹亲手织的毛衣、坎肩，阳光细细密密地抚过织物，触感温温的，仿佛刚从身上脱下来。

月虹捧过它们，摊平整，一件挨着一件晾晒。继平头一回上她家，就穿着深灰中山装，带了两个菠萝，那会岛上的人哪见过菠萝，她还好奇地问这松果怎么这么大，他嘿嘿笑，告诉她那是水果，酸酸甜甜的，很香。他的船到海南岛，想着买回来给她尝尝。还没尝，她就觉得甜了。

继平个子不高，站姿笔挺，走起路来有许文强的派头。单眼皮、厚嘴唇，有时看着憨憨的，有时又透着猖狂。后来，月虹轻咬着嘴唇跟媒人说，就让他们家选个日子好了。脸红得像继平从山东带来的红富士苹果。

黑色元宝针高领毛衣是月虹织给继平的第一件毛衣，那晚，他船一靠岸就来看她，她让他试试刚织好的毛衣。他把她搂进怀里，吻了她。第一次。

日头猛的缘故吧，月虹的脸有些发红，她把脸埋进毛衣里一会，又心疼地抚了两下，手有点颤。

结婚第六年，继平升了大副，给自

己买了这件藏青色大衣。买了又后悔，觉得贵，不应该这样子奢侈。月虹取笑他，买都买了装什么？继平自我解嘲，大不了这两年过年都不买新衣服了，给大衣多多露脸的机会。只是，这件大衣也就穿过一次。那一年春节走亲戚，继平穿着它，风度翩翩的。

月虹站了起来，拍了拍两个膝盖，都晒妥了，得去给屋后的番茄搭小棚了，果实已经沉甸甸的了。今年种得晚，晚种晚吃，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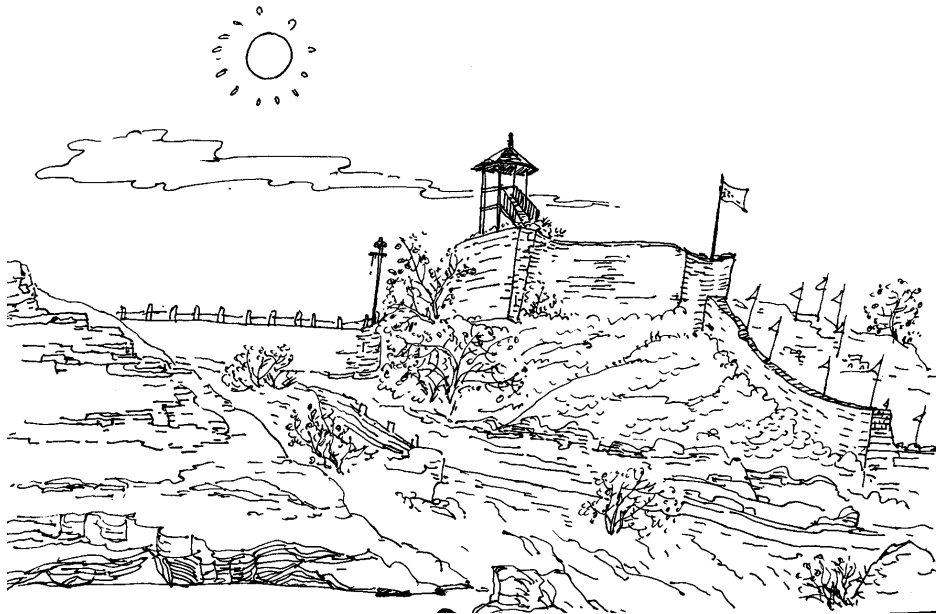
六

水产公司年前一贯比较闲，好些渔船都靠岸休假了，渔民们辛苦了一年，

总要好好过个年。渔船一休假，海鲜骤然减少，活自然就少了。那几天，月虹跟阿雪倒忙了起来，两人奔来奔去置办年货，货比三家，讨价还价，过年总是忙忙碌碌喜气洋洋的才好。

毛毛放寒假了，每天除了做作业看书，便是做家务，洗菜洗碗洗衣扫地等做得得心应手。月虹跟人说起女儿，眼角眉梢掩不住欢喜。毛毛愈发像爸爸了，站姿笔挺，细眼厚唇，性格也遗传了爸爸的，脾气温温和和，话不多，埋头做事的那种，且做得细致，有点完美主义。继平就是凭这一点，在船上威信很高，很多船员都敬重他。

毛毛的认真劲儿用在学习上也好，学习成绩一直优异，阿雪的儿子却



是另一番光景，不大上进，还有些叛逆，为此，阿雪没少唉声叹气，不好好学习以后考不上大学，就只能一辈子在海上漂，这命啊比草还贱，说没就没了，一根头发都不见。经常说着说着，阿雪就抹起了眼泪，月虹便陪着抹眼泪。这回，月虹忍住了，拍了拍阿雪的肩膀说，过年了，开心点，说不定晓光（阿雪的儿子）过了年就开窍了，男孩成熟得晚。

除夕前一天，月虹从瓮里倒出黄豆，晒一番再挑挑拣拣，剔除碎粒和有杂色的。黄豆是月虹自己种的，除去鲜吃和留种，每年专门留出一部分做黄豆鱼鲞冻，这是年夜饭上的压轴菜，也是继平特别钟爱的一道菜。起灶，待锅热煸葱姜，加清水、酱油、白糖、茴香，而后，浸泡过的黄豆、条状五花肉和肉皮依次下锅，加盖小火烧。继平做这道菜时，放鱼鲞的时间掌握得刚刚好，这个很关键。月虹刚学着做时，不是放迟了，就是放早了，结冻后一口咬下去，要么咯牙要么鲞块找不见，破坏了整个菜的口感。而今当然驾轻就熟了，海汪汪油亮亮一大瓷盆，就等它结冻了。

年三十，娘俩从早上就忙乎开了，准备香烛黄纸，清洗碗盘杯盏，两人各自查一遍是否有缺漏。午饭后，屋外鞭炮如雷，屋里炒菜声哧哧嚓嚓。月虹掌

勺，毛毛打下手，系着围裙的母女在狭小的空间里几乎不说话，却配合默契。

大方桌摆正，一对锡烛台亭亭玉立，菜品相继上桌。按岛上的风俗，大年夜供奉祖先得摆足12道菜，荤素搭配，略备水果糕点，正中央摆上一碗黄豆鱼鲞冻。祖先们“开席”放鞭炮，接近尾声时祈愿、烧黄纸，最后再放鞭炮，仪式方成。月虹从不许毛毛放鞭炮，自己戴上白色棉纱手套，持一支点燃的香，嘭啪，嘭啪，红纸屑飞舞。喜庆总是那么让人迷恋，哪怕是一场虚幻。

对吃年夜饭，月虹一向讲究，落座后，必须先吃米团，米团喻意团团圆圆，岛上的人最看重团圆两字了。一个米团用水果刀平均切成三份，月虹和毛毛各吃一份，剩下的一份再平分，母女俩分吃。爸爸不在，得把他的那份吃了，吃了就代表全家团圆了。这么些年，毛毛早就习惯了。吃鱼鲞冻，月虹嘴里念念有词，黄是“旺”，鲞同“想”，吉祥（鲞）有余（鱼），有想头。这是继平教她的。

谁不盼着来年有个想头呢？

七

过了正月，水产公司的活渐渐多了，月虹如备战的斗士，蓄满了精神和力气，

阿雪却像遭了霜打，蔫儿吧唧支支吾吾，三天两头告假。晚上织网也不勤了，当然也难得去一趟月虹那了。

月虹纳闷，问了几次，是身体不适还是晓光有什么事了，阿雪说都不是，只是不想苦自己了。说话的时候，眼睛看向别处。月虹顿然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隔在了两人之间，她的心里闷闷的，却又无从说起。

还是从别人那听说的，阿雪要找人，男人是南头山那边的，那个地方也不远，十分钟渡轮过江，再走几公里山路就到。月虹怔了好一会，默默走开了。

做晚饭，不是盐放多了，就是错放了糖，月虹自己尝了下，对毛毛说，今天菜做坏了，妈给你下面条。毛毛说不用了，就这样吃好了。顿了一下，她看向黯然失神的母亲，心被揪了一记，月虹蔫缩在桌子边，那么单薄瘦小，几缕头发颓丧地垂下来，在那张不再年轻的脸上投下暗影。毛毛犹疑着，要不要说句安慰的话，终究，没有出口。

有一天晚上，阿雪突然来了，手里拎着水果，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拎了装满梭子的篮子，腋下自然也没有夹着网。她在月虹对面坐下，局促地捋了下头发。

月虹看向阿雪，你好像胖了，气色也好了，新发型很漂亮。阿雪神情有点尴尬，沉默了会，开口，月虹，我的事你应该知道了，怪我没早跟你说，刚开始不好意思说，这不拖了又拖……月虹打断了她，阿雪，晚上没人陪难受吧？我知道，终有熬不住的一天。阿雪激动起来，嘴唇发抖，月虹，继平和晓光他爸早就被鱼吃了，你真以为还会回来吗？船上的其他人都死了，怎么可能偏偏他俩活着？失踪，呵呵，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吧，运气太差连尸体都找不到罢了。他们出事时毛毛和晓光才8岁吧，现在都16了，那么多年过去，他们啊连一根头发都没了，什么都没了，你等个屁啊！阿雪突然捧住脸呜咽起来。

月虹木然地看着她，仿佛什么都没听见。

不知何时，毛毛倚在了门边，悄无声息的，月光肆无忌惮地倾泻进来，洒在她笔挺美好的身体上，洒在她的细眼厚唇上，朦胧、祥和。

月虹转头看向窗外，月亮亮晃晃的挂在那，跟个雪白的米团似的。

栏目责编 王文涛

相约鲁迅

◇周燕芬

在我六七岁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最早见到了一张鲁迅像。那时我父亲在陕北一个小县城的武装部任职，我们家被安置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居民院子里，租住了人家的一孔小窑洞。房东家有三个儿子，都已成家，老二老三有了孩子，长子的屋里还是夫妻两人。这位大哥在外地读了医学院回到老家医院工作，是县城里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外科医生好像并不忙，他的屋子在我家对面，常见他按时下班回来，端了一把小椅子在屋外看书，可能是医书或别的，我不大关心，只感觉他读书非常专注，院子里的嘈杂很难打搅到他。他的家非常整洁温馨，妻子也贤淑和善，偶尔好奇到他家里站一会儿，总能拿到一两颗糖吃。

就在他家擦得很干净的箱柜上方，

端端正正挂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位神情严肃的老人。陕北人家里这样郑重挂起来的画像一般都是自家祖父，或者那个年代也挂伟大领袖，但显然两者都不是。看我疑惑地盯着相框，医生大哥告诉我，这是鲁迅先生。

上学后我开始知道鲁迅是何许人了，虽然是被允许认识的那部分鲁迅，或者被遮蔽了和误读了的那个鲁迅。在革命年代，我们宣扬的是鲁迅的批判和战斗精神，当鲁迅定格为一种僵硬的革命符号时，真实的有生命的鲁迅却离我们愈来愈远。中小学时代背会的鲁迅诗词和小说杂文篇章，至今铭记在心，那只能证明童子功背书的厉害，丝毫说明不了我对鲁迅有多少理解，其实我也同意有些学者的看法，鲁迅作品不大适用学龄太低的语文教育，鲁迅属于成年人。

真正走近鲁迅是到了大学时代。鲁迅是现代文学课堂上的基础和重点，鲁迅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在开课期间阅读的。四年级时，曾经打成右派后来又重返讲台的老教授张华先生给我们开了“鲁迅思想研究”专题选修课，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和认识鲁迅的一扇窗，“伟大的思想家鲁迅”终于不再是一句空话。我们上大学恰逢学术解冻的年代，学风非常的自由活跃，有位漂亮的女同学在课堂上问老师：鲁迅和许广平固然争取到了他们的自由爱情，可是鲁迅对原配夫人朱安也有点太那个了吧？教授显然明白“有点太那个”的意思，但也没料到学生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课堂上热闹起来，讨论一直持续到下课铃响，大家还迟迟不肯散去。

从中文系的一名学生，一直到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工作，鲁迅是作为我学习、教学和研究的对象而相伴左右的，愈到后来，鲁迅于我来说愈成了一门艰深的学问，虽然我没有专事鲁迅研究，但鲁迅是我们学科的奠基石，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绕不开的巨大存在。面对永远说不尽的博大精深的鲁迅，面对最完备、最有深度和已成体系的“鲁迅学”，我常常像面对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一样茫然和不知所措。

我和鲁迅之间由少时的隔膜到今天的敬畏，其实我们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真正拉近过，鲁迅还在他的原位，他自岿然不动，问题当然在我自己身上。

早在研究生毕业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就拥有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精装本《鲁迅全集》，还托朋友打了折，依然花去我一个月的工资。我把这套书摆放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让《鲁迅全集》成为我的镇架之宝，同时也显示自己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但是，我这位所谓的专业人士却一直没有通读过《鲁迅全集》。为了教学和论文写作，常常要反复攻读其中的重要篇章，大部分小说、杂文和论著不待说是很熟悉的，但说到全集，还留有不少的阅读空白，特别是书信、日记等部分，有时会因为查找资料而翻动一下，属于选择性和应急性阅读。后来因为做博士论文的需要，我通读过《胡风全集》，胡风是鲁迅的学生，胡风的文字非常艰涩，连鲁迅也批评过胡风的“理论上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就是这样“拘泥”的“不肯大众化”的十卷文字，我竟然硬着头皮啃完了，一切皆因研究之需。

通读《鲁迅全集》的愿望压在心底很久了，我希望这次阅读不再是被动的，

不再迫于“学术功利”的压力，也尽可能抛开“学术成果”的干扰。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出发去重新接近鲁迅和认识鲁迅，就像我们以前未曾谋面，期待能发生“一见倾心”的感觉。我希望我是一个普通读者，在自由的纯粹的阅读中触摸鲁迅的文字，从鲁迅那里获取个人化的心灵滋养和思想力量。我所敬仰的两位鲁迅研究专家，都是在他们人生的苦难境遇中和鲁迅相遇的，钱理群先生说：“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候就走进鲁迅了。”王富仁先生说：“我喜欢鲁迅。鲁迅没有使我的命运好起来，但我不后悔。因为他给了我做人的勇气和做人的骄傲。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鲁迅及其作品给了我生命的力量。”他们最早通读《鲁迅全集》时，也有不懂的地方，但却一定有心灵撞击的感觉。

于是，他们的鲁迅研究就从他们的生命中生长出来，带着鲁迅的和他们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生命体温。这是读鲁迅的最高境界，令读书人无比向往，但各人的人生境遇各不相同，与伟大心灵的不期而遇也是可遇而不可求。面对书架

上依然簇新的《鲁迅全集》，我问自己，哪一天我可以开始重新走进鲁迅呢，鲁迅先生会不会如约而至，光顾我这贫瘠落寞的心灵世界呢？

读鲁迅需要一定的人生阅历做基础，这比学识准备更重要，鲁迅自己也曾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不少人认为，读鲁迅最好在40岁以后，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在人生的这个时段开始通读《鲁迅全集》，我将其当作生命中一个新的起点，倘若人生的后半段有重塑精神和加固思想的必要，没有比鲁迅更理想的老师了。

在走近鲁迅的这些日子里，脑子里总是出现小时候第一次看到的鲁迅像，还有那位医生大哥专注读书的情景，现在想来，他一定是读过鲁迅并深爱鲁迅的。很想知道医生大哥是在什么情形下遇到了鲁迅？阅读鲁迅让他对生命有了如何不同于常人的理解？

相约鲁迅是藏在我心底的秘密，本不想公布于众的，现在无奈说了出来，正应了鲁迅《野草》题辞的第一句：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鹰击长空映彩虹

◇岳 静

葛登福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英雄，唯一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清涧籍空军飞行员。2015年7月4日，葛登福老人因脑溢血引发肺功能衰竭去世了，让人始料未及，因为头年冬季，在清涧县城西南丝厂沟采访时，葛老虽已85岁高龄，但他身板挺直，非常健谈，且思路清晰，手势有力，老人如数家珍地叙说当年战事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扛枪上战场

1930年农历五月，葛登福出生在清涧县城东葛家岔村，幼年时一边和弟弟跟着父亲给地主打长工，一边瞒着家里悄悄参加了武工队。1947年7月，17岁的葛登福志愿入伍，加入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和800多名新兵一起，从清涧

县店则沟集中出发，开往解放战争战场。他从军部特务连的通讯员做起，先后历经了黄龙山麓战役、西府战役、荔北战役等数十次战斗的洗礼，负过伤，立过功。

急行军中，他身上背了行囊，还比别人多两杆长枪，并在行进队伍中前后跑步传令，常常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西北的冬季，大地冰冷得像石头，他的手也冻得淤紫，发糕似的，布满了新疮旧裂，不停地哈气也暖和不过来。宿营有时就在林间道旁的雪地上，他和战友挤一个被窝也给冻醒了，挨不到天明，不如起床，叠起军被，地上还冒着缕缕的蒸气，这是看得见却无法体验的温暖。天寒地冻、吃苦受累都不算什么，每天枪炮相随，身旁血肉喷溅、肢体纷飞是常事，虽然恐惧，但打不败意志，眼神始终坚定，没有过绝望。在洛川战

役后打马鸿奎，全班战士与大部队失散，为了及时赶上，葛登福和战友们一夜奔走了180里。不知是不是老人记错了，以我的认知，觉得常人应该没有这个速度和耐力，不过，这并不重要。想想那是个多么艰难的夜晚，在没有星光的夜色笼罩下，后有骑兵的围追奇险，前有炮火硝烟的方向迷失，许多战友掉队了，只有他和排长、一位杨姓同志赶上了连队，过了黄河到达山西河津县时，全连只剩下19人，其余战士都失踪、被俘或是牺牲了。

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他的主要任务是架设战地通信线路，或是回收数十公斤电缆，通信兵都是冲在战斗最前沿的，他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漆黑的夜晚，他会被脚下软绵绵的尸体绊得迈不开步，突然听到惨人的呻吟，小腿上还有拉拽的手，分不明是敌人还是战友。一次，正当吓得浑身酥软，汗顺着脊背、股沟淌到腿弯时，他突然被弹片击中了臀部。还有一次，耳根子被子弹一扫而过，当时还感觉不到疼，只觉得脖颈一股热流，伸手一摸，粘乎乎的冰凉，豁口涌出的鲜血浸红了军衣、染红了电话线，才知道挂了彩。枪林弹雨的突击中，很快葛登福火线入党，从一个小民兵成长为了一名真正的中国军人。

“我们消灭了敌人一个军，2万多人，击毙了敌29军军长刘戡、90师师长严明，活捉了10多个团以上的高级将领。”说起瓦子街大捷，他仍抑制不住地激动。“打邠县、长武时，我们败了，排长被炮弹击中，腹部受了重伤，排长一手搂起来肠子，胡乱塞进肚里捂住，一手还挥着枪，继续指挥战斗，不知冲了多少次，子弹打完了，刺刀拼断了，排长牺牲了，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倒在血泊中。”提起权家桥阻击战的惨烈，葛老缓缓地说：来不及想生死，能活着打胜仗就是幸福。

飞越鸭绿江

二次攻打榆林战役后，他随部队挺进兰州，开拔新疆。

葛登福个子高，模样帅，人勤快，爱学习，是大家都喜欢的小机灵鬼。进疆前，他多次被推荐给时任西北野战军纵队司令员、一野第二兵团第六军军长和党委书记，后来成为空军中将的罗元发将军当警卫员，他想当侦查员，就哭着不去。由于年龄太小，不具备条件，他又一心要去教导团学文化，首长不答应，他成天钻在被窝里不起来，饭也不吃，闹情绪。软磨硬泡，死缠烂打还真有了

效果，最后他被安排到教导团文化班。

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还不到两个月，赶上军部来选拔飞行员，他脱颖而出，来到了辽西锦州第三航空学校，开始学习相关理论和飞行技术。大学三年课程，加上实践，要求9个月内限时完成。这可太难为他了，识不了多少字，笔记都无法做，尤其是对空气动力、天文气象等自然科学知识、机械理论和数据无从下手，加上前苏联教员俄语授课，需逐句翻译，还有每日配额定量又难吃的西餐等等因素，都让他焦躁烦闷，苦不堪言。可是他又想，飞机也不知道谁有没有文化，能比打仗还难吗？他狠下决心，要拿下这个难攻的堡垒。同桌王大明是个大学生，他请王大明课后帮忙把笔记重抄并讲解给他，他一点点理解，反复背诵记忆，吵得同学要睡到室外去。上进心催生的坚韧毅力，把他逼到了刻苦钻研的死角，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终于通过了理论学习。上教练机试飞时，他已将整个仪表盘刻在了脑子里，即使蒙住双眼，也能准确无误地操作仪器。实践也不容易，单说降落，高度7米时，开始拉操纵杆，1米时，机头与地面平行，拉得快，飞机失速，机头撞地，拉得慢，机身跳跃，如何保持稳定的匀速，高度、角度全靠自己判断。

再说，到达13000公尺以上的同温层，放射性、动力及系列的物理、化学过程都会有强烈反应，突发性增温、气流加大的变化经常发生，飞机像喝醉了一样，难以掌控。他勤学多练，胆大心细，沉稳干练，磨就了一身过硬的技术，1951年底学习结束时，王大明被淘汰，他却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良好的飞行成绩，赢得被允许在学校军旗前拍照留影的嘉奖。他骄傲，高兴地连续高抛厚厚的棉帽，从此，他自信大增，不怕任何困难，决不轻易言败。只是心里很愧疚，觉得自己对不住王大明同志。

1952年，葛登福从武汉部队调往空军19师55团保卫广州，12月，作为补充战员，他和50多名战友一起紧急进入空军3师7团第三大队，作为中朝人民空军联合部队一员，参加抗美援朝，飞越鸭绿江。他证件标注的部别为1031，编号：空志字第009820号。

没有参加过实战，前所未有地紧张。开始，老飞行员引领他们飞，大队长亲自带队，8架飞机为一组，4架飞机一个纵队，作为副大队长长机的僚机，他驾驶比较先进的前苏联生产的喷气式战机——米格-15比斯战斗机首次飞上蓝天参战。“前方有狼，24架”，警报一而再地响起，葛登福立刻心跳加速，

瞬间没了方向，目及之处，令人目眩昏厥的苍白，天地一色，无边无际。随着战斗的激烈展开，他再也顾不得恐慌了，全神贯注地与战友协同作战。绕到敌机身后 800 米处是最佳攻击位置，当敌机与瞄准器准星外菱形框重合时，是最佳攻击时机，美国飞行员训练有素，避免前方作战，而葛登福和战友们缺乏临战经验，急于迎面射击，令美军十分不解，美方甚至专门组织力量研究这种战术。葛老说，当时 20 岁出头，血气方刚，也来不及考虑战术，只有勇敢地消灭了敌人，才能保全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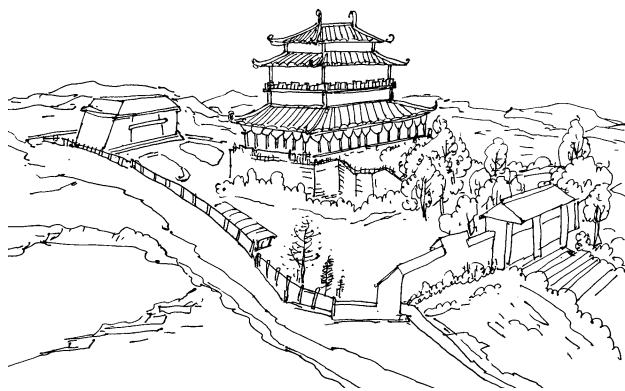
我们常常看到飞机飞行中划出的白烟，是飞机在一定高度产生的废气与周围环境空气混合凝结成的水汽，被称为飞机尾迹，尾迹会暴露飞机航迹和位置，是军事行动，特别是航空作战中的大忌，而葛登福他们驾驶的喷气式战机，包括后来驾驶的军用运输机最容易出现这种现象，这就要求飞行员必须选择脱离飞机尾迹的高度，隐蔽飞行，其难度在于，这个高度受季节、地形等环境影响并不固定，被火速派往火线的葛登福和战友们面临的考验不言而喻。一次次如雄鹰般搏击在冰天雪地的异域苍穹，更多的无疑是创伤和牺牲。空战中，有的战机焚化、坠毁；跳伞的战士辨不清方向，

随风飘落，会缠挂在茂密森林中缀满雪凇的树杈上；伞绳难解，同志们有的因此被烧焦冻伤饿死，有的断肢血尽而亡，或误入匪手、猛兽口腹、沉江淹溺，许多战友永远地留在了朝鲜，尸骨难寻。葛登福每每有惊无险，幸运地囫圇着返航归来。回到了营地，团领导就来谈话，挨个问怕不怕，没有人说怕，不怕，再上战场。在沈阳北陵机场，他们四人一个宿舍，驾机出去的不一定能够返回，也许晚上就空出了床位，一个、两个，甚至三个、四个，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儿……1953 年 7 月停战，据记载，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伤亡 183108 人，葛登福身边先后失去了 20 多位出生入死的战友。

每次飞回中国领空，葛登福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是永远的家。

南北运输忙

一度时期，葛登福持续头痛失眠，眼前发黑，几次住进北京空军总医院治疗。在这里，他有幸结识了多次来医院玩耍的学生时期的张少华（后来的邵华，毛泽东主席儿媳），并和病友一起与她在医院留下了他们年轻而蓬勃的飒爽英姿。1956 年 12 月，他被调整到空军 13



师 37 团第二大队，开始驾驶运输机，飞行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运送军用物资和人员，1964 年，葛登福调入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独立大队。

驾驶运输机，看似轻松，却同样隐藏着危险。有一次，他的机舱盖行驶中突然闭合不严，体内压力瞬间增大，肚子、眼珠暴涨，要爆炸似的，眼泪、鼻涕滴滴不断，机身下沉、打转，几近失控。最惊险的一次是遇到了可怕的雷雨天气，电击缘故，飞机仪器突然失灵，操纵杆软得像面条，他和副驾驶一起用力都拉不起来，尾翼舵也失去了作用，汗珠顺着他们的额头、面颊哗哗地往下流，眼看就要撞击林立的峭壁……危急时刻，他冷静应对，凭着丰富的经验和坚定的信念，在森林密布、峰岭叠嶂的云南复杂山地中，他们绝地而起，越过了山巅，终于看见了远处天地线的横亘

绵延，那是无限的希望。

他秘密运送武器、军饷、军用通信器材和高级别军官，还曾送过缅甸军方负责人。缅甸军人很穷，居然发现他们捡烟头，他就送整包的烟给他们。他说，他们是职业兵，胡子兵，当兵到老，带着老婆孩子，还有挑夫。他们可以当一辈子兵真让人羡慕！

葛登福驾驶过七八种战斗机、运输机，安全飞行了 24 年 2000 多个小时，这在战时和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是了不起的纪录。1974 年，葛登福停飞，因为涉密，按要求留部队三年。但是葛老说，三十年他也忘不掉，朝夕相处的那些仪器，那些航线；千方百计塞进大脑里的那些数据，那些密码；那些曾打在机身的火光、烟雾，那些密落的雨点、刺眼的阳光，尤其是战友们英勇顽强、壮怀激烈的钢铁意志和可敬可爱的面庞，他

都深深地铭刻在脑海，过往的一幕幕永远忘不掉。葛老至今珍藏着测量尺等多种飞行工具，珍藏着解放西北、抗美援朝、进藏平叛等军功纪念章，所属部队番号布标，志愿军空军飞行证，祖国前线慰问品包装袋等等。付出太多，与部队的深厚情感融入血液，一生难以割舍。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78年，已是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独立大队飞行指挥员、中队长及司令部副参谋长的葛登福，不得不离开热爱的部队和眷恋的蓝天，转业回到家乡清涧小城，任县体委副主任。他深藏功名，继续努力工作，直到1982年离休。身边人都不知道他的英雄事迹，就连从小军营长大的子女们也觉父亲很普通，而共和国深深铭记，经历无数可歌可泣、气壮山河战斗的他们，是人民功臣。

英雄是故乡的骄傲

葛老常常寂寥地沉浸在往昔峥嵘岁月的回忆中，特别是小他8岁的老伴儿走了以后。他说，他做梦还在飞。梦里，他的飞机误进厚厚的云层，3个罗盘都失去指向，迷失了航线，还有，首长命令他的飞机停在逼仄的山梁、堤堦，老做这样的梦。他笑着说，心中最大的

遗憾就是没有文化，要不然，能干得更好。葛老给两个儿子分别起名字“军”和“兵”，偶尔还会给已经长大的孙女讲起那些日渐远去却惊心动魄的烽火战事。他依然关心国家军队和国防建设，热衷于了解我国战斗机的更新换代，他希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台湾。对于我这样的造访者，他更是信口拈来，滔滔不绝，但他的结语却是和平，珍惜和平。他最看重一枚“和平万岁”军功章，总是佩戴在外套或上衣显眼的位置。那是1953年10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停战后，应朝鲜要求，中国仍未立即撤兵）成员中，为抗美援朝义演、捐助战机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亲手颁赠给他的。而他并不知道，这枚四周红色烤漆、外形为五角星状红铜材质章的主图“和平鸽”，由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设计，外环边与“和平鸽”表面皆镀金，辉映着他生命痕迹中最浓重的色彩。与他一样，杰出的艺术大师和普通民众最为珍视的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和平。他每件衣服的前襟几乎都被针脚细密地穿过，一起被穿过、别在胸前的，还有战火与鲜血铸就的军魂和他心底的荣光与梦想。

他的心永远都在飞，向着祖国的蓝天，向着天边的彩虹！

风吹紫荆树

◇祁云枝

若以山脉喻人，秦岭，一定是位爱漂亮的女子。

蛰伏了一冬后，她厌倦了灰绿的衣衫，她要在上衣和裙子上，绣出姹紫嫣红。

秦岭的女红相当好，任何一位人间女子都无法企及。

早春二月，吹过面庞的风里，夹杂着丝丝寒意。出于对寒风的畏惧，人们选择了缩手缩脚，秦岭却不畏寒流，她仔仔细细地挑选出金黄的丝线，开始在群山上下飞针走线。这位美丽出尘的女子，敛神静气，仅仅晃动手腕和指尖，蜡梅、迎春、山茱萸、金钟、连翘、棣棠花……这些黄灿灿的花朵，便潮水般流泻出来，从山脚流向山顶，从一面山坡流向另一面山坡。一冬的干枯瘦寂，瞬间被流淌着的明黄点亮，其他色彩亦纷纷苏醒。

初战告捷。秦岭意犹未尽。不多久，她选择几种白色的丝线开始刺绣：玉兰花、忍冬、流苏、白鹃梅、四照花和梨花，树树如玉的洁白，会让人想起已经融化了的冬雪。我猜想，这是秦岭用它们来表达对片片雪花的留恋。

一周后，她换上了粉色丝线山桃花、杏花、樱桃花，开始绣前胸、绣后背；用贴梗海棠、垂丝海棠和辛夷等等花儿，绣领口、绣袖口、绣裙摆……片片粉红俨然轻纱鸿羽，在峰峦山脚，飘啊飘，摇啊摇。

这时的春光，若选一个词来形容，只能是：妩媚。

是的，妩媚，妩媚极了。

四月初，我抵达秦岭北麓的太平峪时，美女秦岭刚刚用紫荆花绣出了新衣裳。

这里的天然紫荆林占尽了天时地



利。紫荆树棵棵高大茂盛，或鹤立于灌木，或并立于松柏，或孤悬于峭壁，流光溢彩，花意阑珊。

数千万亿紫红的花朵，密密匝匝挤挨挨地从树干枝头上冒出来，氤氲成片片紫海，腾紫雾，驾浮云，在山梁上缠绵。有那么一刻，我竟然觉得“日照香炉生紫烟”，说的就是眼前的场景。

置身其中，犹如行走在画里。

这个季节，秦岭的底色已然嫩绿如水，这清新的底色很好地映衬了树树紫红。远观，那嫩绿与紫红波浪形排列、镶嵌或相拥，曼妙而含蓄，层林尽染。那紫红，也绝非一种颜色，是紫里掺了粉或是掺了白的色系，云蒸霞蔚般热烈，粉荷敷面般俏丽。暗自庆幸，在秦岭最好的花季，我赶上了最热烈的绽放。再

有一周的光景，明媚的花朵会一一黯淡消隐，最终从枝头飘落，换上树树新绿。

我是穿着与紫荆花同色的衣裙进入这片花海的，漫天的鸟鸣，从紫荆花间滴落，洒满我的全身。风儿轻轻摇晃着紫荆花，像摇动无数欢乐的小手。紫荆树的叶子尚未现身，绽放的花朵，也并非五瓣花、六瓣花等传统意义上的圆形花朵。

紫荆为每朵花设计了五枚花瓣：两枚翼瓣、一枚旗瓣、两枚龙骨瓣。花朵左右对称，明显地分成上下两个阵营，上面的三枚花瓣两大一小。最大的两枚翼瓣向后反折，如一对翅膀。中间的旗瓣最小，上面布有紫红与白色交织的斑纹，这斑纹，是紫荆花给来访昆虫指路的旗帜——从这里进入花朵，一定有好

吃的呢。下面的两枚龙骨瓣，似微微合拢的双手，将花蕊包裹其中。

整朵花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翩翩然飞舞的蝴蝶。相似者相惜吧，蝴蝶、蜜蜂踏香而来，它们成群结队，触手可及。紫荆花捧出花蜜，蜂蝶帮助紫荆花授粉，互惠互利间，紫荆树完成了香火传递之大业。

最喜紫荆树老干着新花。每每看到老干粗砺的树皮上，突然间挤出一簇簇柔嫩的花朵，心底便乒乒乓乓蹦出“老当益壮”“返老还童”“鹤发童颜”等字眼。

紫红的蝴蝶成群结队地簇拥在树干和枝条上，可不就是紫荆树的俗名“满条红”嘛，姿态热烈而豪爽，亦如正在噼噼啪啪燃烧的美丽炮仗。

行走在紫荆林里，伴随着清泠泠的水声，我能听见蝴蝶振翅、蜜蜂欢唱、鸟儿们叽叽喳喳，还有紫荆树间温润细碎的声响。这是动植物间充满激情的合欢，也是我喜爱山林的理由。大自然从来不会仅有单一物种的狂欢。

漫步太平峪，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这里的八瀑十八潭，也是中国北方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难怪隋唐时期皇家选此地建立了太平宫。古老的紫荆林吸引了人类的视线，也牵拽了人类变迁

的脚步。

作为一种植物，紫荆树能让亲兄弟不再分家，并让所有看到它的人瞬间忆起故园与亲情，紫荆树对自己的能力一定相当满意。

据南朝吴均《续齐谐记·紫荆树》载，南朝时，京兆田真三兄弟分家，当财产大都分置妥当后，才发现屋前的一株枝繁叶茂的紫荆树没有归属。当晚，兄弟三人商议明日砍树锯为三截，每人三分之一。谁知翌日清晨，三兄弟打开房门后却发现，这株紫荆树一夜间竟然树叶落尽，似已枯死。田真见状心疼不已，遂对两个弟弟感慨道：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他的弟弟们见状也大为感动，决意不再分家。本是同根生，一荣俱荣，屋前的紫荆树竟慢慢复苏，此后长势异常茂盛。

紫荆的故园亲情意象从此定格。人类原本从森林中走出，与草木间有着天然相通的灵犀，这是一种流淌在人类血液里的木质情感。

“风吹紫荆树，色与春庭暮。花落辞故枝，风回返无处。骨肉恩书重，漂泊难相遇。犹有泪成河，经天复东注。”大诗人杜甫47岁撰写这首《得舍弟消息》时，被贬为华州参军。时值安史之乱，诗人告别家人弟兄，在去往华州的

路上，他看到了在风中盛开复又飘零的紫荆花，看到了乱世里老百姓的苦与痛，于是把自己的担忧和深沉的故园兄弟情都写进紫荆花里。“沙晚鹤鸣寒，风吹紫荆树。忍泪独含情，江湖春欲暮。”宋朝文天祥写的《弟第一百五十三》与杜甫的紫荆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杜甫兄弟躲避战乱，文家兄弟却要直面战争。风吹紫荆树，一样得苍凉悲戚……

爬上崎岖的山道，一株高大的紫荆树赫然兀立于半山坡上。

这株紫荆太过出众，身高几乎超过了十层楼房。近前，我伸展双臂去拥抱，并不能合围，目测其胸径至少有两米。据我的一位同事讲，去年，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的顾万春研究员考察中国野生紫荆时，走遍了我国的名山大川，最后，在秦岭北麓发现了这株巨紫荆。

这株 800 岁的紫荆，霎时惊艳了植物专家，吃惊之余，他给这株紫荆树冠名为中国野生“紫荆王”。专家说，紫荆树一般生长在海拔 900 米到 1400 米

之间，多为小乔木或者灌木，能够长这么高大，实在是太罕见了。

自古亦有“天下紫荆，源系太平”之说。在偌大的秦岭，紫荆林也仅集中在秦岭的太平峪。在崇尚美学的唐代，祖籍西安的诗人韦应物面对开花的紫荆树写下了名诗：“杂英纷已积，含芳独暮春。还如故园树，忽忆故园人。”见紫荆花紧紧相拥，不离不弃，诗人亦款款深情：久违的故人啊，是否别来无恙？

朝朝暮暮岁岁年年。这里的紫荆林当年看着诗人远离家乡长安踽踽远行，如今，似用漫山遍野的紫“手绢”，等候诗人归来。

我徘徊在紫荆王的树冠下，馥郁伴着阳光穿花而来。山风轻轻地吹，带走了脸上的疲倦，吹散了心底的浮躁，世间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适得其所。

仰头，树冠嫣然红透，枝条凌空舒袖，火焰般璀璨，紫气盈天。

湛蓝天空的幕布上，这株巨紫荆，是美的标本，是美女秦岭头发上的紫发卡。

一盏不会熄灭的灯

◇丁彩玲

1992年11月17日，一位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家路遥逝世了，多年过去了，他仍鲜活得活在我的心里。

《人生》被拍成电影并火爆全国。那年，我见到了路遥，那是在一个学院的大礼堂里，他是被请来作报告的。当他面带笑容出现在文学青年眼前时，瞬间，大礼堂沸腾了，掌声震动、经久不息。八十年代的人，还比较内敛，但我看到有人在流泪，我也偷偷抹掉了涌眶而出的泪水。报告结束后，人们纷纷围住了他，请他签名，人涌人，人挤人，书举过了头顶，本子举过了头顶……他手握一只笔，眼里满是谦和，给人一种很平实的感觉。

路遥说：“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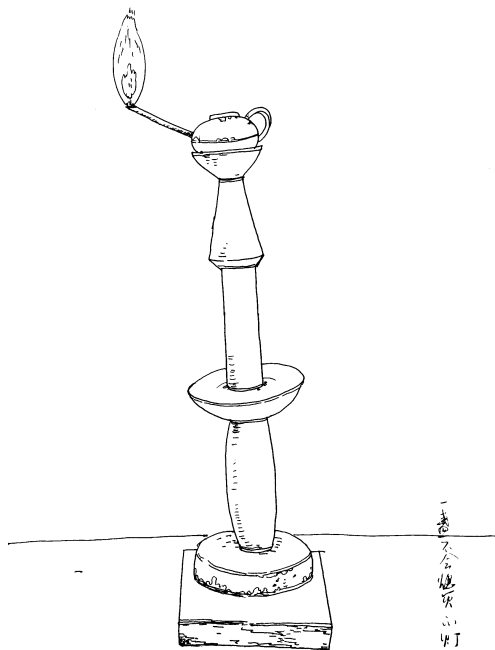
多年来，我书桌上一直放着《路遥

文集》，任何时候，任何心境，只要翻开书，我就走进去了，和书中人物同欢喜同哀忧，领悟并感怀着路遥那份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命运的精神境界。

《人生》不仅中国人喜爱，还被译成法文、俄文等语言颇受外国人喜爱。

《平凡的世界》荣获茅盾文学奖。这部史诗般的巨著，是他漫漫六载苦行僧般的笔耕路完成的。他呕心沥血，他昼夜颠倒“早晨从中午开始”，为人类文学宝库奉献了一部伟大的著作。过度的精力、体力透支，使他过早地离我们而去。痛煞人也！

路遥，完全可以无愧地被称得上是“人民的作家”这个称号。我摘抄一段他写的话吧：“我们常常谈论所谓艺术的魅力，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品凭什么来打动别人的心灵？在我看来，要达到



这样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花样翻新都是枉费心机。请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的耳朵都能听得见，无病的呻吟骗不来眼泪，只能换取讽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装扮贫乏的园地以显示自己的繁荣，这比一无所有更为糟糕，是的，艺术劳动，这项从事虚构的工作，其实最容不得虚情假意，我们赞美，我们诅咒，全然应出自我们内心的真诚，真诚！这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这样我们所说出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这些话说的是多么的好啊！他的一部部作品、一篇篇

文章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喜欢，正是因为作为作家的他，对人民有一颗真诚的心。路遥的作品是积极向上的，催人奋进的，播洒阳光，播洒雨露。他写的苦难中，有希望、有光明、让人不绝望；他写的前进中，有挫折、有失败、让人要努力拼搏、要敢于向命运挑战。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有很强的生命力。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它总有指导引领意义。比如说，现在竟然出现个别女孩子“宁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现象。看看《平凡的世界》里，医学院女大学生金秀，爱上了挖煤工人孙少平。书中写道：“至于煤矿工人又有什么关系！她已经是一

个能超越世俗观念的人；她懂得幸福不在于自己的丈夫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而在于两个人是否情投意合。金钱、荣誉、地位和真正的爱情并不相干——从古到今，向来如此！”

我喜欢路遥的作品、喜欢路遥这样的作家，心灵是相通的、文脉是相通的。在精神世界他是我的良朋益友。从小至今，我对文学也是万分的敬畏和虔诚，也爱写写画画，纯粹是个人爱好，与名利无关。我对自己的约定是：“文章千古事，此事常记心。提笔述真情，不写欺世文。”我的网络文章娓娓道来，以文会友，竟也结交了一帮高洁之士、同

道中人。文友中更有不少是80后、90后，他们是大学生留学生，还有创业路上备受辛酸的新生代。他们朝气蓬勃、英姿飒爽，主动邀请我为好友，令我非常感动！他们有人留言说：“你的文章很励志！”有的还和我探讨人生，给了我鼓励和鞭策！我真诚面对我的每一位文友，我喜欢他们！

路遥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名字、作品、精神，将会是一盏不会熄灭的灯。正如他在书中留下的一段话：“死亡的只是躯壳，生命将涅槃，生生不息，并会以另一种形式永存。”

黄河岸边是故乡

◇白东芹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滔滔黄河水，奔流浩荡，犹如万马奔腾，九曲连环，一路高歌，流淌于中华广袤宽阔的大地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太白豪迈的诗句，写尽了黄河的雄伟壮阔。每当读到它，眼前总会浮现出黄河从家乡流过的逶迤形象，携雷霆万钧之势，从遥远的天际呼啸而来，一路轰鸣，曲折蜿蜒，像一个巨人浮现在黄河儿女眼前。

我出生在陕北黄河岸边的小山村，生于斯，长于斯，对黄河，怀有一种别样的情感。打一出生起，我的耳朵里，脑海中，早已输灌进了前辈们讲述的太多有关黄河的故事，人文地理，人情世故。站在黄河岸边，望着蜿蜒远去的滔滔黄河水，我脑海里，一再浮现出父母

披星戴月在黄河边上劳作的场景。千年以前，我的祖先们就在黄河流域刀耕火种，繁衍生息。父亲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藐视，唯黄河不能！黄河是母亲河，是它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它是华夏儿女的摇篮，容纳百川，奔流而下，从天际滚滚而来，挟万钧之力，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啸经数省，蜿蜒入海，从而诞生了中华文明。

文人墨客们用精妙绝伦，豪迈壮观的诗句来形容黄河，我怀揣着儿时的记忆妄图以诗之名，书写它的情怀；以字为媒，勾勒它的精魂。一壶浊酒，难尽黄河之气魄，一笔拙文，难诉黄河之壮阔！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亲不过这水来，爱不过这山；厚不过这黄土，高不过这天；美不过这羊肚子毛巾呀，三么三道道蓝……”那铿锵有力的信天

游音律，仿佛就在耳边萦绕。带着声嘶力竭的渴求，响彻在广袤的黄土地上。千百年来，陕北人就在这黄河边守望着这片土地，娶妻生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长在黄河岸边的男人，个个吃苦耐劳，水性一流。黄河边上的人家，家家户户都有自制的羊皮筏子。黄河是他们的希望，他们的生命，羊皮筏子就是他们谋生出行与外界沟通的重要工具。羊皮筏子制作过程简单方便，将整张羊皮完整剥下来，必须薄厚均匀，没有任何划伤。之后就是进行特殊的晾晒，直到皮囊完全封死，可以反复充气使用。最重要的一点是，

羊皮筏一个人也容易搬运，而且随时想渡河就可以直接现场充气。走过黄河岸边，父亲当年吹羊皮囊的情景历历在目。常言道：“千年筏子百年桥，万里黄河第一漂。”有了这架桥，就给父老乡亲们带来了财富。生活在黄河岸边的男人，人人都是天才的气象专家，他们时刻关注着黄河的潮涨潮落，气象变化。水涨了，他们可以下河渔猎，水落了，他们就在岸边耕作。这是他们的河，他们的母亲，供他们吃，供他们穿，养活了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子民。对黄河，他们心存敬畏，却又满怀感激。

夏日傍晚，我站在黄河岸边，思



清 涧 河

绪如同河水一样起起伏伏。落日的余晖里，黄河平静，山峦平静，时间在这里凝固成一种风景。黄河岸边的生活，无疑是艰难而枯燥的，一针一线，一餐一饭，都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生活在黄河边上的女人，比别处的女人，更为坚毅，更为勤劳。除了上山种地之外，还要做饭、洗衣、拾柴、喂猪、纺线、织布。过度的劳作，让皱纹过早地爬上了她们秀丽的脸庞。黄河边的孩子早当家，小小年纪就识礼懂事，为了补贴生活，孩子们从小养成不怕苦不怕累的习惯，七八岁的孩子就是大人的小拐杖。洗碗、煮饭、照顾弟妹，踏着羊肠小道去黄河沿岸割猪草、打酸枣、挖药材，捉蝎子……黄河边上，留下了他们太多的欢乐，太多的泪水。

今天，我从梦想中再次眺望黄河，家乡那段河流，弯弯曲曲的河水，从容适散，几乎看不见大浪，矜持而尊贵地流淌着，与别处黄河景象完全不同。这就是我家乡的黄河，平缓、宽阔、了无隐瞒、坦坦荡荡，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

着一代又一代文人骚客为之讴歌。

比之过去，家乡的黄河，河道现在变窄了许多。尽管河道变窄，紧邻堤岸的河床，这些年由于气候的变化没有了水，干裂成一片片龟裂的河滩，再没有往日的那般桀骜不驯的气势，但雄伟的高原，依旧挡不住黄河入海脚步。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一天天长大，黄河依然汹涌澎湃，让我为之振奋，温柔缠绵，让我难以忘却。

你平静了啊，你沉默了！你被历史的车轮碾压而过，功过也任后人评说。大禹当初在河畔洒下的汗水，王景当年在河畔的憔悴，都是远方人家的一缕炊烟，随风飘远。在堤坝上纵览，却无人发出称赞。历史的笔迹，记录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情绪，而你依然保持着本色向前，激发一代又一代人去追寻，探索。

花开花谢，岁月依旧，滔滔黄河水依旧，人类一代一代的奋斗着，灿烂着，辉煌着！黄河“母亲”的心脏，跳动的永远是人类的最强音符！

郝家上山村的感恩碑

◇陈永强

郝家上山村是清涧县一个很小的自然村，原名为奥则塔，坐落在一条由低到高的小山坡上，居住的都是“郝”姓人家。村口上坡处有一座独孔两层的窑洞，以前进村的路，就从一层窑洞里经过，二层窑洞是一座菩萨庙。在一层过洞正面的顶部，镶嵌一块石碑，刻着“东凝瑞气”四个字。背面同样位置，也有一块石刻，但石头风化得相当厉害，只能隐约辨认出第二个字应该是“聚”字。

我在窑洞的侧后面爬上去，查看庙里的情况。庙只是一孔独立窑洞，没门没窗，前后通透，窑壁上的泥皮都掉了，也没有塑像，只有两个牌位凌乱得耷着，牌位上也看不到字迹。庙的前后两面，看样子原来有廊柱挑檐，但全部坍塌了，只剩一个廊柱底座。从建筑方式和石料来看，建庙的年代很久远了，村里人说

从记事起这庙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我们能推测出曾经香火旺盛的景象。不管在哪里，庙宇一旦建成，就成了永久性建筑物，即使是随着时事变迁都免不了逐渐衰败，但供奉的各路神仙，却是这里的“永久性居民”，也永远是当地人们心中的敬畏对象。在庙的左面栽一块石碑，被土埋了一半，露在外面的也有大部分被苔藓覆盖，只有一小块的字迹还算完整。立碑时间应该是道光十年，就是1830年。文字内容都是人名，但就这一小部分人中，竟然标有十三名生员、一名监生。在庙里，刻有人员名单的石碑，大都是修缮捐款纪念碑。这个碑上除了有姓郝的外，还有姓冯、贺、康等姓的名字，说明这个庙在很大范围内很有有求必应的能力，才会有这么多有功名的粉丝心甘情愿的捐资。

清涧河

在庙的侧面墙上，镶嵌着一块石刻，电脑屏幕一样大小。我用石头垫脚，伸手抹去灰土，发现石板上模模糊糊的刻有文字。我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留着以后再看。

郝家上山村有比较厚重的历史文化，我一直想搜集资料，无奈只有寥寥数语，无法进一步挖掘。偶然想起我有碑文在手，何不拜读呢，于是我翻出照片细看。碑文还算比较清晰，只有几个字不好辨认。我向驼巷村的曹福兵、县史志办的呼琰栋讨教，共同还原了原文，并进行了断句。原文如下：

自神乏来也，考之钟，暨余身已历四代。庙之倾圮，祖若宗岂不思修理？但功力甚大，谈论之间，不禁咋舌。遂不果成。癸未岁，余年五旬，读书之志几废，庙貌之坏堪伤。是岁冬，又值大比，余抒愿曰：神其灵兮，扶我荣名。六旬以还，定于结构。果也！季冬入泮，余益感神之灵，而志不替。通年利月，择在己丑桂月动工。历庚寅而告竣。敢云己功，亦以戴神之德斯已耳。爰勒斯石，以见功名之事。虽老勿怠，浩大之功，有志竟成。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穀旦生员郝体仁
谨识



这是一块感恩碑。碑文讲述了郝体仁修缮庙宇的原因和经过，并对神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从落款来看，郝体仁是生员。生员在明清时代是指通过最低一级考试，进入府、县学习的人，就是我们常说的秀才。秀才还要通过科考、岁科、录遗三关后才可以进省城参加乡试。科考是在乡试前进行的甄别性考试，相当于预选考试。岁科就是省主管教育的领导，在三年任期内组织的两次统考，第一年考试叫岁试，第二年考试叫科试。录遗就是对没通过科考和岁科的人进行的一次补考。郝体仁先生老来得志，直到50多岁了，经过许多次的考试，终于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并在1763年考中了举人。在古代，莘莘学子只有成为举人后，才能获得选官的资格。我们可以想象到，郝老先生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于是把中举的功劳归功于庙内供奉的神仙，重修庙宇，以感神恩。

庙的正面侧墙上斜靠着一块石碑，

碑的上部刻有“新建菩萨庙记”的字样，碑文内容已无法辨认了，但落款时间还能看出是“乾隆三十六年六月”。这碑应该是以庙会的名义立的，更加证实了郝体仁重修庙宇的事实。

郝家上山村内，在明朝时候出过很多名人。有右侍郎郝志义，郝志义的儿子郝序，曾任顺德同知。还有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并代理尚书的郝名宦，郝名宦的三儿子郝世禄被封怀远将军，孙子郝允曜也官至刑部侍郎。祖上有这样深厚的学优则仕的氛围，后世出现一半个秀才、举人也是很正常的。但郝体仁中举以后，到底有没有任官，史记、网络毫无记载，村内也没人能说出他的任何信息。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还有一个疑问：郝体仁在1763年中举，直到1769年8月动工修庙，1771年6月完工，并立碑纪念，此时他应该是举人了，碑文落款应该要表明举人的身份，但他还自称“生员”，这是为什么呢？

教育路上的追梦人

◇白小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千秋基业，育人为先。我国著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以德立教，爱满天下”，是“万世师表”的楷模。他爱国爱民爱教育，正是这种深切的“爱”，才有了他那种“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的执着追求。他的一生投身于人民教育的各项革新运动，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在旧中国矗立起一座人民教育的丰碑，铸就了民心所向的一代师魂。

教师，这个神圣的称谓，它如磁石吸引我游离的目光，安抚我躁动的心河，打开我绚丽多彩的人生梦想。

“人之初，性本善”，我相信：每个孩子的心灵都是一颗纯净的种子，都会在教师爱的沐浴下长成参天大树；每一双稚嫩的脚步都会在教师爱的牵引下变成巨龙的鳞爪。正是老一辈教育家高尚品格的感染，也出于对孩子们天真纯洁的喜爱，让我成了教育路上的追梦人。

怀着这么一个信念，每当遇到对学习丧失信心的孩子，我总会跟他讲爱迪生、童第周的故事，告诉他：“每个人的智商都差不多，只要你努力，你一定行！”当遇

到调皮捣蛋的孩子，我会俯下身子，抚摸着他的头，悄悄告诉他：“小家伙，如果你在学习时能静下心来，你一定会非常棒！”当看到不小心误入歧途的孩子，我会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孩子，你的人生路刚刚开始，赶快收住脚步，重新来过，你会拥有一片艳阳天的！”

我曾接任八年级八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心中颇感为难，因为这个班的学生学习不上进，上课经常说话打瞌睡，不交作业的事情时有发生。刚走马上任，就制定了许多班规并屡次强调，以约束调皮的学生。

一阵铃声，政教处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说你们班有两名学生上网。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想到那些去网吧上网的学生，心中的怒火如烟囪中冒出的滚滚浓烟，一个劲地往上冒。我努力告诫自己，要冷静下来，并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要知道苦口婆心地说教和简单粗暴地教育是无济于事的。

晚自习上了，我面带微笑地走进教室，有些知道此事的学生紧张地看着我，等待着暴风雨的到来。

“今天，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大家认为最好的老师是什么形象？请用词语形容。”我微笑着说道。

学生们放松了警惕，纷纷发言。

“心地善良，学识渊博，和蔼可亲，以身作则……”看到我的微笑，学生们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饶有兴趣的议论着，课堂气氛融洽。

“是的，大家希望老师以身作则，设身处地的为学生着想，而且是和蔼可亲，有这样的班主任管理集体，实乃幸事！”我首先肯定了他们。

“可是，今天我班有两名同学晚睡之后溜出学校去上网，让我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依然笑着。

这时，那两名上网的学生自觉站起来承认错误。

“想让班主任设身处地的为学生着想，你们却私自上网，老师可以训斥你，指责你，甚至责令你叫家长。可是真要这样做了，彼此难受，特别是你们的心里会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但你们有了错，不指出来，我对不起你们的家长，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我的良心。”

上网的学生表情严肃了起来，教室里异常安静。

“同学们，你们要求班主任以身作则，说明你们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但是你们对上网的两面性认识清楚了吗？它是一把双刃剑，一不小心就会刺伤自己。不是这样吗？”

“是的。”那两个学生说道。

“能够正确面对自己，说明你有战胜自己的勇气。就以‘上网的利弊’为题写一千字的说明书，再写写你今天受到的启发教育和体会”。我的态度坚定。

第二天，那两位学生将写好的说明书交到我的手里，并有这样的内容：师生之间能够互相理解，师生关系和谐。今天，你没有训斥我们，心平气和，让我们受到了教育。

现在的孩子，道理懂得比较多，但自控能力差。比如这件事情，学生意识到上网是不对的，但经受不起外界的诱

惑，竟夜不归宿，到网吧上网。作为教育工作者，应静下心来，想想对策，心平气和地解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啊，教育是爱的事业！我，一个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老师，我总是对自己说：诚心真爱育精英，呕心沥血甘为尘。衣带渐宽终不悔，一片冰心育英才！教书育人，任重道远，为了托起祖国明天的太阳，为了孩子们美好的明天，为了孩子们将来能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我愿做教育路上的追梦人。

重返大学校园

◇任 佳

大学生活是美好的，却如昙花一现，那么短暂；大学生活是值得回忆的，那里留下了我们青春的影子。转眼已经毕业14年了，有多少人在上班期间还能再次重返大学校园，漫步林间重温大学生活，坐于教室聆听老师教导，与同学们一起吃饭，谈论喜欢的文学呢？我却意外地获得了这个机会，2022年6月18日，我接到陕西省作协新会员培训的通知，地点竟然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西北大学——堪称“作家摇篮”，与贾平凹作校友，想想都开心。

到西北大学的那天，午时前还是阳光明媚，一顿饭的工夫，外面已经瓢泼大雨。因路程较远且身体原因行李颇多，又是电话联系、又是寻找地方，匆匆报到完毕随即来到所住酒店，安置好所有一切已是晚饭时分。用餐时，我们的班

主任李娟得知我因喝药而不能食辣时，立刻安排定点饭店专门炒了两个清淡点儿的菜，并嘱咐培训期间的菜品至少有两个不带辣，让我尝到了大学校园才特有的温馨的味道。

今年正好是西北大学建校120周年，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能在这里学习交流倍感荣幸。课程安排得满满的，而且都是省作协和西北大学精心邀请的作家、教授。从《解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到《当代诗词创作》《小说写作中的几个问题》《浅析我省厚重历史底蕴在网络时代的新创作路线》《中国当代文学视野中的陕西长篇小说》《文学陕军的阶段和思考》《关于散文写作的几个问题》《文学写作，认识力是第一位的》，老师们不遗余力、慷慨讲解，学生们热情高涨、获益匪浅。特别是韩

鲁华、周燕芬以及朱鸿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喜欢听他们的讲座，如夏日里迎面而来的凉风，有醍醐灌顶之势；如漆黑海面上那长明的灯塔，有指引照亮之光……

五天的培训中，李娟和西大其他老师尽心尽力地为每一位学员服务。有一位学员名叫丁彩玲，年龄已经77岁了，但她仍然坚持学习、认真做笔记。“每节课我都听得非常认真，不觉间三个小时就过去了，还想让老师多讲一些……”丁老师说起这次培训激动不已。面对丁老师，李娟所能做的就是安排、照顾好她的一切。因上课和吃住有段距离，李娟便让有车的学员准时接送丁老师；在参观西北大学博物馆时，耳旁总会传来李娟对丁老师的句句关心：“累了就歇歇吧！”而丁老师总会紧跟步伐、认真听讲。一位耐心、细致、有责任心，一位活到老、学到老、孜孜不倦。在这二位的相互关怀中，我也沐浴在大学的温情之中。

文学让我们相聚；友谊让我们永不散场！不管是课间还是饭后，无论是年轻学员还是年长学员，有他的地方就有说不完的话题。来自大荔的王小民、白

水的赵国栋，前者言语不多，但句句精辟。无论是闲暇时间的交流，还是课堂上的讨论学习，不说则已一说惊人；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知识的广度深度，听者受益匪浅、耐人寻味，活生生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后者则热情开朗，亲和力强。报到当晚，就主动与学员联络感情、相互熟悉。我亲爱的室友孟娟，用简单、纯朴介绍她再合适不过了。五天时间里，我们形影不离谈文学、讲家事，像久别重逢的老友，像心心相印的闺蜜。还有一直未曾谋面的魏青锋，我们因稿件结缘，一直线上交流，长达两年多时间，培训让我们相见，文学让我们相知。一手好字的张庚元、温文尔雅的刘娟、才华横溢的李晓光……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忘怀……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五天的朝夕相处换来了永久的同学情、师生情。要想这份美好更长远甚至一生，我能够做的就是在文学这条道路上不断地努力，让这份努力配得上这份美好，让这份美好永远地、更好地存在……

栏目责编 袁亚飞

风吹故乡（外二首）

◇常宏涛

我刚学写生，不会虚构故乡
背起画板，踏上绵延起伏的山峦

冲锋号划开晨曦，爷爷扛起锄头铁锨
最高的山头上，红旗飘扬

父亲跟在老黄牛后面，汗水滴满犁沟
日正当午，母亲挑着一缕炊烟赶来增援

午后的庄前，卷起一道尘土
二叔心灵手巧，耳朵听见了山那边的喊声

一列火车，拉着大都市
开足马力，穿越黄土高原的黄昏

我正要描摹，一股风
挥舞葱郁的笔，把故乡晕染在纸上

亲吻久违的黄土

不要动辄就说魂牵梦绕
分明是风捎来浓浓的呼唤
麻雀不停地欢叫
泥土的芬芳在脚下伸延

羊肠小道早已
隐入深山
宽敞的柏油路，直抵
炊烟袅袅的村庄

原生态的冬暖夏凉
融入了现代元素
一碗小米粥
弥漫着厚道和温馨

白羊肚子手巾

清 涧 河

把羊群赶进栅栏
谁家妹子还在圪梁梁上
使劲招手

远离喧嚣，摇曳在绿浪里的精灵
轻捏盛夏枝头的火焰
丢进清清山涧
安静的面庞，露出了酒窝

大山里的美丽

峰峦薄雾缭绕
一条紫色的裙带
飘向大山深处

我赶紧
拽住一缕柔风
擦亮眼睛



十年

◇白建平

1

冬天，黄河里漂满冰凌
载沉载浮中悠然向南
仿佛一叶希望的舟
带着我的目光抚摸过万千重山峦

2

十年之后，我已然明白
阳光不值得骄傲
如同风雨不需要伤悲
来自大地的声音让我的心执着而平和

3

有温暖的牵挂
有无助的呻吟

有麻木的无语
也有阴暗的尖刺
甚至冰雹、石块从天而降

4

这都算不了什么
想到小草的心还可以微笑
可以坦荡，可以无悔
可以在微醺的午夜发出自由的呐喊
哪怕没有听众，没有回声

5

冬天没有降雪
有些思念更加忧伤
把双脚更深地踏在大地
把目光千百次地抚过山原

清 涧 河

把我的心剑藏在厚厚的棉衣
没有人听见温柔的包裹中锈迹斑斑的争鸣

6

打开一扇奇怪的窗
看见众人描摹五彩缤纷的孤独
自说自话或者瞒天过海
谁的舟能从龙门跃下
回归可爱的自由
在大地的南方建一所自己的房子
享受春风中自然的绽放

7

头上的天蓝得让人心疼
脚下的地荒芜得让人迷茫
一千次的讨论及不上一秒钟的荒诞
把桌子掀翻也无法找到你想要的真理
也许
真理在存在之外
也许，古老的城墙以另一种形式永恒存在
这样的厚度下我的眼泪已经干涸
这样的存在中我脚下的大地也欲抖擞

8

告诫自己和周围的空气
捧着一束阳光行走
怀揣一颗温暖停留
读一行关于爱情的诗
讨论一篇玄幻的文字
谁的道最执着，谁的心最温柔
谁家的老酒让人长醉不醒

9

十年，多少青春老去
多少文字发黄
多少个灵魂发出呐喊
又有多少呐喊带着泥土芬芳
十年，让月光老去几许
让岁月沉淀多少

10

记得十年之前
一行白玉兰树下
一个少年抱着一摞书满脸朝气
在夜色中越走越远

不朽的路遥，永远的丰碑（组诗）

◇惠源祥

车过路遥纪念馆

十年来，我来来往往
奔波在家乡与各地的路上
走东到西、南下北上
经过了多少城市，走过了多少村庄
有许多地方，我早已将它们遗忘
然而，唯有一个地方总是让人神往

清涧县王家堡，一个陕北的村落
一个小小的山庄
然而，它又是一个伟大的地方
一个让亿万青年人凝神
一个让无数奋斗者瞩目
一个让天下普通人心生光芒的地方

总是想起你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我总是想起你
长长的院墙边
一个身材魁梧的陕北汉子
正在身倚砖墙，低头沉思
满脸虔诚的样子，让人羡慕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我总是想起你
甘泉的招待所，烟雾缭绕
一位精神亢奋的作家
正在屋子里徘徊
几近发狂的状态，让人心疼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我总是想起你
西京的医院里
一个病魔缠身的患者
躺在床上，面色发黄
身体孱弱的样子，让人难过

清 涧 河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我总是想起你
你走的每一步，都举足轻重
延大的文汇山上
一棵棵青松都含情脉脉
正如这脚下的黄土
厚重而大气，亘古悠悠

永远的丰碑

信天游不知道唱了有多久
只要高原还在，歌声就不会停息
苍茫的黄土地，像老子的《道德经》
博大精深
“无定河”三个字，最富哲理

大河流过的地方，是久远的鬼方
自然还有一个传奇的匈奴与闯王

哦，路遥

你就像这悠扬的信天游
你的身上有鬼方的影子，或闯王的品质
你的身上汇集了陕北人所有优点与缺点
你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与这苍凉悲壮而悠远深邃的黄土地
多么相像

大河流过的地方，是久远的鬼方
就像这不羁的无定河一样，浩浩荡荡
平凡的世界里，自有他的人生
黄土高原上，矗立着一座永远的丰碑

关于夏天（组诗）

◇鲁秦儿

夏 天

关于夏天，我们该说些什么
绿油油的河流
遍地的藤蔓
还有鲜花开满的原野
可是，这些只是被幸运抽中的一个字符
像大海因沸腾升起的那朵浪花

浩瀚的光阴像永远走不尽的隧道
奔跑的人们，跋山涉水
急切的渴望着光亮
渴望着崭新的雨露
天黑后
暗涌中总有
语言在闪耀

光明和黑暗之间
没有界线

夏天不仅仅只是一个篇章
它有七月的惊雷
八月的炙热
以及九月的平静
对于大地和江河
它就是整整的
人间一生

寻 找

那个诗意的女子
美丽、冷静、穿着华贵的长裙
为了写好那首诗

清 涧 河

为了探索文学、艺术
她到处搜集着
一切关于美、关于爱的事物

她寻找过去历史的足迹
那棵站成了巨人的大树
为何千年后
枝叶还如此旺盛
是为了展示它树杆的粗壮
还是为它深爱的大地
不顾一切遮挡炎热
那个终生为对方付出一切的物种
它的灵魂一定升腾在云端之上

为了长时间寻找
她在四季里穿行
她寻找六月的惊雷和七月的风暴
寻找更新鲜的事物
比如先进的机器、船舶
寻找更多的市井日子
比如更多语种和社会风俗
里面一定有属于大自然最原始的力量

她寻找平等和奇迹
寻找肉体 and 灵魂的共同音符
寻找一种智慧
追溯到历史的源头
如果人与人之间

不再轻慢、虚假
即便是在黄昏
夕阳也如同朝霞一般绚丽

岁 月

当岁月生长到
绽放火花时
路旁奔跑的孩子
停在红灯前整齐的车辆
旅途中擦肩而过的长发女子
地铁上对面坐着的陌生人
在日子的回眸中
已成为氤氲的传说

当光阴的时针穿过黎明
田间觅食的动物
耕地的水牛、犁耙
以及坐在露台就餐的家人
纤细的少女身姿
赤脚在海边漫步的男女
加班到天亮的钳工和程序员
路边盛放的蔷薇
吵闹、涌动的人群
这一切
在岁月的流经中
看起来都如此安详、美好

歌颂所有的日子

我要歌颂所有的日子

布满鲜花的礼堂

初夏的村庄

大海、风浪、还有篱笆墙上的花

那个书写者

每日关注着权威发布

她身居城市

仍要去田间看一看

麦田、布谷鸟

或许能唤醒某个器官的新生

她要走到更远的地方

哥伦比亚湾、密西西比河畔

还有其他各大洲

去聆听、收集不同语种和声音

她热爱这世间的一切时

正如儿时母亲的怀抱下

吸着甘甜的乳汁

生命

才快速生长

倾城恋歌（组诗）

◇ 郑 曼

吹 化

风烟满地的城市
一抬头
就被烟火葱茏
一低眉
思念就会被吹化
岁月很美，很温柔
我们大多时
都是缄默着
只有彼此的心跳
美好而寂静
不必说爱
喜欢就好

在一页页文字的章节里
在一朵花开里
在一滴露水里
相互感知着对方的温度
时间已抚平了所有的褶皱

我足够相信
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
温柔微笑地与你相遇
更长久，更纯粹

飘 零

晨起的雾
揭开了我相思的门帘
我用简单温馨的文字
吐露出了芳心
吟唱起一首陈年的绝恋
席卷着内心的荒漠
等待着一场心的飘零
我想幻化成一只唯美的蝶
只在你的世界里飞舞
捻一垄文字，凝于笔尖儿
墨香轻语着浪漫
紧紧抓住你年少轻狂的心
风载不动的柔情

你温情地拥我入怀
此刻，天地之间
只有爱情的花朵
在私语
依恋着，心跳着
在温润的空气里
偷笑着幸福
生活的平凡浇铸着爱的清新
那份纯美的爱恋
像黑夜一样侵蚀着人的心灵
浅诉着流年的浪漫
在墨香笔尖里感受着幸福

舞 者

重低音的喘息声
很轻，很匀
优美的旋律在血液里流淌
扭动的腰身如跳动的音符

旋转的脚尖
放肆抖动的双臂
都不能打乱你的心率
变换的灯光，起伏的幕布
粼粼折射出美的诱惑

一束幽兰的光照射着爱的孤独
瞬间的定格却散发着醉人的迷离
旋转，大跳

如一团燃烧的火焰
汗水顺着发丝滚落在聚光灯下

你的舞姿与生命一起绽放
如烟花般灿烂
每一个华丽的转身
都是辛酸和苦楚
只把优雅和美在音乐里吟唱
旋律的高潮，拥抱着肉体
淡然的心已被你披上羽翼

舞台下
心的陶醉已超越了掌声
被青春咀嚼的爱情
注定没有结局

雨做的云

一朵淡云
挣脱逃离着阳光的怀抱
天空如一团黑色的火焰
在燃烧，蔓延

在暗淡乌黑的底色里
任凭苍穹遮掩住最后的清丽
独自欣赏着红尘的繁华
仰叹着凄凉的人世

太阳披着袈裟

清 涧 河

走出了厚重的佛界
把透亮的佛珠
挂上了世间的草尘

一把雨伞
宛如一个哽咽的少女
向远方的情郎
诉说着相思的煎熬

远望，是一片朦胧落寞
心情如我的笔尖
只勾勒出岁月的云朵
遗落了美丽的颜色

掠过眼眸
云以雨的方式
落入了大地的怀抱
一丝清凉，穿透了心灵

茉莉花

洁白淡雅，素雅内敛
稀释了夏日的沉闷与燥热
氤氲在室内的香气
使人陶醉痴迷
没有粉没有红
拒绝着黄，道歉着紫
简单到唯一，简单到高雅
你莞尔一笑

我心里瞬间充盈了美好
悠悠弥漫着
含苞，初绽怒放的生命
与我相处，相知，相谈
不争不比，独有一份自在
使陋室变成雅居
使夏有了夏的味道

秋的留白

就那么几片，几缕
足够留白，幽幽地
映衬着最清明的秋日
抬头看，你已被风吹散
如层叠的云，在碧海泛起波纹
灵动，清透
今日的我也很是奇特
追随着你向同一个方向移动
随意，随性
这才有了自然成诗的唯美
历经了酷夏的蒸腾
这时有着归隐的闲趣
窄缝里透着蔚蓝
纯净而美好
你如我作画的纤毫
丝丝带墨地晕染着旷蓝
我心也悠悠而然地缥缈
如醉，如仙

不堪重负的人生（组诗）

◇李晓光

木板凳

这多像一个人弯腰
把自己给了
沉重的人间

高桌子低板凳
其实是一条路线
都是不堪重负的人生

一根穿越森林的木头
走着走着
就走出了人的脚印

大铁锅

这装万里山河的铁器
与全家人一脉相连

把人间最大的苦
独自憋在心里

大水漫灌
浇不灭一堆
行走的火

生铁炖骨盐多了
里面也有
母亲的泪

碗

那年庄稼歉收
全家人吃饭的碗
就变成了土地的颜色

许多事得端得起放得下

清 涧 河

而唯有那只碗
端不起也得端

陈谷子烂芝麻之类的事
经过一定时间蒸煮
必须让一个人消化

一只碗跟了我一辈子
跟了一辈子
张口就空了

一粒沙

都说眼不揉沙
一栋楼不知
吃进了多少沙

筛了又筛
剩下什么
沙子知道

细碎的东西
越容易团结在一起
抵御外界的压力

筛沙工筛了一辈子沙
比一粒沙还轻
从没人提起

石 头

继续待在河边
或一座空洞的山顶
仍是一堆废石

石头下山
像一个人走出了过去
承受比大山更深的重量

制造高山的石头
替人间
制造着一座座更沉的山

楼

非要把分散的走失的
人心焊在一起
疑心越来越重

盖楼的人
盖着盖着
盖出了堆堆乡愁

一栋楼塌了
那是一个人的良心
终结之日

钢 筋

这其实是在搭建
一个人的骨架
我们都生活在大地的心脏里

钢筋

给拆迁工留下许多口实
拆走的全是谎言

把一些地方截断

再焊起来
一根钢才能体面地来到人间

承受着人世间无法言重的苦
让现实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强者往往善于隐藏自己

有时候我们
还是可以离开钢筋的
比如一座土塬

陕北味道（组诗）

◇贺永军

小米粥

游子归来的惬意里
轻轻啜一口童年记忆
岁月甘甜如饴

倏然望见
故乡的塬上
沉甸甸的谷穗
结满乡愁

铺在漫山遍野
从故乡启程走了几十年
回到故乡
只用一闪念

荞麦煎饼

满怀疲惫

从酸甜苦辣的纷扰里走出
品味软糯爽口的荞麦香

就像离家已久的少年
摆脱浪迹天涯的轻狂
一梦醒来
已在熟稔亲切的故乡

杂面叶

轻嚼慢尝
感觉像梦中一样
故乡的味道
弥漫在热切的胸腔

故乡的天很蓝
窑洞前的院子里洒满阳光
白发苍苍的母亲

把台炉火烧得正旺
在炊烟袅袅里
用豌豆和麦子
描出一幅简朴的黑白画
贴在故乡
那个静谧的村庄

土鸡汤

纯正的香
炖入心底珍藏
炖得越久
越是回味悠长

各奔东西
已经很多年了
还是一次又一次想
有一回少年相聚的狂热
用一钵浓浓欢乐
把面黄肌瘦的乡愁
好好滋养

香菇面

很多的喜欢
我们不喜欢表白

那种美好的味道
却在记忆里弥漫萦绕

暮色苍茫里
我带你去深山老林
像一对饥渴的野羊
嚼食松茸、阳雀菌和香菇
饮山岩罅隙泛出的泉水
点燃篝火，暖心
沉醉在故乡的味道
从此大雪封山
与世隔绝

粉 汤

在冬天的城市里
种下雪花
心房像春天一样温暖

到地铁口
等了一回又一回
粉条、豆腐和青菜都已备好
你来的时候
记得捎一些老家的乡音
烩一锅滚烫鲜香味道
品味纯正的乡情

如果可以这样爱（组诗）

◇ 杨 娟

如果可以这样爱

如果可以
我想用一生去爱一个人
爱他的眉毛、眼睛、嘴唇
还有宽厚温暖的臂膀
爱他的自信、执着、笃定
还有不离不弃的深情

爱他微笑的模样
也爱他忧郁的神情
爱他大男子主义的霸气
也爱他细致的体贴
爱他的柔肠百转
一个眼神就能融化我心
爱他的侠骨清风
一个背影也让人神往

如果可以
我愿用生命去爱这样一个人

在错的时间相遇

遇见你
我花光了所有的运气
再也没有能力
去选择对的时间

如果时间可以变换
我们换一种出场顺序
在对的时间相遇
你没有迟到
我也没有等太久

也许世间美好的东西
总会有缺憾
不然怎么会让时间出错
我们在错的时间相遇

爱已成殇

背对背说再见
微笑掩埋了迷离的眼泪
渐行渐远渐无声

那些在心头划过的疼痛
证明爱曾来过
甜蜜的忧伤在风中凌乱
如同蒲公英的约定
注定是一场悲剧

当爱成殇
或许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在一起的时光却是真的

我想离开

我想离开
丢弃一座城
放弃一个执念
割舍一份牵挂
卸下所有盔甲和软肋
像一个逃犯一样
趁所有人不注意的时候
悄无声息逃走
从此，一切与我再无关联
你不能体会这样的狼狈

你不会知道我对自由的渴望

就这样离开
像一个季节的变换
无法确认离开的具体日期
无法阻挡离开的脚步
只是等待一个时机
一叶落地的瞬间
半月升起的时间
或许，就在那一刻
看见一列停靠在站台的火车
北上或南下，走向未知
趁梦想还未彻底死去
身体还未完全麻木

忘记

莫名忘记了好多词语
那些原本三岁就会说的话
长到三十岁居然忘记了
费力寻找合适的词语
想让内心和事实没有隔阂
到嘴边的词语一次次被淹没
对于自己的笨拙羞愧不已
我想我大概是病了
否则怎么会忘记本能
忘记如何用口指认内心
甚至忘记如何说爱你

清 涧 河

大脑疯狂地搜索却于事无补
原来我是真的病了
记忆轰然坍塌
散落了一地词语的碎片
一切终归回到了最初
像我从未想起过一样干净
像我从未忘记过一样安心

执与念之间的距离

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周末
没有谁的电话、信息
不做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事情
只是在家睡个好觉，或者

趁一场不期而遇的落雪
去攀爬小城唯一有故事的山
可是，生活总是事与愿违
隔着 14 寸的电脑荧屏
指尖依然重复着昨天的事情
无关内心，却是生活
似乎看到了未来很长时间里的自己
遥望窗外远处的天空
像极了少女初次失恋哭过的脸
像极了荒芜岁月里不死的梦想
深陷自我设置的囹圄
终究难以逾越一步之遥的自由
其实，执念原本不苦
苦的是执与念之间的距离

夏 雨

◇张庚元

窗外

滴答的雨声清脆悦耳
像整齐列队的神兵从天而降
叫醒了熟睡的人们
那是从天际传来的喜讯
把丝丝清凉带到人间
冲洗满身的疲惫
让持续高温消退
酣畅淋漓到永远

眼帘

圆润的雨珠打在脸颊
如密密麻麻的梭线晶莹剔透
压弯了舒展的树枝
那是久旱逢甘霖的惬意
把朦胧美好送给人间
滋润肥沃的土地
让万物美艳绝伦
浮想联翩至顶峰

远处

巍峨的秦岭若隐若现
似云蒸霞蔚的仙境美不胜收
装点了壮美的山河
那是美轮美奂的真画卷
把无限遐想带给人间
浇灌茂密的森林
让青山绿水惊现
流连往返不知返

梦中

沙沙的声响催人入眠
似美妙婉转的乐曲柔美动听
扮靓了浩瀚的星空
那是永难以忘怀的美景
把惬意舒适送到人间
荡涤跳动的心房
让安顺福瑞常在
如痴如醉到天亮

栏目责编 呼琰栋

笔架山赋

◇师艳斌

望古林森茂然，泉涌习处，奔发八荒，亘古积聚。然年流如梭，天地竞幻，泉乃就溪成涧，每遇季雨聚洪，当劈山为势，力不可当，年消月蚀，陡峭笔直，经年成形。南向去阳成阴，物齐成类，黯然得逝。是因远观水如麻油，清澈如练，故古城得名清涧；只因仰望山壁陡峭，耸如笔架，以喻称笔架山也。

登老关庙西望，小城绕涧东，抱清水福地，面笔架屏风，泉涧叮咚，山水交融，可鉴概貌，处之泰然，遂成佳境流传。春乃万物萌者，顺天地、影生相、循自然，厚冰走桥，暗流涌动。既阳三月，暖冰融泉，春风浩荡，流水云在，蕴甘澄洁，息息俱兴；夏乃万物发者，朝阴阳、物华发、英成秀，日散千里，百绿纵容。每遇狂雨，山岩狙洪，涨岸少蚀，纵山突出，无晚天下，生生皆高；秋乃万物蓄者，谓平容、天以

急、地以明，漫山色彩，果实累累。落叶留离，沃土肥田，环宇大地，纵横阡陌，就来即寒，藏之积也；冬乃万物闭者，白露下、物以归、百灵藏，气冷冰寒，温湿无存。水雪稀怜，不及数阳，生气蕴积，德藏臻载，亦如山之松柏幽幽，皆蓄势待发。终年景色毓秀，日暇百顾，息息相关，生民重也，念之赞之。

全秦之北户，关中之咽喉，北及榆塞，南通关洛；忠襄故里，景其芳躅，英雄传奇，气贯长虹，古骚客留墨，今烈士常眠。亘灵犀万物有神，载自然以行运；度气量以无穷，求天下以和谐。数临顶会意，目及百里阔东西南北，脚步难行及尺寸分厘，常无得而返。然则乡情喊喊，四时相映，万虑千思，有形无神，终不得托。望众山丛壑，飘渺千里，雾蒙霭霭，曲奇弯转。今旧貌换新，扩石阶、建阁楼、耸宝塔、兴公园，群

清涧游赋

◇常 诚

岁在己亥，时维国庆。秋色余绿，金风满枝。应同窗之邀，临婚式致贺。游览清涧“三景”，好友向导讲解。山路百折，枣林四布。荒野秋色，鸣啭欢送。感斯胜览，赋文抒怀。

太极圣境，天造奇景。位清涧赵家畔，黄河流转成形。晋陕相望，形伟势雄。动静相宜，阴阳相生。一岛琼晖，两岸胜境。群山连绵，河水萦带。逐浪吞波，其形瀚瀚；曲水抱岛，其势赫赫。深涧腾雾，奔流九曲；宛若游龙，挟日千里。龙马河图，伏羲耆例；神龟洛书，怀抱其间。观天象定青龙，听风声知八卦。河山之峦，河环山山绕河；阴阳之合，山抱河河连山。临海观远，美景以怡倦眼；吟诗舒臆，逸兴而遣疏心。

山茫茫，层次近远，壑壑万千。西稼襄蔽地，满野葱茏；东古城芜杂，小街嚷嚷，人车如蚁；南北高楼林立，晚霓虹闪闪，远穷壤极也。怀古人聚地，造化

载言载笑，至鱼儿岌。斯形若鱼，故而得名。古为军事要冲，历是兵家必争。险竣天成，易守难攻。居高临下，心怀激荡；目控西东，豪情铿锵。万里长城，挺神州之脊梁；九曲黄河，汇炎黄之文明。忆往昔，刀光剑影，沙场点兵；看今朝，旅游胜地，纵目云天。

北国风光，气象万千。黄原莽莽，白雾蔼蔼。丘陵起伏，沟壑纵横。丹青百丈，涂鸦岌梁；水墨千层，尽染草木。远山驰于白云之上，鲲鹏击水；苍鹰腾于宇宙之间，一飞破天。《沁园春·雪》，千古绝唱。吐纳风云，飞扬情志。述评帝王，气盖古今。胸襟豪迈，独具神韵。设喻用典，谈笑风生。还看今朝，洞悉未来。震撼山城，御用和词；重奖征文，

非常，法则天地，象似日月，不可得叙，许许众生，不得悟道。常念青山涧水之美，美至极也，先贤留名；如今后生强，革旧鼎新，既如继望。

清 涧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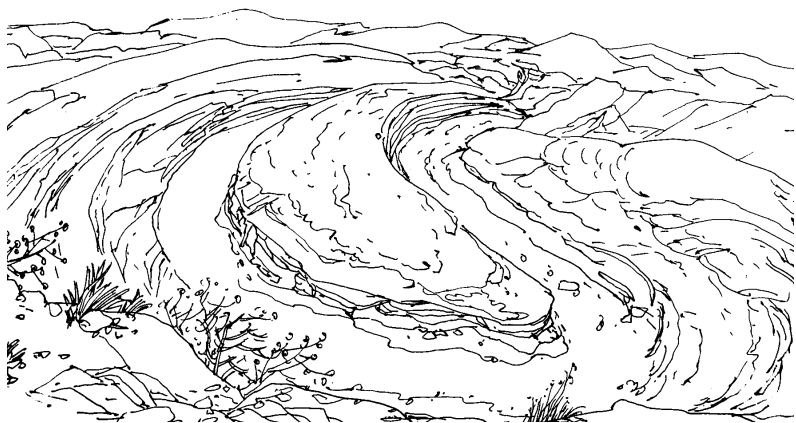
才者不应。坚定信仰，抗日反蒋。俯瞰战场，旋转乾坤。经营山西，高瞻远瞩；东征宣言，昆仑情怀。一代伟人，天之骄子。

忆古抚今，思接千载。往昔逐鹿中原，近代内忧外患。三座大山压顶，九州黎庶涂炭。共产党人，醒国民以昭焕；工农红军，拯社稷于危亡。军民鱼水，纵横疆场。星火燎原，开启新篇。金水桥边，发之浩叹；天安门上，响之宣言。民族站起，梦想初圆；醒狮振吼，一统河山。岁月如梭，七十华诞。举国欢歌，奏时代之凯歌；世界瞩目，耀中华之璀璨。三军列阵，万众并肩。彩车欢欣，利器威猛。加油撸袖，复兴圆梦。

噫嘻！清涧宝地，人杰地灵。女妖媚、男刚勇，代有豪杰；文人仕、武建功，辈出英雄。一九二七，民族危亡，清涧起义，播植火种。枣林会议，指明方向。军民团结，铁壁铜墙。抛颅洒血，图存救亡。杀寇斩酋，美名远扬。许身报国，魂播八方。

与吾同行，亚飞兄也。挖掘传奇人物为其能事，宣扬革命事迹是其匠心。拜访好友，冯卫东者。躬身商道，固守正心；博言善辩，追慕老庄。余，一介书生，自负逸士。盼取天池之水研墨，幻用上仙之笔写赋。此行甚乐，乃而作文。

栏目责编 贺志勤



守陵人（无场次话剧）

◇许 艳

时 间 1996年—2019年

地 点 陕西某县

人 物 黄大山—男，正科级干部，离岗后义务守护烈士陵园24年。

刘秀兰—女，黄大山妻子，家庭妇女。

王祥云—男，民政局局长。

黄增东—男，黄大山大儿子，农民工。

黄大亮—男，黄大山二儿子，饭店老板。

黄艳梅—女，黄大山女儿，敬老院临时工。

郝向荣—男，黄大山好友，枣厂经理。

高志民—男，烈士陵园工作人员。

高 娜—女，高志民女朋友。

寻亲者—女，烈士家属。

陵园附近居民甲乙丙及陵园工人、参观者若干。

【幕启】

【低沉凝重的音乐声中，舞台推出剧名：“守陵人”。】

【画外音起（与字幕同步）

黄大山，1940年生，陕西人，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正科级领导干部，1996年离岗后开始义务守护革命烈士陵园。24年间，他亲手为烈士陵园种下松柏3000多棵，为烈士寻亲18宗，接待来访来客20余万人次，义务讲解15万余次。几十年，他积极传播革命烈士精神，赓

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光渐起：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草坪葱郁，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直穿云霄，一座座烈士墓碑整齐排列。】

【一束强光照在黄大山和妻子刘秀兰身上，他们正在一前一后地擦着每一块墓碑。】

刘秀兰：老头子，你可悠着点，别忘了自己的身体。

黄大山：知道了，擦了这块墓碑咱就收工。

刘秀兰：呵呵！你还别说，这陵园几天没人侍弄，就开始变得邈里邈遑不成样子啦！

黄大山：那还用说，现在你再看看，是不是又焕然一新了？

刘秀兰：是啊！一砖一石、一草一木、一碑一刻好像又都活过来了。

黄大山：他们可都是有灵性的。

刘秀兰：你还别说，这些年，这些牺牲的老同志，有你照看着，有这么个绿水青山的家，也算是享福了。

黄大山：我也算是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光转】

【1996年春，黄大山家。室内陈设简陋，黄大山背靠在椅子上，静静地望着墙上母亲的遗像，不时地拭擦着眼泪，妻子秀兰端碗上。】

刘秀兰：你多少吃一口吧，我想九泉下的妈也不愿意看着你这样。

黄大山：我对不起咱妈，对不起……

刘秀兰：在找爸的遗骸这件事上，你已经尽心尽力了。

黄大山：还不是没有结果？就这样让妈孤零零地一个人守着棺材盖走了……五年前，我可是答应过她老人家的。

刘秀兰：或许……或许有一天会找到的……

黄大山：可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我只要抬头看到咱妈的遗像，就会想起咱妈说的话“活着守了50年的寡，死了还要一个人躺在坟墓里”。我的心就跟针扎一样难受……

刘秀兰：你不要这样，烈士陵园里不是每年都会有阔别已久的亲人团聚的事吗？说不准哪天咱爸就找到了。

黄大山：（一时冲动而起）陵园？对，我何不去那里守着，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刘秀兰：（阻挡、摸头）你没毛病吧，那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

黄大山：（欲走）我知道，我这就去找王局长谈谈。

刘秀兰：（阻止）我不准你去！

黄大山：（边走边说）可我知道你永远都是支持我的。

黄大山：你个死倔头……你回来……

【光转】

【民政局会议室。全体干部职工正在开会。】

王祥云：今天的会就一个议题——关于烈士陵园管理人员人选的问题。烈士陵园是我们后人为纪念革命先烈所修建的园区。既然建，就得有人管。可这个代表红色革命的阵地，三年内换了15个管理员，包括今天又要撂挑子的高志民同志。原因很简单，我们派去的人，不是干两三个月就谎称有病要请假，就是家里困难重重，无法克服。更有人说守着那个鬼地方，心里害怕，晦气。其实啊，我们心里都明白，去的人是嫌弃守陵这份工作不光彩，是嫌弃没待遇，是嫌弃孤僻难

熬，是怕吃苦受累。就这样，导致陵园内现在荒草丛生，地上垃圾成堆，黄土漫天飞扬。今天，我陪着上级领导去陵园祭奠，我这张脸快丢尽了。

（左右环顾）

王祥云：大家都说说吧，我们的陵园到底该怎么办？

（大家四下观望，却一言不发。）

王祥云：大家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

黄大山：（左右看看）王局长，我说两句吧。

王祥云：老黄？你怎么在这儿？

黄大山：我虽然退居二线了，可我现在也算是咱民政局的一员嘛！

（众顿时交头接耳）

王祥云：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民政局正科级干部黄大山同志。

【众齐鼓掌】

黄大山：各位好！今天我是有事要找王局长，赶巧大家在开会，我也就毫不客气地进来听会了。刚才王局长说到烈士陵园管理人员人选的问题，我一下乐了。不瞒大家，我今

天来找王局长，就是想申请去陵园工作。

【所有人都用质疑的眼光投向黄大山】

众同志：您去守陵园？

王祥云：您这不是和我开玩笑嘛！

黄大山：怎么？觉得我这老同志不中用了？

王祥云：没有，没有，我感谢您对我工作的支持，可我不能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说我王祥云再没人可派了，居然让一位退居二线的老领导去守陵园。这传出去不是笑话吗？

黄大山：实话告诉您，我去陵园，不为别的，是为了寻亲。

王祥云：寻亲？

黄大山：1947年转战陕北期间，我的父亲随军去打仗。50年了，至今尸魂未归。十天前我的母亲去世了，临殁前她老人家还念念不忘找我父亲一事。作为儿子，这么些年了，找不到父亲的遗骸，我的心里着急啊。因此，我决定去守陵园，或许在那里，我还能获得一线希望。

王祥云：老黄啊，请相信，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每一位革命烈

士的。您父亲一定会找到的。但守陵园这件事，您还是好好考虑一下。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里，大家先散了吧。

（大家纷纷走出会议室，只剩王局长与黄大山）

王祥云：老黄啊，几十年了，您这冲动的脾性一点儿都没变。

黄大山：我做这样的决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不能对我的母亲言而无信，让她活着守寡，死了也守寡。再说，我去守陵园，也算是我黄大山为您工作上分愁解忧嘛！

王祥云：可那里环境条件差、交通不便……还有……

黄大山：放心吧，当年红军可以克服千难万险，现在我们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只要能找到我父亲，这份罪我愿意去受，您就当是给我一个机会。

王祥云：（上前双手握住黄大山的手，激动地）既然如此，我愿您早日找到老人的遗骸，也感谢您对我工作的支持。陵园有您在，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定能看到陵园的草绿起来，花开起来，树木长起来，您一定能给长眠在那里

的1502名烈士一个崭新温暖的“家”。

黄大山：哈哈，您这是给我布置任务了嘛！不过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光切】

【两天后，烈士陵园内，遍地荒草丛生，垃圾成堆。高志民与居民甲、居民乙、居民丙吵架】

高志民：（指着居民甲）你把苹果放下。

居民甲：这又不是你们家的！

高志民：可我是这里的管理员。

居民乙：知道，我们就摘几颗苹果吃！

高志民：那也不行，你们没看见墙上的制度吗？

居民甲：哪里有？

居民丙：就这破地方，要不是这两颗苹果，谁稀罕来呢！

居民甲：就是。

高志民：我说这位同志，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里可是烈士陵园。

居民乙：你也真好意思说？你自己看看你管理的这陵园，这跟拴条看门狗有什么区别？

众居民：哈哈！

高志民：好你个狗娘养的，你敢骂我？

【高志民拿起棍子追打居民

甲乙丙，三人逃跑，却与提着行李，穿戴整洁、西装革履的黄大山撞了个满怀】

黄大山：哎呀呀！我说你不会看着点，你看看……（行李洒了一地）

高志民：老领导？

黄大山：高志民，好你个臭小子。昨天会上就听说你在这。

高志民：您这是？

黄大山：我……来这儿上班。

高志民：上班？……就您？

黄大山：怎么了？

高志民：您快别拿我开涮了，就您这领导身份，您这穿着……

黄大山：怎么，这有什么不妥当的吗？

高志民：不瞒您说，我都想辞职了。这里根本就不是活人呆的地方。您看看这环境，看看这条件，一个人呆着的时候，想要说句话的人都没有，真是能急死人。

黄大山：哈哈，你小子，来，快帮我把行李拿上。

高志民：（接过行李）老领导，他们不会是看您退居二线了，专捡软柿子捏吧？

黄大山：看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是我自愿来的。

高志民：我真搞不懂，还有人稀罕来

这里工作。

黄大山： 呵呵！不是我稀罕这里，而是我必须要来。

高志民： 为什么？

黄大山： 你以后自然就知道了。

【寻亲者上】

寻亲者： 同志，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高志民：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我告诉过你，这里确实没有这个人。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寻亲者： 可我实在没有可找的地方了。

老 黄： 怎么回事？

高志民： 来寻亲的，可这里确实没有高占明这个人。

寻亲者： （哭泣）我可怎么向我妈交代呀，我答应过我妈，等她十周年祭奠日，一定让她和我爸团聚。

黄大山： 这位女同志，你先别哭，你告诉我，你知道你爸的哪些信息？

寻亲者： 我爸叫高占民，1924年生，我就没见过我爸的面。

黄大山： 唉！还有比我可怜的人了。

寻亲者： 我妈更可怜，为我爸守了一辈子活寡，进棺材了，还和我爸团聚不了。（抽咽）

黄大山： 你放心吧，这位女同志，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你找

你父亲的，我是这新来的管理员，我叫黄大山。

寻亲者： 你说的是真的？

黄大山： 请你相信我。

寻亲者： （寻亲者欲跪）拜托您了。

黄大山： （黄大山忙扶起）您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我们一定抓紧时间调查，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

寻亲者： 哎！哎！谢谢您！我等您的消息。（下）

高志民： 老领导啊，她都找了几十年了，这一时半会儿，咱们哪能那么容易找到。

黄大山： 我哪能不知道呢……可我们还是要给她们信心，给她希望……

高志民： 烈士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每到清明节，来祭拜先烈的人那么多，可总有些烈士墓前空荡荡，无人祭奠。

黄大山： 这……（黄大山陷入沉思中）

【光渐渐暗下去，舞台右面一束微光里浮现出黄大山母亲的形象，画外音响起】

黄母亲： 大山啊，妈这一生和你爸在一起的时间仅仅有两年三个月，其余的日子妈都在等你

爸，白天等，晚上盼，就盼着哪一天你爸突然就出现在我面前，我能再给他做的吃一碗热腾腾的面……

黄大山： 妈……妈……

【光暗】

【半年后，烈士陵园，黄大山穿着老农民的衣服，灰头土脸。陵园工作人员纷纷扔镢头】

黄大山： 大家这是想干什么？

工人甲： 我们要请假。

工人乙： 对，我们请假，不干了。总
不能把咱们这些工人天天当成老农民使唤吧！

黄大山： 我知道大家这段日子辛苦了！大家再忍忍吧。现在正是栽树的好时机，我们不能错过这么好的土墒。

高志民： 老领导，大伙不是不给您面子，（倒地）是实在累得撑不住了。

工人甲： 我这胳膊这两天疼得都抬不起来了。

工人乙： 还有我这腰，都直不起来了。

黄大山： 这可不行。这样，何时才能让烈士们有一个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家”？

工人乙： 我说老黄啊！一个好的环境

和一个坏的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有本质的区别吗？

工人甲： 死者长已矣，身后再怎么享受殊荣，对他们又有何价值？

工人乙： 这些年，这烈士陵园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黄大山： 但今天不一样，既然组织派我来管理陵园，我就必须善待这些烈士，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

工人乙： 可我们这样累死累活，又有谁看在眼里？

工人甲： 我们不要做默默无闻的付出者。我们要像你一样，多挣工资。

高志民： （上前把工人甲推倒在地）你胡说什么呢？

工人甲： 我怎么胡说了，这不明摆着的事嘛？

高志民： （愤怒）你们太过分了。他可是义务守陵的。

工人甲： 谁信呢！

工人乙： 我们走。

黄大山： （镢头垛地）怎么？工作辛苦点就想撂挑子了？就想着逃避了？那如果派你们上战场，让你们和敌人真刀真枪地去打仗，你们是不是也会

当逃兵？

【所有人低头默不作声。黄大山的三个孩子相继上场】

大 亮： 爸。

增 东： 爸，出什么事了？

黄大山： 你们可算来了。快去拿镢头，挖坑。

增 东： 爸，我那工地上耽误一天扣12块工钱呢！

大 亮： 爸，我也只能帮你两小时，一会儿我饭馆还忙着呢！

艳 梅： 爸，你说你为了寻找我爷爷，非得来这种地方。这倒好，还让我们姊妹几个跟着受苦了。

大 亮： 你看看你自己，整个儿成了一个老农民了。

黄大山： 老农民怎么了？你爸我就是泥腿巴子出身。

大 亮： 爸……

增 东： 要我说，爸，你就别干了，你在这陵园也呆了快半年了，该了解的也了解了，还不是没找到我爷爷？听我们姊妹几个一回，咱回家吧……

黄大山： 我不能回去。

大 亮： 爸你真是老糊涂了。要找我爷爷有千万种办法，为什

么非得要这样，为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亡灵累死累活呢……

黄大山： 你胡说甚了？

大 亮： 我说的是心里话。你自己瞅瞅，现在还有几个人像您这样，哪个不是生怕自己的日子过不好了。（指着烈士墓碑）他们都死了，你们每天还为他们受苦受累。有意义吗？有那闲工夫，你也顾及顾及咱的家，顾及顾及我们姊妹几个，顾及一下活着的人……

【黄大山按耐不住心里的怒火，上前给了大亮一个耳光。】

黄大山： 你……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你不知道你爷爷是怎么死的？没有他们这些烈士，怎能有你们的今天。

增 东： 爸……

艳 梅： 爸……

大 亮： 哼！那是时代造就了英雄。那是他们没有生在和平年代。

（大亮气冲冲跑下）

黄大山： 你……

【站立碑前】

黄大山：革命先烈们啊！都怨我黄大山教子无方，让孩子冒犯你们了。在这里，我替他们说声对不起。（黄大山深深地作揖）我黄大山当初来陵园的时候，就是为了寻找父亲的遗骸。时至今日，我还没有找到我的父亲……（难过）也许…也许…我在想，把陵园改造好了，给你们一个绿水青山的家，就是对我自己的一份安慰，是对父亲的孝顺。（站起对着众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些自私了，让你们跟着吃苦受累……

增 东：爸！

高志民：老领导！

众甲乙：老黄……

（黄大山望着纪念塔，缓缓站起来，按耐不住内心的苦，突然放声大哭。）

【光暗】

【1998年秋】

【烈士陵园。高娜匆匆上，高志民紧追其后。】

高志民：高娜，你站住。

高 娜：凭什么？

高志民：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高 娜：有什么好解释的，这都三年

了，我在你身上浪费了三年的青春，直到今天，你还在这个鬼地方工作着。

高志民：给你说了多少回了，这里长眠的可都是革命烈士，不是什么鬼地方！别忘了，你的爷爷也是一名革命烈士。

高 娜：那又怎样？这些年来，死了连个骨灰都找不到。害得我奶奶守了一辈子寡。

高志民：可他们是人民的功臣。

高 娜：别给我说这些没用的。我只关心你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地方，到时候我也可以高昂着头告诉别人，我男朋友在某某机关上班。

高志民：为了你，我也想离开这里。

高 娜：结果呢？我要的是结果，没结果咱俩只能一拍两散。我妈现在天天催着我，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高志民：那咱可以先结婚嘛，结婚后再慢慢想办法。

高 娜：万一结了婚你还是调不走，我不是跟着你跳进了火坑？

高志民：高娜，你说什么呢？你到底在乎的是我这个人，还是我的工作？

高 娜：我是在乎你，可工作问题不

解决，我们只能分手。

（跑下）

高志民：（追）高娜。

（黄大山抱着资料上，与高志民撞了个满怀）

黄大山：志民，我正要找你呢！

高志民：（着急）什么事？

黄大山：这几日，我细细品读你提供的这些资料，我这心里一遍遍翻滚起浪，激动万分，一个个烈士鲜活感人的战斗故事，就像一幅幅画面呈现在我面前，我甚至能看到自己父亲奋不顾身战斗的样子。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高志民：（激动）那又能如何？即使能得到人们对烈士的敬仰之心，却难以扭转人们对我们的陵园工作人员的态度。

黄大山：怎么又和女朋友闹别扭了？

高志民：人家要分手了。

黄大山：是因为工作问题？

高志民：（眼里含着泪水）可不是嘛！老黄，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心里有多憋屈。我是农村娃，我爸我妈费尽辛苦，好不容易供我读完大学，他们

就盼着我能有一份好工作，能早点成家立业。可就因为我在烈士陵园工作……

黄大山：我明白，一个年轻人在这种地方工作是不体面的，不合适。

高志民：可不是嘛，我们的工作被人瞧不起，被人说是晦气，弄得我现在出门老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三分。

黄大山：你应该找领导好好谈谈。

高志民：谈了，领导说，有些工作必须有人去做，如果人人都奔向好单位，那谁来做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工作呢？

黄大山：话不假，可现实也是……

高志民：哎！

黄大山：别心灰意冷，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千千万万的人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既是为党和人民守护历史家园，也是替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报答党的恩情。

高志民：（冷笑，自我嘲讽）呵呵！我们不是孔乙己，我们胜似孔乙己呀，唉！

【光切】

【1999年3月，清明】

【烈士陵园。绿意盎然，庄

严肃穆，革命纪念馆人来人往。】

【老师带领着小学生们举行祭奠仪式】

【师生们全体立正，向烈士纪念碑行鞠躬礼。】

【黄大山一身中山装打扮，站在前面】

黄大山：祭奠仪式正式开始。

【出旗，少先队员敬队礼】

黄大山：唱国歌。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众人齐唱）

黄大山：献歌。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学生齐唱）

黄大山：向烈士敬献花篮，整理挽联。（学生代表敬献花篮，整理挽联）

黄大山：向烈士三鞠躬。（师生齐鞠躬）

黄大山：管乐队呼号奏响。（演奏）

黄大山：瞻仰烈士纪念碑。

【同学们散开】

同学甲：黄爷爷，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烈士的故事吗？

黄大山：好啊！那爷爷就给你们讲讲白明善的故事。

同学们：（一群同学围上）太好了！

黄大山：同学们，在这块红色土地上，曾有 1502 名优秀儿女为国捐躯。他们个个顶天立地，

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白明善烈士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传奇色彩的革命先驱。他生于 1897 年，死于 1932 年，字乐亭，陕西清涧人……

【黄大山的讲解慢慢隐去】

【光转】

【舞台出现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白明善、李象九、唐澍、谢子长等英姿勃勃地走在队伍前列。服饰驳杂的新兵扛着步枪、红缨枪、大刀，如正规军一样，雄赳赳气昂昂地跟在队伍后面。起义军唱着军歌：

陕北来了个害民贼

名叫井岳秀

背叛大革命

甘做军阀奴

纵杨袁杀名流

罪属莫须有

先打高双成

活捉井岳秀

志愿不遂目的不达

至死不回头

白明善：活捉井岳秀！为石谦旅长报仇！

清 涧 河

众士兵：活捉井岳秀！为石谦旅长报仇！

众士兵：（鸣枪）起义啦！
【舞台出现战火连天的景象。突然白明善受了重伤。】

【光暗，又渐起，黄大山讲解的声音出现】

黄大山：这是1927年10月，白明善和唐澍、李象九、谢子长领导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

黄大山：1931年农历正月初二，由于叛徒告密，白明善不幸在清涧县城被捕，被押至榆林监狱（陕西省第三监狱）。

【舞台出现白明善在狱中受尽敌人皮鞭抽、杠子压、灌辣椒水、上老虎凳、跪火绳、十个手指指甲缝钉竹签子、上绞刑架等种种酷刑折磨。】

敌 人：只要你说出来还有谁是共产党，我可以保证你今后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如果你不说——

【敌人拿着鞭子向白明善示威】

白明善：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人的气节不能丢，你们休想从

我嘴里得到任何关于我党的机密。

【一阵酷刑使向白明善】

敌 人：说不说？

【白明善毫不理会】

【白明善被绑在绞刑架上，可他依然镇定自如】

【白明善一上绞刑架，被绞刑架绞得昏死过去，敌人放下白明善】

白明善：（醒来）你们可以杀死我，绞死我，可你们的诡计休想得逞。

【敌人气急败坏，再次把他绞晕过去，再次把他放了下来】

白明善：（醒来）任你们上刑，我没有骨头就不干这事儿！

【敌人发疯般地将白明善第三次绑上绞刑架】

白明善：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黄大山：（潸然泪下）白明善就这样英勇就义了。那一年，他才36岁……

【老师、同学们抽噎着】

老 师：同学们，先烈们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就这样一个一个英勇牺牲了。我们一定要继

承先烈遗志，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同 学：（几次高呼）继承先烈遗志，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光切】

【烈士陵园早晨，黄大山正在扫地】

郝向荣：黄大山。

黄大山：老郝，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郝向荣：这不刮风，我也得来看看你。

黄大山：哈哈，枣厂生意还好吧？

郝向荣：开业几个月了，这不，就等着你来当副经理了。

黄大山：那你恐怕得等到猴年马月了。

郝向荣：什么意思？你还真准备把这后半生献给陵园了？

黄大山：那当然了，我黄大山人老心不老，老牛拉车不回头。

郝向荣：你这又是何必呢？一分钱也不多挣。跟我干，我每月给你开两千块工资。

黄大山：你的糖衣炮弹打错地方了，在我这里可不管用的，你知道我一向对钱看的淡，钱是勾命的鬼。

郝向荣：可你也别忘了，有钱能使鬼推磨。

黄大山：威武不能挫其锐，利禄不能动其心。

郝向荣：没有钱给你作支撑，你的付出再有价值，又能如何？

黄大山：只能说明你对我还是不够了解啊。唉！

郝向荣：我了解，你是一个揣着信仰当宝贝的理想主义者，而我呢，则是一个揣着钱才心里踏实的生意人。我们两个联手，那就叫“理论”联系“实际”，合作共赢。你就踏踏实实跟我一起赚几年大钱。

黄大山：老郝啊，我知道钱是好东西，谁不爱？要是没来陵园，或许我会听你的劝。可现在……

郝向荣：现在也不迟呀。

黄大山：只可惜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当初的我了，如果说当初我是为了寻找父亲的遗骸，那么现在，我更多的是为了这些烈士才守陵的，当我听着白明善、惠思温，听着一个个烈士感人的革命事迹，我真觉得我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再说，这里真的需要我，你看看现在的陵园，我哪里能走得开啊？

郝向荣：这里这么需要你，给你挣钱吗？我可是能给你开工资

的呀！

黄大山：这是钱的事吗？我现在一走不就是“撂挑子”吗？这样做能对得起胸前的党徽吗？

郝向荣：那你这样做能对得起你的“口袋”吗？

黄大山：（笑着）你也是党员，那咱就按组织原则办事，你这个少数就服从烈士们这个多数嘛！

郝向荣：又跟我打马虎眼，唉！怪不得秀兰拿你没办法。

黄大山：呵呵……呵呵

【光切】

【2001年清明节】

【烈士陵园：纪念塔前挂着横幅“不会忘记你”烈士寻亲专题活动】

【前面站着一排相关单位的领导，黄大山站在主席台前发言】

黄大山：哲人有言“人类最震撼的秉性在于为他人工作，为后代牺牲”。革命战争年代，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变得遥远而陌生，但我们的记忆不能因为久沐和平的阳光而模糊，我们永远也不能忘了那些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他

们当初为了革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牺牲后久久找不到亲人，有的甚至无名无姓。今天，我们在各相关单位的通力协作下，在烈士家属、热心人们的共同支持下，在这里举行这次寻亲活动，目的是为了帮烈士找到家，圆亲人一个梦，让烈属安心，让英灵安息。同时也是为了弘扬革命精神，将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掌声再次响起）

黄大山：近三年来，我们通过不同渠道挖掘资料，已整理出20名烈士的线索，我们在各级媒体上刊登了寻亲启事，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让各位先烈与他们的亲人早日团圆，让烈士的英灵能早日回归故里。

黄大山：当年，他们为了我们流血牺牲，今天，我们给他们圆一个回家梦。

（掌声再次响起）

寻亲者：黄大山啊，找到了，找到了，和我们失散了整整五十年的父亲找到了。（众人围上）

黄大山：真的吗？

高志民：老领导，是真的！

寻亲者：这回，我妈和我爸终于能团聚了。我谢谢您，也谢谢高志民。（下跪）

高志民：（扶起）阿姨，您快快起来。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不用那么客气。

黄大山：这位同志，让你们苦等了这么多年，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高志民：老领导，你知道吗？她就是我女朋友的姑姑。我女朋友说了，决定下个月就要跟我举行订婚仪式呢。

黄大山：哈哈！你小子！好事终于来了。

高志民：从今往后，我就可以安心地在这里工作了。

寻亲者：孩子，我支持你！你们圆了我们几十年的梦，了却了我们一大家子人的心愿。我要感谢你们！（落泪）

黄大山：当初，我是为了寻找父亲的遗骸才来守陵的，虽然到今天我还没有找到父亲，可我能帮助别人找到亲人，圆你们一个梦，我心里很欣慰，很高兴……

（掌声再次响起）

【突然，一阵急促的喊叫声打破了现场气氛】

艳梅：（泣不成声）爸，爸，我哥他……

黄大山：怎么了？
（众人慌忙围上）

艳梅：我哥在工地上为了救工友，被钢筋架砸得昏迷不醒，刚刚送进手术室，大夫说能不能活着从手术室出来都难说
（哭着）

黄大山：（脸色大变）什么？

众人：你快去看看。

黄大山：这——

众人：这儿有我们呢。
（黄大山和艳梅匆匆跑下）

【光转】

【医院里，增东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医院门口，黄大山、刘秀兰，大亮、艳梅着急的等待着。】

大亮：大夫说，我哥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只是以后恐怕再也干不了营生了。

黄大山：脱离危险就好，就好。

刘秀兰：孩子以后可怎么办呀？（捶打黄大山）都怨你，都怨你。

艳梅：妈，你冷静点。

刘秀兰：（痛哭）我那苦命的孩子啊，你为什么舍命去救别人？孙子已经没了妈，你还打算让

- 孩子再失去你这个爸爸吗？
- 黄大山：你能不能冷静点，增东他这样做是对的。
- 刘秀兰：你还是他爸爸吗？
- 黄大山：他是我的儿，这是一辈子都更改不了的事实。
- 刘秀兰：这回你该满意了吧，有了一个舍己救人的儿子你该高兴该骄傲了吧？
- 黄大山：你！真是不可理喻！
- 刘秀兰：我不可理喻？要不是你在那么晦气的地方工作，孩子能成这样吗？
- 黄大山：你说什么……我没想到连你也信这些……
- 艳梅：妈、爸，你们能不能别吵了？
- 大亮：爸，要我说，你还是辞了陵园的工作吧。
- 黄大山：说的轻巧，哪能说辞就辞。
- 艳梅：我哥他都成这样了，我嫂子刚去世不久，孩子还小，我妈她一个人，根本照顾不了这个家。
- 大亮：艳梅说的对，我们都有各自的家，我饭馆那么忙，根本没时间照顾我哥，艳梅在敬老院每天要照料那么多老人，忙得团团转。我哥你总不能撇给我妈一个人管吧？
- 黄大山：可陵园现在正在改造的关键时候，纪念馆才开工没几日，不能离开人！
- 刘秀兰：还想着你的陵园，家重要还是陵园重要？孩子重要还是那些烈士重要？这个家你是打算不要了吗？
- 黄大山：孰重孰轻，不需要你教我。
- 大亮：爸，既然今天话说到这儿了，我也说两句。您当了一辈子领导了，在工作岗位上立下了汗马功劳，人人称赞，给你扣上了那么多光环。但在家庭问题上，在子女问题上，你自私，非常自私！
- 艳梅：二哥！
- 大亮：从我记事起，这个家一直是我妈里里外外操持着，你为这个家管过什么？操心过什么？又付出过什么？长这么大你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我们姊妹三个的个人问题。每次一提，你总是大道理一套一套的。
- 黄大山：我知道我亏欠这个家，亏欠你们，可我爱这个家，爱你们。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这一生深受党的教育，凡事对自己要求高，自然对你们

- 的要求也高。所以我不会利用我的职权走歪门邪路，不想让别人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虽然我当了一辈子穷官，我自认为给你们挣下的最值钱的家当就是“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 大 亮： 好，真好！这就是你，你宁愿看着我大哥这些年天天在工地上吃苦受累，你都没想过帮帮他，哪怕在你手下干个临时工；艳梅天天在敬老院伺候着一堆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头老太太，你也没想过要帮帮她。
- 艳 梅： 二哥，你不要再说了。
- 黄大山： 凡事要靠自己努力，前途要靠自己争取，不能靠天靠地靠别人。我没告诉过你们吗？
- 大 亮： 你是告诉过，正因为这样，这些年，我们姊妹几个拼了命地努力着，想让日子过好些。今天我哥遇到这样的事，我们大家为我哥骄傲的同时，难道您作为父亲就不感到有点心酸吗？
- 刘秀兰： 大亮，你不可以这么说你爸。
- 黄大山： 让他继续往下说
- 大 亮： 没有了。
- （舞台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 黄大山： 等增东好点了，我会带着他住进陵园，我照顾他。
- 艳 梅： 住陵园？
- 黄大山： 陵园现在犹如我的另一个孩子，我不能离开。
- 刘秀兰： 亏你想得出来，你还嫌这个家不够倒霉吗？我不同意。
- 黄大山： （向两个孩子摆手，示意他们离开，孩子们下）秀兰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也掏心窝子说会儿话吧。
- 刘秀兰： （背脸）没什么可说的。
- 黄大山： 我知道你跟着我黄大山这辈子受委屈了。
- 刘秀兰： 你心里明白就行。
- 黄大山： 秀兰啊，咱俩在一起快四十年了，我知道你刀子嘴豆腐心。遇到什么事，心态不好，容易激动。就像今天增东的事情。
- 刘秀兰： 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急不急吗？（哭）
- 黄大山： 我也急呀！可我都在这儿。（指着自己的心口）。
- 刘秀兰： 好，那我问你，孩子都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不放手陵园的工作？活着的人重要，

清 涧 河

还是死去的人重要？

黄大山：不能啊。

刘秀兰：那好，你回你的陵园，继续守着你的墓碑去吧。

黄大山：我是要回陵园。

刘秀兰：你走呀！走呀！当初你是为了找父亲的遗骸去的陵园，这么些年，我默默忍受着，我知道你孝顺。可找了这么些年，你也该死心了，该回来了吧？你看看咱们这个家……现在成什么样了……（呜呜哭）

黄大山：秀兰啊！我感激你这么些年对我的支持，当初我是为了去找父亲，可现在……那里的一切改变了我……增东是我们的孩子，可陵园里牺牲的那 1502 名烈士也是许许多多父母的孩子，也是父母的心头肉，他们牺牲的时候，平均年龄还不到 25 岁。今天你难过，难道他们的父母就不知道难过吗？不知道心疼吗？为人父母都一样的。他们为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付出了生命，我们有何理由不好好善待他们？你心里只有自己的孩子，你没有看到那

些孩子，那些孩子其实就像我们的增东一样，忘记了自己，却记着别人。他们也是我们的血肉亲人，虽然他们离我们远去，但我们应该要永远记得他们。

刘秀兰：你不要再说了。

黄大山：你还是让我都说出来吧，这些年，我起早摸黑投身到陵园里，忙陵园的事，把这个家撇给你，你一个人顾着这一大家子，我知道你很辛苦。你心里有委屈，我也知道。你至今不理解我，但我相信终有一日，你会理解我的。

刘秀兰：可我刘秀兰也需要你的理解，需要你的支持。

【光转】

【2001 年——2018 年】

（黄大山驼着背，骑着自行车在舞台上转圈）

画外音：黄大山，今天下午 3 点省人大副主任杨永茂来陵园祭奠。您可一定要准备好讲解工作。

黄大山：好的。

画外音：黄大山，明天 9 点，城关二小邀请您为孩子们宣讲革命先烈的故事。

黄大山：我一定准时到。

画外音：黄大山，县委党校邀请您为参加本次科级干部轮训的同志们讲一堂党课。

黄大山：没问题。

画外音：黄大山，河西社区邀请您为社区党员讲党课。

画外音：黄大山，城关一小邀请您宣讲革命烈士故事。

画外音：黄大山，解家沟镇党委邀请您讲党课。

画外音：黄大山，县委组织部邀请您讲党课。

画外音：黄大山，省委领导来我县，指定要听您讲解。

画外音：黄大山，小岔村想让您去做一次宣讲。

画外音：黄大山啊！我老郝也想让你给我的枣厂去做一次讲座。我也想给你当一回学生。

画外音：烈士陵园被评为“十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画外音：烈士陵园被评为陕西省军人价值观教育基地。

画外音：黄大山，您被评为榆林市先进党员代表。

画外音：黄大山，您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

【突然自行车上的老黄摔倒

在地，舞台光随之一点点聚焦在黄大山身上，并慢慢暗去。】

【一阵紧急的救护车声响起】

【光渐亮，医院病房里，黄大山躺在病床上，秀兰坐床边，艳梅、增东、大亮、郝向荣围在床前】

刘秀兰：老头子，你倒是吭吭声儿啊。

艳梅：爸，你快醒醒吧。你都睡了三天了。

增东：爸，陵园里还有你的那么多老邻居等着你伺候呢。

大亮：爸，你要走，好歹也和我们说两句话，不要就这么不声不响的。

刘秀兰：老头子，只要你能醒来，我秀兰愿意陪着你一起去守护陵园。我再也不能看着你把自己累成这样了。

郝向荣：大山啊！你我虽然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可我们的价值观以前一直是不一样的。自从上次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日子，我一直在反思自己，扪心叩问自己。直到今天，看着许多领导来看你，许多烈士家属对你的感激，才使我彻悟，生命的价值不在于

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付出了多少。这才不枉我们在这世界走一遭。

【一束亮光射在黄大山身上，其他人慢慢隐去，黄大山梦见自己在烈士陵园，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烈士们了】

【烈士惠思温和黄大山梦中会面】

黄大山：革命先驱惠思温，我为你擦了24年墓碑，今天，我终于见到你了！

惠思温：黄大山，谢谢你这些年默默无闻的付出。

黄大山：不，这是我的责任，更是我的光荣！你坚定地扛起挽救国家、振兴中华的重任，是人民的英雄，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惠思温：时代呼唤英雄。不同时代都会涌现不同的英雄。如果说我是革命年代的英雄，那么你就是和平年代的英雄。你不辞辛苦，大力宣扬红色革命精神，我们这些牺牲的烈士深深感激你，后代的人民也会永远记住你的。

（惠思温与黄大山擦肩而过，惠思温隐去）

黄大山：（叫喊）惠思温，惠思温。

【烈士白明善和黄大山梦中会面】

黄大山：（上前紧紧握住双手）革命先驱白明善同志！

白明善：黄大山同志！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

黄大山：每次给同学们讲你三上绞刑架的英勇事迹，我黄大山都会潸然落泪啊！你在我黄大山心目中可是不屈不挠的大英雄啊！

白明善：不，我们只是出生的时代不同。1992年，你在抗洪救灾中为了国家财产奋不顾身跳进洪涛中，为国家挽回了20多万的财产。你的大无畏精神，也值得我们铭记于心。

黄大山：那是你们先烈的精神感召着我，激励着我，让我明白了一个共产党员肩负的责任。

白明善：你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

（黄大山和白明善一起重温入党誓词）

两人合：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的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

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黄大山：白明善，白明善。（白明善隐去）

【烈士白雪山和黄大山梦中会面】

黄大山：（上前紧紧握住双手）著名革命烈士白雪山，我终于见到你了。

白雪山：我们都是怀着一样的心情啊！

黄大山：看到你，我黄大山脸上无比荣光。是你们秘密建立革命党团组织，广泛宣传革命救国思想，积极响应席卷全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探索中寻找道路，为党的革命事业、新中国的成立做出重要贡献，付出了重大牺牲，你们的革命精神让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白雪山：其实，我们的付出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我们的国家变得富强。1995年，你因为日夜操劳，几次累倒在工作岗位上，住进医院。如今，你又把本应享清福的老年时光，献给了我们。

黄大山：那是你们的精神时刻鞭策着我。

白雪山：我相信，这个时代会涌现出更多像你一样的好干部。我们的中国梦也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实现。

（白雪山与黄大山擦肩而过，白雪山隐去）

黄大山：（叫喊）白雪山，白雪山。

黄大山：（激动万分高喊）各位英烈，我会永远记住你们。我会好好守着你们的。

画外音：（众人合声）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你。

黄大山：（在睡梦中呼喊）你们不要走，不要走……

刘秀兰：老头子，你怎么了？

大亮：爸，爸……

【黄大山醒】

刘秀兰：老头子，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

大亮：爸，你终于醒了……

郝向荣：老哥们，你可吓死我们了。

黄大山：（起身坐）我这不好好的吗？

郝向荣：我可真是服了你了。

黄大山：那你就再服我一次，用你的车送我回陵园。

郝向荣：这……嫂子……

刘秀兰：不行。哪里都不准去。

清 涧 河

郝向荣： 看看……不是我不愿意送您哦。

黄大山： 好我的秀兰了，你就再支持你老汉一回，今天可是大年三十，我要回陵园去，我要看我的老邻居去。我想他们了，我要给他们包饺子吃……

刘秀兰： 你个死倔头……你……

黄大山： 我们走……

【光暗】

落幕——

栏目责编 许 艳

关于散文的几个问题

◇朱 鸿

散文属于审美性文章，艺术追求极切。随笔和小品也是审美性文章，甚至把其算作散文也可以。不过散文毕竟还是散文，它有自己的体性。

凡大家的散文，凡散文的名作，必琢磨其文字，融化其知识，流通其文气，设计其结构，以成风格。提升散文的质量，这几个问题不能不思索。

文字

语言接于耳，更宜于说话，文字接于目，更宜于写作。语言与文字固然血肉相连，不过其功能，还是各有偏重。

文言一变为白话，散文的语言就露出一副俗相：随便和粗糙。文字欠炼，作品难免乏味。丰厚不存，蕴藉不足，

没有风雅和经典。毛泽东，周氏兄弟，林语堂一流，尽管也以白话写作，然而由于深具古汉语的修养，文字既平素又润泽，不失现代汉语写作的成功。遗憾继承者少，超越者无，而且每况愈下，于今为荒。现代汉语的写作，能否出现孔子玉一般的温润，孟子水晶一般的明锐，庄子海一般的恣肆，陶渊明山一般的浑然，苏东坡泉一般的涌流，似乎是一种考验。当然，文言文几千年，白话文才几十年，苛求不得。不过文言有其长，白话有其短，翻译体语言有其恶与劣，不能不察。

散文语言除粗糙，改随便，应该揽文言之芬芳融入白话。诵古汉语之著，并驻于胸，想见圣贤，可以得其精华，以资现代汉语作品的远奥和壮丽。除粗

糙，改随便，还应该词必心出，言必由衷。目所观，耳所闻，鼻所嗅，舌所味，肌所触，灵所动，最能准确和最能鲜润表达的，也许只有一个文字。发现如是文字，是作家的天职，拣选如是文字，是作家的水平。不这样，散文的语言便不能标致。

中国素有讲究语言艺术的传统。贾岛的推敲之举，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志，鲁迅删繁为简之方，无不是启示。

实际上孔子早就有其教导，他说：

“言之不文，行而不远！”

知识

今之散文，有一路专以历史为材，当然满是知识。我也有集子一二，走古迹，叹古人，念天地之悠悠，遂为论者归为这一路。不过我所谓的知识，不是这种历史散文，或文化散文，也不是拙笨的掉书袋。

旧体诗词的写作，有用事之法，就是对典故的援引，以增加表达效果。“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此诗有典故。“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此诗也有典故。李白本是性情之人，不援引典故完全可以长吟成篇，不过他还是要用事。这不仅仅是写

作的习惯，而且用事确实会使作品变得丰厚。

给散文注入知识，其意思仿佛旧体诗词之用事。如果仅仅由自己抒发，一个角度，那么散文就难免平淡，单薄，或怪，滑，甚至陷入哗众取宠之地。过分表达，也有强加之嫌。境界要宏阔一点，情味要深长一点，思想要沉远一点，妙用古人之事迹，化用古人之句子，显然是一个策略。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

刘禹锡若不用诸葛亮和杨雄之事，若不用孔子之大言，那么其作品便可能只限于表达自己的生活情趣，最多不过反映了封建士大夫的一种清高而已。典故之援引，作品顿然升华，因为它有了邦国与仁爱的精神符号。文学是一个系统，给作品以适当的知识，不但会使作品元素增加，信息密集，也会使斯作品进入文学的传统之中。往往是这一传统

的背景，斯作品便显得高出一筹。

人皆可以写作，然而惟有熟悉文史哲并以其知识养其作品的人，才可能缓朽或不朽。

文气

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还评价孔融文气高妙，徐干文气舒缓。

曹丕以后，文气之论，流行千古。刘勰，韩愈，程氏兄弟，颜之推，姚鼐，无不有所体悟，并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遗憾唯物主义出世，中国人有一度怕有唯心主义之嫌，文气理念便渐渐偃息。

即使没有文气之论，作品也会充之以文气，因为文气原是存在的。当然，把作品固有的一种现象高度概括，进行提炼，呼之为文气，并以文气检测作品，从而促进作品有气韵，有气调，盈而不瘳，灵而不木，岂不是有大益于艺术的发展么？

我以为，文气是贯注于作品及文字之中的一种生命节奏，发自个性，补于修养。

阅今之散文，由于文气短缺和亏损，作品便常常成了文字列队或堆积，软若骨碎，僵若挺尸。有的文气浊，秽，阴，

邪，下，贫，俗，美丑不分，贵贱不辨。文气的清，净，阳，正，高，盛，雅，既要调，又要育，调是求诸内，育是求助外。

文章之道，也是随时世变化而行藏的吧！中国要好诗，上天重抖擞！

结构

散文固然能随物赋形，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不过它并非不要结构。什么是结构？王羲之指出：“结构者，谋略也。”

散文的结构显然关乎三个方面：一在谋篇，就是策划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安排主体。目光要透，思路要全，否则修修补补，必然疙疙瘩瘩；二在分段，就是调控虚实，有所断续，以顺利过渡；三在词法，就是寻找最适合最恰当的文字，以组成最简洁最神奇的句子。

刘勰认为首唱要荣华。沈德潜是清代饱学之士，研究结尾颇有心得，曾经总结有三种方法：放开一步，宕出远神，本位收住。今之散文作家，也未必要效仿过去的结构之法，不过有结构意识，并对结构反复考虑，十分需要。也许有结构，作品才能两翼远飞，三足久立。

不能想的父亲

◇朱 鸿

父亲逝世几年了，我一直都没哭过。

父亲 59 岁那年，突发脑溢血，幸而命硬，也治疗及时并得当，遂能保存。不过他也因此手足失灵，行动不便。尽管这也是常有的情况，然而父亲获病，总是我的忧愁。经一春是一春，历一秋是一秋，他坚持了 20 年。

至 79 岁，父亲再犯脑溢血，以迅速抢救，免于歿矣。惜一再摧折，他也就越来越弱。厌烦了医院，也似乎有所忧疑，遂回家康复。

进了自己的房子，他欣然，有解放之感，显得踏实与轻松。不过在我的注视之下，父亲日渐委靡，彻底卧床，随之食减力竭，言语短，瞌睡多。三个月以后，腰部便患了褥疮。请了保姆照顾他，但保姆却是不会换药的，遂又请了一个大夫专门换药。然而这个人比较冷酷，他用镊子夹了棉球向碘酊瓶子里强

塞，猛拉而出，率易涂抹于背，横划，竖划，圆划，角划，算是消毒。

辞了大夫，我决定自己给父亲换药。无非是消毒，晾干，把软膏抹在纱布上，再贴在患处。我很舒缓，气氛也不紧张，父亲遂能安然。遗憾褥疮是顽症，缩聚甚慢，愈合极难。

有半年之久，褥疮好了一个，又添了一个，没有不好的，也未全好。父亲不感到疼痛和煎熬，也不丧失希望，总是一种尊严的平静。

那天晚上，大约 10 点左右吧，我换了药，叮咛保姆明天洗一下窗帘。父亲看着我，手伸出被子，放在床沿，似乎轻轻地摆了摆。我毫无预感，丝毫也没有注意到他的表示。数小时以后，父亲便归天了。

瞻仰着父亲，他还是一种尊严的平静，然而造化已经抽提了他额头的温度。

此刻，我没有哭。

我是长子，丧事由我主导，遂反复陪着亲戚、朋友、同事向父亲的遗像鞠躬，并招呼父亲单位的领导。这个过程，我也没有哭。

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以后，我作了致辞，悼我父亲并感谢送我父亲的所有故人和嘉人。此间，我还没有哭。

火化结束，父亲就变形为骨灰了。我捧着盛放他的盒子，十分茫然。这时候，我还没有哭。

逢父亲的忌日，我召亲戚往陵园去祭祀他，凡三年。三年三次，我仍没有哭。

每至清明节和寒衣节，我都会以风俗习惯，为父亲烧一叠纸。夜幕笼罩，火苗冉冉。我栖之城，尽管华灯齐亮，汽车飞驰，它也是阴气森森，大为寂寞。即使沉浸在这样的氛围和情景之中，我也没有哭。

父亲之死，我真的无动于衷吗？这怎么可能呢？儿子是恃父亲而生的，也仗父亲而成长，所以父亲为怙。以天演地转，儿子必壮，父亲必朽，然而儿子与父亲天赋一种血缘，一种生态，一种结构，一种链式，一种秩序，父亲之亡，能对儿子不产生影响吗？父亲之去，让我觉得世间的空旷、空虚、空荡、空落，仿佛院子里的一棵老槐树被伐走了，庭堂里的一张老方桌被抬走了。生活如流，

忙忙碌碌，然而我也并非一下就能适应永别父亲的变化。有时候，我觉得孤独。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失魂落魄，轻得像漂。有时候，我的目光会悠然拂过楼顶，直抵云霄，看到我的父亲。我的泪水潸然而下，不过这不是哭，这只是眼睛里有了泪水而已。

我曾经梦到父亲两次。一次是夏天，他站在少陵原我家的院子里用毛巾擦胳膊以图凉爽。一次是他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旋韦曲镇一个转弯的坡道飞速逆行。他穿着白衬衫，敞着怀，露出了贴身的白背心。他面色严峻，似乎有急事，让三轮车快，再快。不知道他为何是坐在车帮上，眼睛向外，腿也向外，而且还略翘着。父亲有什么急事呢？父亲不怕危险吗？看起来他很结实，是40岁左右的样子。他穿的也是20世纪70年代的男士普遍穿的衣服。父亲啊！这些梦有什么寓意呢？向我暗示什么呢？我已经有鼎力，情理当助您，您就吩咐我吧！

我不能想父亲，因为想到父亲我就泪水涌流，几乎要哭。我有儿子，有妻子，有学生，有朋友，有从我左右前后闪过的袞袞相识者或陌生者，我不愿意让他们看到我泪水浸睫的样子。然而我想父亲，无时无刻不想到他。

在明德门城墙遗址公园散步，看见有人搀扶一个摔倒趴地的小孩，蓦地就

看见父亲用自行车驮我走几十里，驰过田野的小路，驰过西安城喧闹的大街，至钟楼附近的一家医院给我补牙。窗子很大，玻璃很明，钻牙而补之都太疼，父亲之眉紧皱着。那年我8岁，父亲36岁。

只要看见有人搓手，我就看见父亲站在我的小屋，问躺在床上的我：

“腹部怎么不适？左边不适还是右边不适？”询之再三，仍有焦虑，说：“我按一按。”就扔掉烟头，反复搓自己的手，直到手掌手指热透了，才放到我腹部，问：“痛不痛？”他不敢使劲按，当然不痛。那年我21岁，父亲49岁。

父亲爱我甚于我爱他一千倍，一万倍，这是我多年以后才悟出的。父亲爱我甚于爱自己的其他子女一百倍，一千倍，这也是我多年以后才悟出的。我一切的优点，他都高兴；我一切的缺点，他都理解并原谅。小时候，少陵原冬天的风总是从旷野呼啸而来，冻得我鼻尖发红，耳轮发烫。他有狗皮褥子，会让我铺。他有羔羊毛大氅，说：“你长高了，就是你的。”他有军鞋，可以踩雪踏冰，颇能暖脚，我上学想穿，他脱下拭净就给了我。我想要军帽，他就给我军帽，想要军装，他就给我军装。他有一辆当年很是时尚的永久牌自行车，我要骑，他便送我。他有工作，也有顶替的政策，几个子女大约都起了接班之念，但他却

声色不动，唯默许于我，等我选择。我考上了大学，户口遂由农村转到西安，他喜悦地说：“你现在就是西安的人了。”我愚蠢地反驳父亲：“不，是国家的人了。”他把自己戴了12年的上海牌手表卸下给我，说：“这方便你掌握时间，准点上课，准点吃饭。”似乎若有所思，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送我。一月之后，他到大学我的宿舍来，坐了坐，从包里掏出一把剃须刀，说：“这个给你。”每当我刮胡子的时候，每当我在买新的剃须刀的时候，我总是清晰地想起父亲送我剃须刀的可以从窗口看见终南山的那个遥远的晴秋，鼻子便一酸一酸的。然而我强忍着泪水，没有哭。

父亲送给我的东西，在今天看起来都是极其普通的东西，不足挂齿的。然而35年之前，社会尚处匮乏和贫困状态，这些东西也不是易得之物，遂显稀罕。关键是，凡此普通之物无不融入了一个父亲对他儿子的无穷的爱。只要想到这一点，我的泪水就要来，不过我没有哭。

家有祖传的一件酒器，银质小杯，刻有蔓草，确实是精细之作。小时候，逢过年，我就看见父亲用小杯独斟三五，高兴而惬意。患脑溢血以后，他戒了酒，不过偶尔也会拿出小杯置之于掌，仔细把玩，并把小杯用绢擦得发亮。我并不以为这是什么珍品，但父亲却视

之为宝。有一天，我回家探望他，饭毕，他取出此小杯，解开包着它的绸子看了看，又包上，也送给了我。我捧着小杯，觉得父亲已经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贵重之物了，顿生伤感。

2008年，早就申请的一块桩基终于获得批准，我遂筹款，计划筑两层楼让父亲和母亲住。要有卫生间，有厨房，宽宽展展的。父亲闻之很是兴奋，忽然从什么地方取出一个存折递我，说：“凑一点钱给你。”意料之外，遂难断接还是不接。接吧，儿子给老人建宅，又用老人的钱，未免不慷不慨，不诚不忠，甚至是借机而索；不接吧，又恐老人过虑，认为是我嫌其钱少所以拒绝，伤害了他怎么办。稍加权衡，我接了存折，说：“两层楼，联合盖。”父亲很是得意，报了密码。实际上只有12756.5元，不过它凝结着一个老人的尊严，也是一个老人对他儿子负荷的分担。问题是，这笔钱尽由老人节俭而蓄。每想至此，我就欲哭。尤其是父亲和母亲在新的两层楼里并没有久居，因为父亲再犯脑溢血，不得不进了医院。2011年5月1日，他就逝世了。每想至此，我就欲哭。也是在这一年，少陵原上轰然拆迁，我和父亲联合所盖的两层楼也被夷平了。每想至此，我就欲哭。

尽管父亲对我有无穷的爱，我也爱

父亲，然而我与父亲并不特别亲密，更无亲昵，且多少存在着一种距离。当然，这纯粹是一种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天赋距离。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书送给他，是不愿意让他跨入我的一片微妙难懂的感情领域。但父亲却会自己往书店去买，这是我无可奈何的。有一次，他说：“听广播知道你的书出版，我就买了一本。”抬手指了指，顺之转目，只见桌子上确乎摊着一本书，是我的。我略感惭愧，然而也保持着沉默。他又说：“晁雄也想要你一本书。”晁雄是同乡同巷，我不打算赠之，遂仍保持了沉默。我的沉默颇为柔和，以免激我父亲之愤。

只有一次，我和父亲之间的距离有所拉近。他再犯脑溢血，在医院经过月余的治疗，已经无碍，遂要回家。大夫不持意见，认为回家也可以康复。我要他继续住在医院，因为这里毕竟安全，但父亲却不想。我笑着问：“你回家行不行？让我看一看你能不能起床？”他保证着说：“行。”就用一只没有疾症之手狠拽床背以起身。我又笑着问：“腿行不行？能不能走？”他便穿上鞋，端坐床边，运了运气，抬起左脚使劲踏下去，又抬起右脚使劲踏下去，显示有力能走。我不禁笑出了声，又顷感老人的可怜，就答应他回家。离开医院一月之余，他便倒下了。数月之后，褥疮遂现。

我抱怨过父亲几次，是为我的弟弟。顶替他的工作，我考上了大学，不需要了，我姐姐已经出嫁，也不必给她了。由父亲决定，我的妹妹接班，入职 3507 工厂。弟弟当年才是初中生，他应该还有自己的前途，不料他竟以独守农村而抑郁，终于损毁命运，得了精神病，一再赶父亲和母亲离开我家。筑两层楼，也是要结束老人流离失所的生活，以让他们安居于少陵原上。在租借的房子里，我常抱怨父亲没有周密考虑顶替一举潜藏的得失，甚至忽略了我的弟弟。父亲不承认自己有错，固执地认为是我弟弟懒。反复治疗，弟弟的病不得根除，反之越来越狂躁，或日以继夜地昏睡。这时候，父亲才察觉了问题的麻烦，遂半靠在床背上，一根烟接一根烟地吸着，直到烟头塞满了烟灰盒。现在，我经常想起父亲半倚在床背上的一副沮丧和颓废的样子。当此之际，我没有一次不心如刀绞，泪水横飞，悔恨自己为什么要抱怨父亲，抱怨又有什么用，抱怨难道不是让父亲增加他的不幸吗？

我 29 岁那年，有事久未回家，父亲非常焦虑并担忧，又不敢往单位去找我，以直面他儿子可能会冒着的风雨。多年以后他告诉我：“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在你单位门口溜达，或坐在附近的

台阶上。我偷偷地，想从远处看见你。只要我看见了，就知道你平安着。当然，万一发生了什么，我也想得通，因为你不是为自己。我就当你是进秦岭背柴去了。我和你母亲也会为你养大孩子的。”我哭了，不过我很快就咽下了泪水。然而只要想起父亲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便浑身颤抖，泪水濛目。父亲平凡，但他却深明大义。我敬他。

不能想父亲，是我不愿意哭。然而自父亲逝世以后，我处处会想起他。在书房里，在校园里，经少陵原，过韦曲镇，在朱雀路上看见一个手足有碍的老人，有时候看到树摇叶翻，看到一只燕子在蓝天下滑翔，看到夜空的星星，我都会想起父亲。父亲是走了，但他却时时刻刻出现在我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完全在相挽之间。想到父亲，我就泪水夺眶，以哭之不成，遂酸哽而使之倒灌胃里，从而给口腔一次又一次地留下苦涩。

我偶尔会闪念往终南山去，就是父亲所想象的我背柴的那个地方，深入幽谷，隐匿丛林之中，只有风鸣水响，禽言兽语。身处此境，我将放声哭一场，哭我的父亲，哭出我的五脏六腑，哭净行世之艰和为人之难！

爷爷的脚印

◇白若雪

印象中，关于爷爷的步伐，似乎总是在小时候，他背着我走上坡路，一步一步，踏着缓慢而沉稳的脚步。那条路很长很长，他的身形看起来很单薄，却刚好能承载我小小的身体，留下一个宽大又温暖的背脊。

爸爸曾给我讲过关于爷爷的故事。在爷爷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再娶，后母对他态度很恶劣，生活艰难。当时村里正好需要一批民工，村长为了我爷爷考虑，就把他送去——因为那里可以管饭。那时所有人生活条件都不好，连自己的需求可能都无法满足，即使有人有怜悯之心也只能望而却步，叹惋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爷爷作为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却毅然决然地说要去，他孤身一人，坐上三轮车，在阵阵飞扬的尘土中，渐渐远去了，慢慢缩为

一个小黑点，被黄土淹没了。

他白天在那满是尖锐石子和沙砾的地里运水泥，运沙子，搬石头。晚上住在棚子下，破旧的衣服挡不住寒风的侵袭。鞋子穿破了，就光着脚走路，他咬着牙坚持，从不喊苦喊累，哪怕脚底板上全是新伤旧伤，还有斑驳的血迹。“至少可以吃上饭，这样也挺好的。”他一边日复一日地劳作着，一边这样想。

可偏偏天不遂人愿，没过多久，他就被送回来了，理由是未成年。村长苦苦哀求了好久，他们才勉强同意让我爷爷在那里劳动。这次，他遇到了一位老石匠，那位老石匠问他想不想跟他学手艺。爷爷很开心，立马答应了，于是，他又为了自己的生活从零开始奋斗了。要学习一门技艺，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况且是一个小孩，要干这样的重活。他

清 涧 河

跟着老石匠用心学习，后来只身一人，走出了大山，从这一个县走到那一个县，凭着一副工具和一双脚流浪奔波好几年。他始终没有想过停下脚步，足迹踏遍了大半个省，他在汗与泪的磨炼中成长，他的步伐不再踉踉跄跄，他所有的苦都磨碎了往肚子里咽，岁月已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疮。

就在他好几年都没有音信，村里的人都以为这个没人管的小孩应该永远也回不来时——他回到了家乡。

这时候的他，已经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活的青年，他踏着更加坚毅的脚步，一身的风尘仆仆。这时候的他，已经从头到脚都打磨一新了，在经受了生活的

磨砺后，留下了厚重的茧。他回到这里定居下来，靠着自己的手艺赚钱，日子也渐渐安稳了。

思绪逐渐回笼，爷爷出来叫我吃饭，我望着他的背影，想着，爷爷独自打拼几十年，创造了现在的生活条件，从逆境中硬生生踏出了一条血路。脚下的伤痕记着他的足迹，手心的茧记着他受的苦，浑浊的眼看遍了世间，微弯的腰再难如从前那样背着我。我看着爷爷一步，一步，蹒跚着向前迈去，穿过时间与沧桑，最终淹没在岁月的洪流里。

风吹过，脚印没有抹去。

（作者系榆林市高新中学高二3班）

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贺莞尔

第一次读《平凡的世界》是去年寒假学校开展“亲子共读”活动，妈妈向我推荐了一本厚厚的书，我一看到它的厚度就想“敬而远之”，但妈妈说这是她曾经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熬了两个通宵看完的，于是我勉强接过这本《平凡的世界》。

当故事“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中铺开，我读得爱不释手，每天都会抽空看几十页，看完还要迫不及待地给妈妈和爸爸分享，书中的人物都好像我的熟人一样。我知道阅读真的发生了，这个作品已在我内心落了根。是阅读拉近了我们的亲子关系，也是阅读丰富了我的见识。

在这部作品中我最同情和敬佩的就是孙少平这个人物。上学时孙少平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书读，实在是可怜。

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馍。因为自卑，只能在别人走后去找那两个不体面的家伙，就是靠着这两个“黑家伙”扛过了他辛酸的高中生活。他那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当时该有多么饥饿，多么无助。但我们的少平没有因为贫穷自卑就此放弃自己。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双水村，不甘心仍旧做一名“受苦人”，被孙玉亭推荐去小学当老师。他特别用心地去教书，但好景不长，孙少平被取消教师资格，他不甘心命运的安排，勇敢地走出了贫苦的家乡，来到了大亚湾，开辟了自己新的人生道路！他又是多么自强！

《平凡的世界》里有一群平凡的劳动者，但却有不平凡的精神，他们像老黄牛一样隐忍、坚守，努力地生活。尽管苦难的生活从来没有给过他们片刻

清 涧 河

的轻松与快活。我也时常在想，究竟是什么支撑孙少平在那么艰难的生活中一直努力前行？我后来想，他能凭借个人的意志走出双水村，踏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应该和他热爱阅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管现实生活多么不如人意，他都能在阅读中找到一方纯净的世界。阅读给了他更多的想象，阅读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他有了“远方”这个理想，并为这个理想坚持着。妈妈说，少安身上背负着一个家庭的责任与担当，那我

想，少平身上拥有更多的是理想与追求。

我想我以后还会再读这部作品，感受这些平凡人物身上那种努力的精神！

路遥先生走了，但他把经典永远留给了我们，那样一群可爱的人，永远活在我的脑海里，也会活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我也在阅读的世界里，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

（作者系清涧县第一小学六年级5班）

心愿

◇郭耘遥

小学六年的时光犹如即将燃尽的灯烛，只剩尾巴了，清点行囊，少了份幼稚，多了份成熟；少了份莽撞，多了份理智；少了份无知，多了份智慧……而亘古不变的是我的心愿——成为一名作家。

从三年级的看图写话到六年级的长篇大论，我的作品常常脱颖而出，一枝独秀。一次，我写的一篇作文，具体写的什么记不清了，好像是什么场景，那篇文章很长，被老师当成范文念了，念得抑扬顿挫，掷地有声，文章后面那个“棒”字也是一气呵成，犹如我绽开的笑脸。在五年级时，我尝试写一部小说，虽然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现在看来，便觉得文笔太过稚嫩，且太多是些

只有肉没有血的病态产物，但也显示了我这一年来的进步与改变。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才令这个心愿在我心中根深蒂固……

而相较往后，这六年时光简直太细小太细小了，所以我将要干些什么才能让理想变成抓得住、握得牢的现实，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复，那就是学好校内课程，一份好的成绩是任何心愿成功的钥匙，这是万不敢耽误的。还有就是要多读一些名家著作，学习人家的手法。平时多写一些杂文及随笔，可以锻炼写作能力。

（作者系清涧县第一小学2022届毕业生）

“淘气包”妹妹

◇徐 璁

我有一个妹妹，今年两岁，长得十分可爱。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乌黑明亮，犹如两颗璀璨的黑宝石，粉嘟嘟的小嘴能说会道。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乌黑的头发被妈妈剪成了西瓜头发型，出门总会被人认成小男生。别看她长得乖巧可爱，但却是我们家出了名的“淘气包”。

这不，我这可爱的妹妹又开始捣乱了。早上她非要出去玩，可是妈妈不让她出去，因为外面正在下着倾盆大雨。但是，我的妹妹实在太淘了，妈妈越不让她出去她就越想出去，没办法，妈妈还是带着妹妹出去玩了一会儿。果然，她们两个回来的时候都被淋成了落汤鸡！样子实在太好笑了，我都笑得合不拢嘴了！妈妈身子都淋湿了，头发像水洗过一样，还在滴滴答答淌着水，而妹

妹却成了个“小泥猫”，小嘴里一个劲儿地喊着：“姐姐，姐姐，跳泥坑可好玩了！”。

下午，妹妹又开始大显神通了！我们睡完午觉，妹妹非要找我玩，我只好和她玩了一会儿，可是还没玩到一半我就有点累了，于是她就一个人去玩了。瞧，她一个人勇敢地在蹦蹦床上玩，她跳呀、蹦呀，像兔子一样高兴地蹦来蹦去。正当她玩得开心的时候，一个不小心从蹦蹦床上弹起来又摔到了地上！这一跤可把她给摔疼了，可她摸摸头，说：“一点儿也不疼”。

妹妹虽然很淘气，但是我们很爱她。

（作者系清涧县第一小学三年级7班）

栏目责编 惠 潇